

# 台灣月刊

## 第二期要目

蔣主席在臺灣光復週年紀念之訓詞

社會科學與今日世界

從歷史的偶然和必然展望世界

蘇聯的民主政治

京滬平昆記者團臺行觀感

論專賣制度

人與人之間及其他

文

藝

光榮的十月

思

心

葉新

諸家

何舉

姚隼

翟羽

蘇月

黎非

任山

藍

如

華

家

帆

隼

羽

月

非

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CHINA

# ★ 錄目號刊創刊本 ★

## 報導臺灣情況

### 發刊詞

臺灣政治制度之檢討……沈雲龍

臺灣民族解放運動史略……允恭

光復前後的臺灣中等教育……彬

臺灣人口之概況……孫識齊

臺灣茶業概況……葆珍

外國記者眼中看臺灣……李杏邨合譯

1 平靜的臺灣，在建設中邁進 上海自由論壇報

2 臺省重建工作積極開展中 上海大陸報

3 陳長官說：臺灣復興是艱巨的

美聯社記者

4 戰後臺省經濟凋敝農產銳減 上海大陸報

5 臺省需要全面的經濟計劃 上海大美晚報

論經濟和政治的關聯性……思藍

臺灣關係文獻……耘農

流星……黎玄

被蕃人穢首的青年——吳鳳美純

新臺灣之旅……姚隼

九月話臺灣……任山

臺灣統計資料 土地篇……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輯

補白 相思樹……葆

圖片之頁（七幀）

## 介紹國內文化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光復一週年紀念巨著

專家編纂

記載翔實

資料豐富

包羅萬象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

# 臺灣年鑑

總歷政財交研衛文農水工特貿

究機

論史政治通關生業產業化

要

地黨法軍自教社宗金林糖礦專

會事

理務制事治業育教融業業賣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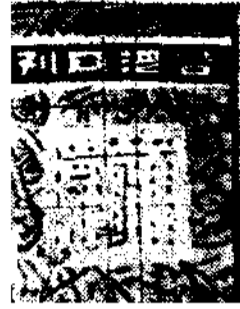
全書體裁……六十開本(菊版)一千餘頁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

每部定價……臺幣五百元

發行所……臺灣新生報發行科

△△……臺灣出版界偉大貢獻



## 第 二 期 目 錄

蔣主席在臺灣光復週年紀念會上訓詞	.....	(一)	
蔣主席巡視臺灣的感想	.....	(四)	
社會科學與今日世界	.....	思 藍.....(五)	
從歷史的偶然和必然展望世界(上)	.....	心 如.....(九)	
蘇聯的民主政治	.....	葉 新 華.....(九)	
京滬平昆記者團臺行觀感	.....	諸 家.....(二四)	
1. 高 集：臺灣印象	.....	2. 杜都：草山一夕談	.....
3. 曹聚仁：喂雀改策	.....	4. 朱雯：普魯民遮與熱蘭遮	.....
5. 文 辭：人定勝天話嘉南	.....	6. 梅隱：縱貫臺灣	.....
論專賣制度	.....	何 舉 帆.....(四)	
臺灣的發現與命名	.....	允 恭.....(五〇)	
人與人之間及其他	.....	姚 隼.....(五)	
自然與人生	.....	李 杏 邨.....(七)	

臺灣關係文獻(續)

..... 耘 農(七)

鄰人

..... 翟

羽(七)

文

雛·飛哺(詩)

..... 蘇

月(七)

藝

臺島旅行雜拾(素描四幅)

..... 麥

非(七)

流星(第二章)

..... 黎

立(八)

光榮的十月

..... 任

山(八)

臺灣統計資料 氣象篇

..... 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輯(九)

圖	片
之	頁

1. 蔣主席檢閱臺省首屆運動會選手
2. 臺北各界慶祝元首六秩華誕
3. 竹東鐵路開工
4. 陳長官南巡
5. 臺北國父史蹟館
6. 臺省出席國大代表
7. 鵝鑾鼻燈塔
8. 林本源私人庭園

# 新 書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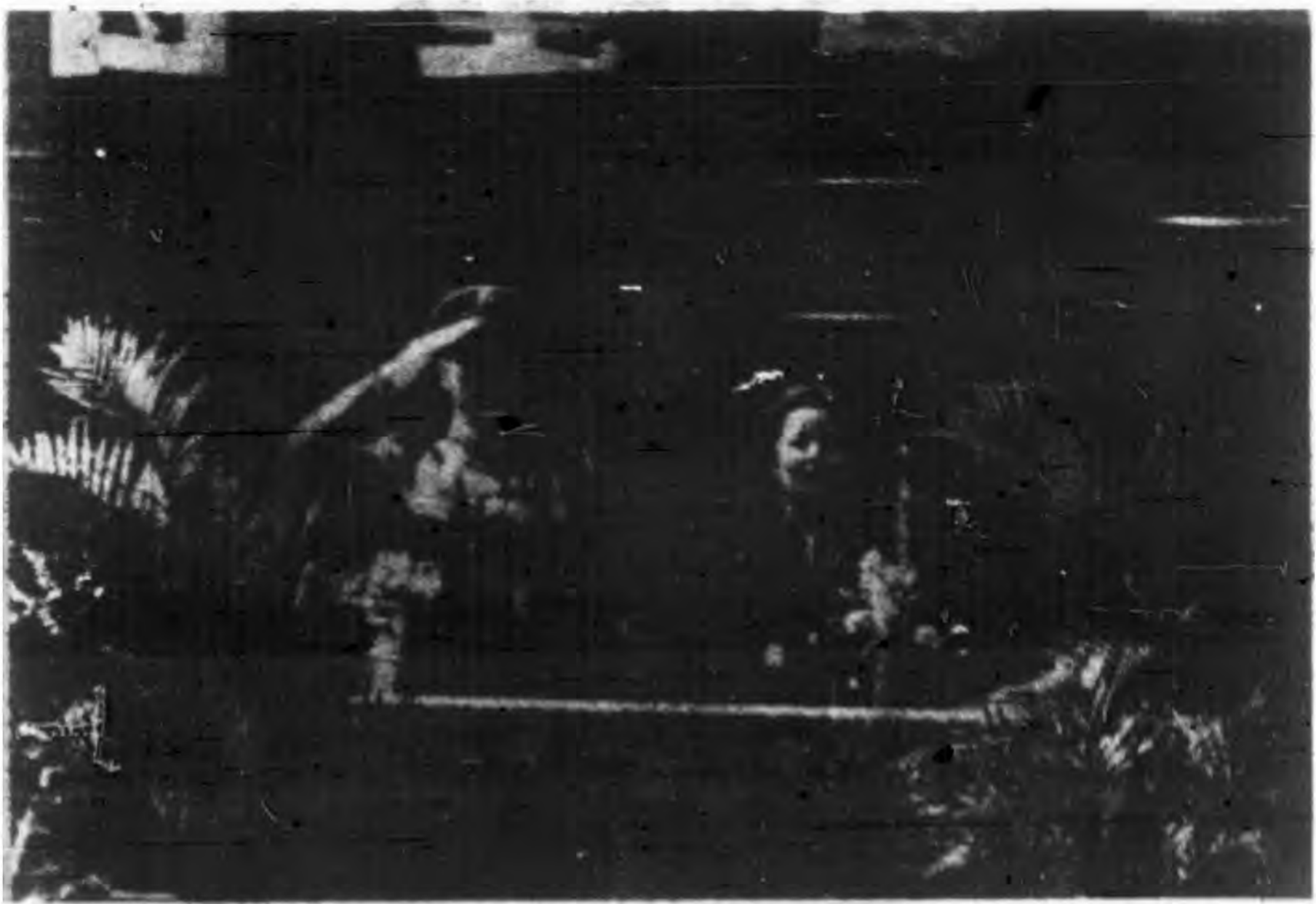
欲 購 從 速

要滿足高度的求知慾，不可不看下列各書：它可使讀者瞭解祖國的立國精神；達成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偉大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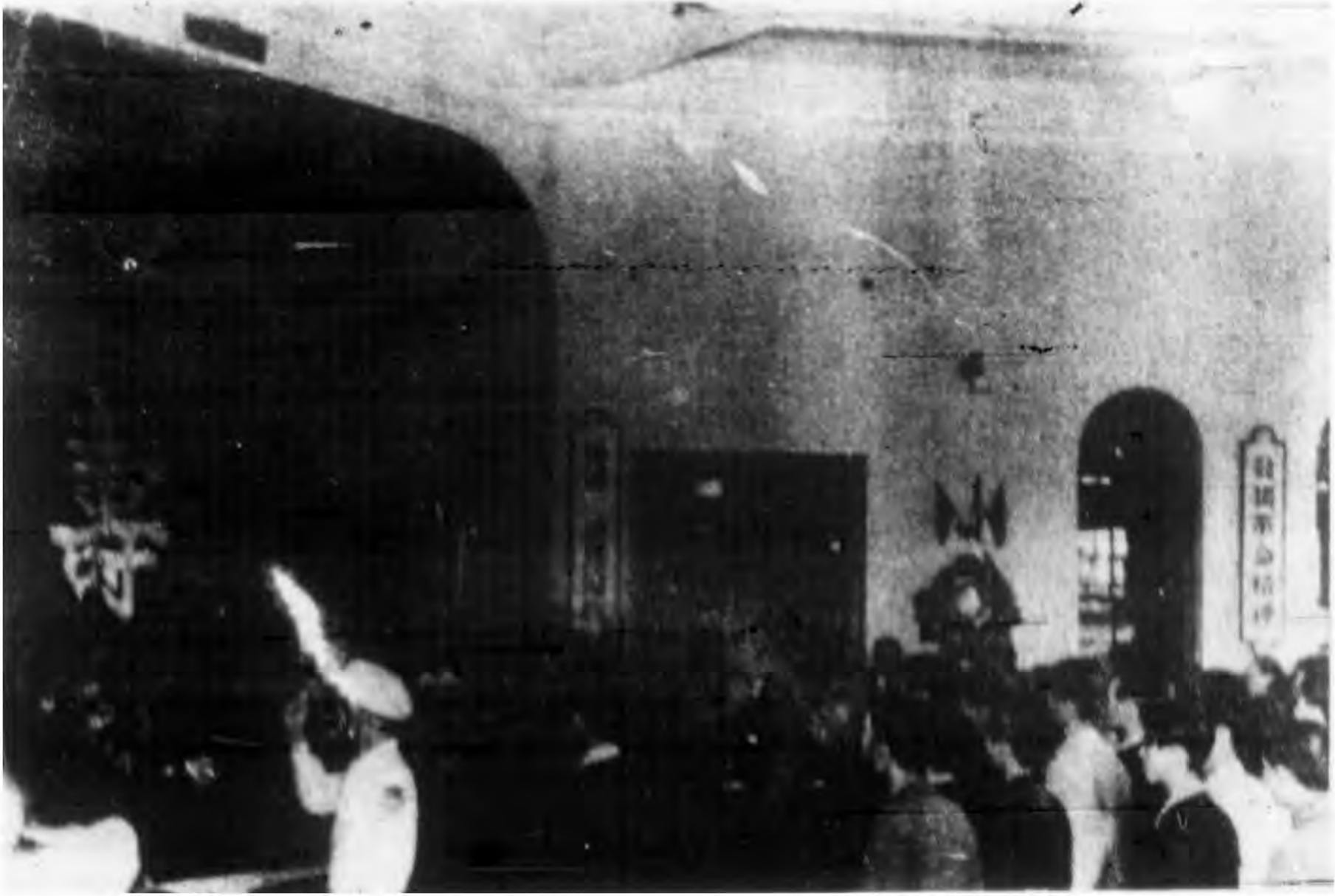
書名	版本	價目(臺幣)	優待辦法	備攷
總裁言論集第一輯	中文版	三五〇〇	一次購滿拾冊可享八折優待	郵費另加
總裁言論集第二輯	中文版	三五〇〇	"	"
三民主義	中文版	二五〇〇	"	"
三民主義	日文版	二五〇〇	"	"
建國方略	中文版	五〇〇〇	"	"
臺灣指南	中文版	六〇〇〇	"	"

出版者：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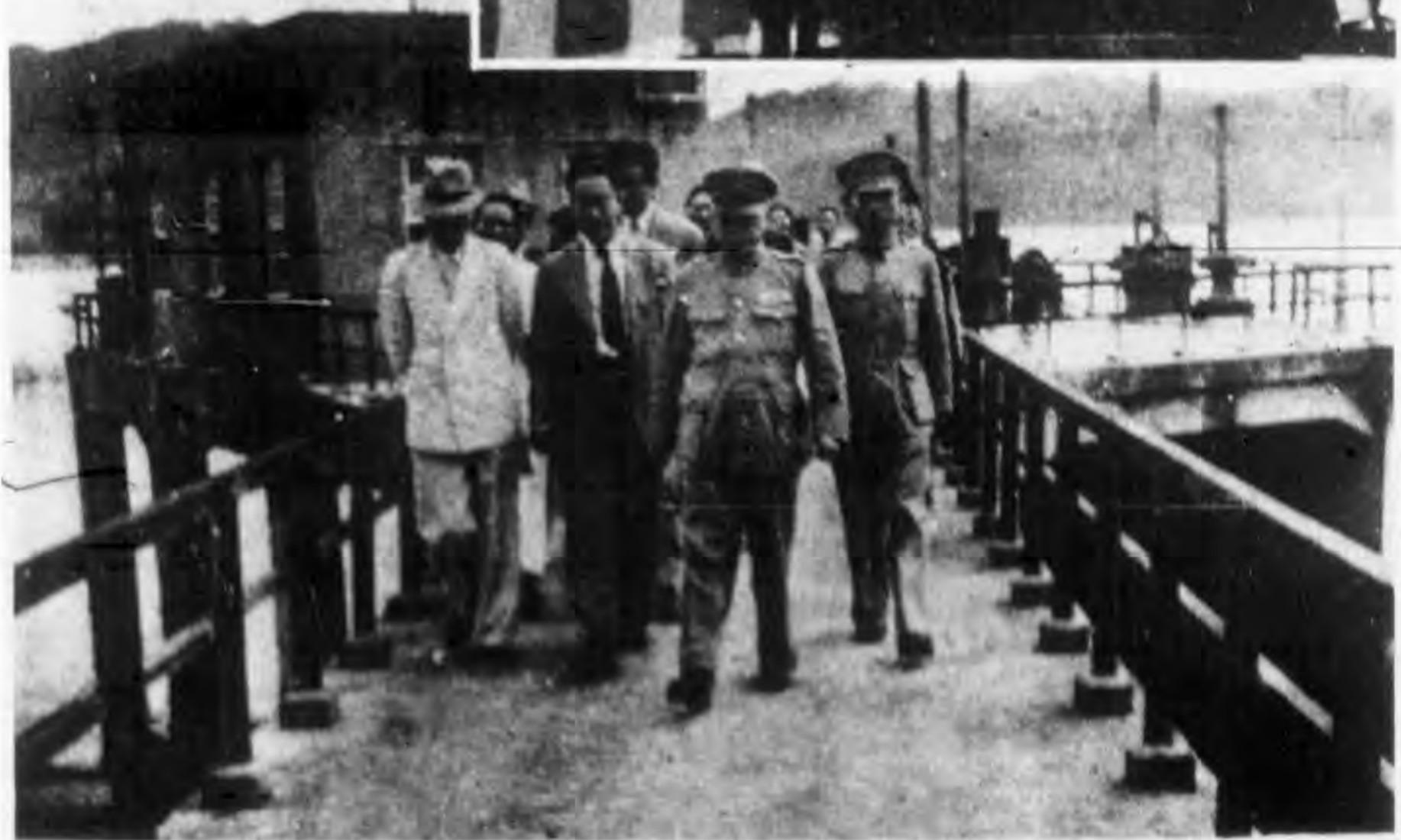
發行者：臺北市西門里長壽街三號宣傳委員會圖書發行所



臺灣省光復後首屆全省運動會於十一月廿五日開幕，蔣主席夫婦親臨會場參加揭幕典禮，並致訓詞，圖為元首抗儂在司令臺上檢閱全省選手  
十月三十一日為蔣主席六秩華誕舉國共慶。圖示臺北各界假省黨部大禮堂舉行祝壽典禮。↓



臺省新建設竹東鐵路於十月一日舉行開工典禮，  
陳長官親臨致訓。



陳長官於十月初旬南巡各縣市、圖係巡視日月潭水電廠放水門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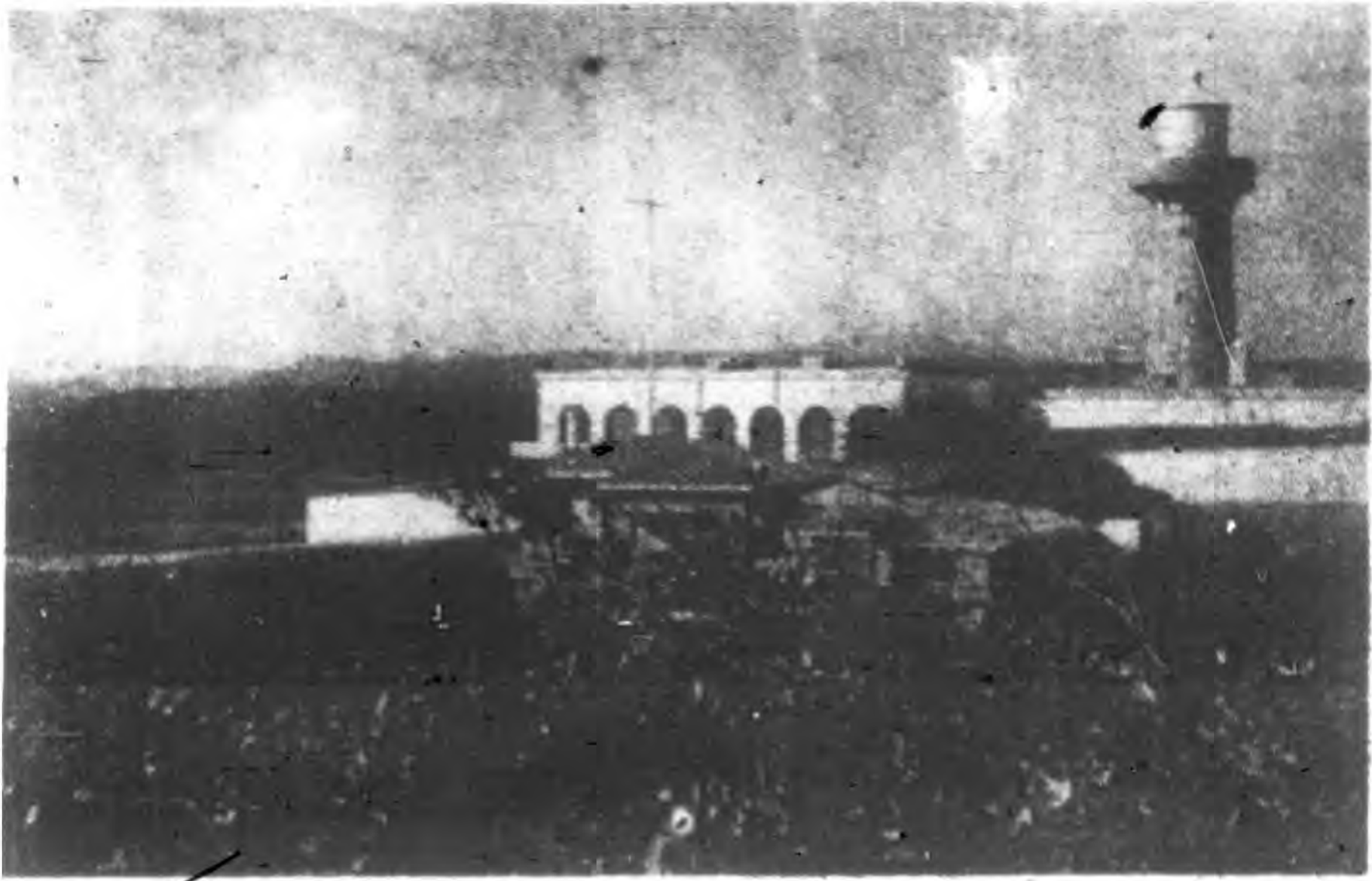




台北市國父史蹟紀念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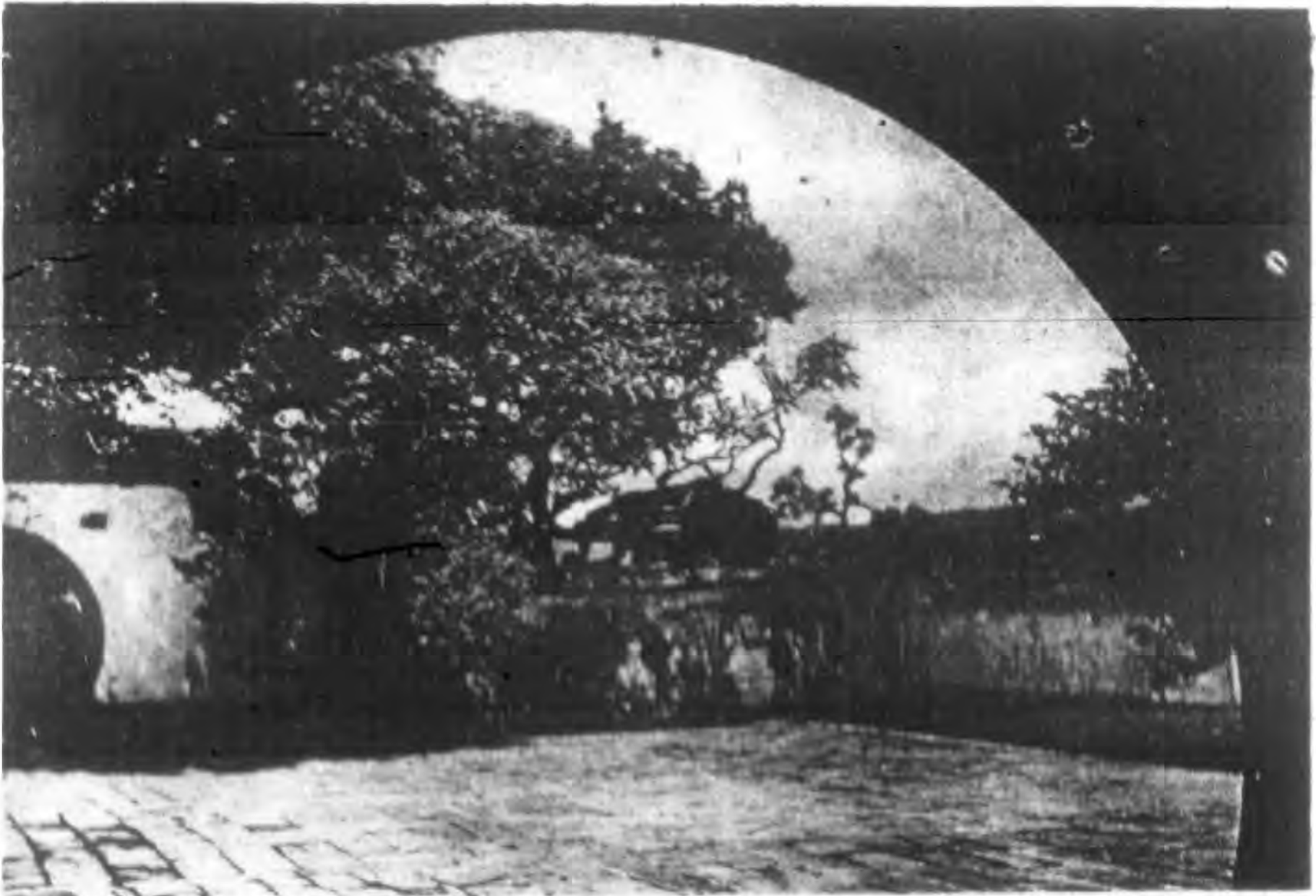
臺灣省出席國民大會代表合影。(左第一人爲新生報社長李萬居氏)





个臺灣島最南鵝鑾鼻灯塔。

臺北市近郊之林本源私人庭園 ↓



# 蔣主席在臺灣光復週年紀念會上訓詞

各位同胞：

今天欣逢臺灣光復一週年紀念，中正特來參加這次慶祝大會，與我相別五十年的臺省同胞同聚一堂，共同慶祝光復使我五十年的宿志得如願以償，實是我平生感到最愉快最光榮的一天。

我們臺灣省自甲午年四月十七日由昏庸的清廷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後，淪於敵手竟達五十一年之久。在這慘痛的五十二年之中，臺灣全省同胞，固然身受日人的壓迫，備嘗政治上經濟上各種虐待，不平等的痛苦，我們全國同胞，更是時刻關懷這座橫遭劫奪的寶島，以及島上強被割離的同胞們，我們國父倡導國民革命即以光復臺灣為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國父在臺灣失陷的一年，就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當時發布宣言，就提出「恢復臺灣，鞏固中華」的口號。此後我們全國革命黨員，以及中正本人，無時無刻不本着國父的遺教努力奮鬥，決心滄雪國恥，全力光復臺灣。民國二十六年，我們舉國一致發動神聖壯烈的對日抗戰，於是光復臺灣，更成我們革命同志積極爭取的目標。所以我在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曾經明白的宣布：「臺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在地勢上，乃是我們中國安危存亡所關的生命線，中國要講真正的國防，要維護東亞永久的和平，絕對不讓我們的臺灣，永久統治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爲要達成我們國民革命，遏止野心國家擾亂東亞之企圖，必須針對着日本帝國主義積極的陰謀，以解放臺灣人民爲我們的職志。」這是總理生前所常對我個人以及一般同志所訓示的，總理的意思，就是我們必須使臺灣的同胞，在政治經濟上能够恢復平等自由，使臺灣同胞個個人能够恢復國家主人翁的地位，才能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防，奠定東亞和平

的基礎。

我們以全國人民的決心和毅力，忍受着無數生命財產的損失和犧牲，對暴日進行堅毅英勇的抗戰，到了民國三十二年，我親赴開羅與英美領袖舉行三國會議，決定日本「歷次由中國所奪取之土地，如臺灣、澎湖群島，及東北四省等，歸還中國。」至是我們失了五十年的臺灣，已經確定了爲我中華民國的一部份了。

去年八月十五日，日本軍事總崩潰，宣告無條件的向我們聯合國投降，我國即按預定計劃，進行接收失土的工作，并得我們盟友美國熱心的協助，使一切復員工作都能順利的完成。去年的今日，我們中央政府特任今日的陳長官，爲你們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來臺受降主政。同胞們，去年今日，就是臺灣省正式歸隸我國版圖的一日。

同胞們，今天這一天，實在是我們全國同胞最珍貴的一天，尤其是臺省同胞最光榮的一天。大家要知道，光復臺灣是一件極艱難而且得之不易的重大收穫。自從我們國父領導革命以來，爲了臺灣的同胞和土地，我們就與日本帝國主義，無時無刻，有形無形之中，在長期不斷的作着激烈而慘痛的鬭爭。這次抗戰，全國同胞又復經受多少直接間接的犧牲，不知道流了志士多少熱血，斷送同胞多少頭顱，才使這淪陷五十年的臺灣，重返了祖國的懷抱。然而在此五十一年之中，我們臺灣同胞，雖遭受敵人這樣殘暴的壓迫，但是中華民族革命的傳統精神，並未有絲毫的喪失。自從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鄭成功的反抗滿清，恢復臺灣以後，連續的就有唐景崧、劉永福、邱逢甲等領導臺民抵抗暴日，都是驚天地而動鬼神的光榮悲壯的史實。即在日人佔領時，本省同胞的抗日運動，亦復相繼不息，如林大北事件，簡大獅事件，都是愛國的革命精神的表現。深望全省同胞，記取全國及臺灣革命先烈慷慨犧牲恢復不易的史實，我們今後應刻苦忍痛，團結合作，擴展先烈愛國革命的精神與毅力，同心一德的來建設新臺灣，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同胞們，臺灣省光復到今天，已整整一年了，這一年來，我雖因全國政務繁忙，不能來到臺灣慰問同胞，但是我對

於臺省同胞的系念，真是無時或釋。我依據各方的報告，深知淪陷期間，本省同胞所受長期的痛苦，更知作戰時期，本省同胞亦遭受不少損失與破壞，而光復以後，又因戰時破壞的緣故，在復興建設的工作上，又遇着不少的困難與阻碍。這種苦痛困難，雖然都是日本帝國主義剝削我們所遺存下來的餘痛，但是現在臺灣已歸還我們祖國懷抱了，我們同胞個人都已成爲國家的主人翁了，我們更應該要竭盡我們主人翁的責任與義務，迅速地清除日本軍閥的殘毒，把臺灣嶄新的重建起來。

關於復興建設的工作，一方面固然要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另一方面也要我全省同胞通力合作，向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協調前進，才能圓滿達到任務。本省的物資條件相當優厚，國民教育亦甚普及，民意機構又已全部成立，人民與政府共同努力，在陳長官領導之下，我相信臺灣省的前途，一定燦爛光明，一定是可做全國的模範省。

至於我們中央政府之視臺灣，一如離別家庭五十年的弟兄，一旦歸家，骨肉團圓相聚的情緒。這一番憐惜痛愛的心情，惟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徹底的領會，惟有希望他能更得幸福，更能進步，不要因爲仇敵的打擊，而沮喪、消極、失意、灰心，所以對於本省的復興，本省同胞固然切盼迅速完成，中央政府的熱望，尤爲殷切。凡是合理而有利於臺灣復興建設的事情，中央政府不斷的在督促指示長官公署積極推進。我今天可以向全省同胞宣布，中央的愛護臺灣，遠勝於全國其他任何一省，中央對於臺灣建設的重視，也勝於其他的省份。希望我全省同胞，能共同努力，加倍奮勉，來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盡到你們國家主人翁的責任。因爲建設新臺灣，就是建設新中國的一部份，而建設新中國，乃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終極目的。

今天是臺灣省光復週年紀念日，我得能親自見到遭受敵人壓迫已達五十年的同胞，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之下，狂歡慶祝，心頭真有說不盡的喜悅。現在我祈求上蒼的庇佑，默禱國父及革命先烈在天之靈，使我們臺灣同胞更強健，更進步，更自由，更幸福，來完成你們光復國土的使命！

## 蔣主席巡視臺灣之感想

三十五年十月廿七日上午十時於臺北長官公署招待記者談話

中正此次來到臺灣，看到臺灣復員工作已經完成百分之八十，衷心甚為欣慰，尤其交通與水電事業，皆可說已恢復到戰前日本時代的標準。因此，一般經濟事業都能迅速恢復，人民都能安居樂業，以臺灣的交通經濟以及人民生活情形，與內地尤其是東北華北比較，其優裕程度，實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今日檢討臺灣復員工作的成就之時，對於我們盟邦美國於戰事初停之際，即協助我國辦理遣送五十萬日本僑俘，使臺灣的日本俘虜，在短時期之內能够遣送完畢，使社會秩序得能迅速恢復，此種完全出諸純潔之友誼協助，實在令我們感佩。

臺灣的教育已經普及，社會基礎亦頗健全，今後的工作，一方面應該加強人民的民族意識及國家觀念，一方面應該提高人民的文化與生活水準。過去臺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教育雖稱普及，但日本向來不使臺人上進，作各種高深學問的研究，其在臺灣所推行的各種政治經濟設施，莫不是以統治殖民地的辦法來治理臺灣。今後臺省政府施政方針，首應注重民意，培養民氣，而教育方面，尤須注重互助與自動的精神，使學術思想能自由發展，尤其要發揚民族固有的德性，使今後臺胞個人知道團結與合作的重要，並使之能有自尊自立的品能，成為建國的幹部人才。希望各位在輿論界的立場，協助政府，領導人民，努力建設，則三年五年之後，臺灣必可成為模範的省份。

去年外人對臺灣的觀察，以為臺灣經過這樣重大的轟炸與毀損的程度，我們政府無能，決不能恢復從前日人時代的原狀，甚至公開批評，我們政府接收臺灣六個月以後，交通水電等事業就要中斷，無法維持。但今日事實證明，我們在這一年之中復員期間，恢復交通與水電等重要工作，並無借助於外人，而各種事業不但沒有中斷，反而日有進步，足見國人具有建設能力，此一事實誠值得我們重視。

今天臨行匆促，不克多作討論，希望各位寄語臺灣全體同胞，共同努力，來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中正夫婦蒞臺數日，備承歡迎，並希代達謝意。

# 社會科學與今日世界

思 藍

人類歷來的活動大致是沿着兩個方向進行的。一個是對外的，即是對於自然的控制之努力，以獲得生活資料，謀求生存，達到較高的生活水準；所以這類活動又可叫做對物的控制。但在獲得生活資料和謀求生存達到較高的生活水準之間，有一個空隙，這個空隙，却必須人類的另一種活動來填充；這是說如何把獲得的生活資料分配給參與工作的份子，而且爲着所謂公共需要，這些份子被強制着營一定方式的生活，保持一定的關係；這就構成人類的第二類活動。這是對內的，即是對於人類自身的控制之努力，以達到謀求生存和獲得較高生活水準之最終目的。無論這種努力是否合乎「公平」與「自願」的原則，其結果均有逐漸提高人類生活和文化的趨勢。我們把這類活動叫做對人的控制。

對物的控制既是先於對人的控制而發生，對人的控制之目的又是爲完成對物的控制之最後歷程；因此對物的控制方法進步了，對人的控制方法勢必也要有相應的調整。調整的工作或者是要經過一番革命，或者僅是些和平改革，但其經過都是十分艱苦的。調整而能順利達成，生活水準就可以提高，人類文化也就可以更向前躍進；反之，調整不幸而失敗，仍以舊的對人的控制方法去適應新的對物的控制，則這個「適應」也必然毫無希望。結果，人類歷史的演進遭受了頓挫，人類的生活陷入於矛盾和混亂，人類的舞臺上演出的也就是悲劇。

研究對物的控制的知識，大體說來，就是自然科學；而研究對人的控制的知識就是社會科學。因此，自然科學的研究不能遠離社會科學而獨立，一定階段的自然科學必須以與其相應的社會科學來配合，然後此自然科學的研究對人類方爲有益。同時，惟有社會科學能盡鼓舞催逼之作用，自然科學也才能無限地進步。二者在次序上雖有前後，在距離上，其間隔要愈小而愈佳。然而將近三百年來，自然科學的進步一馬當先，而社會科學却步履艱難，愈追愈遠，早已形成脫節的局面。這正是

我們這個時代的至大悲哀。

三百年來，由於自然科學的進步，人類對於物的控制已經有了可驚的成績；雖然宇宙迄今仍然保有若干的奧秘，但人類却以為這些僅是暫時「未知」的部份，在將來宇宙是要完全被掀去衣襟的。這雖不過是一個「信念」，但却沒有人覺得它狂妄；而且這種信念異常重要，可以看作人類文明的一個新的起點。但是三百年來由於社會科學進步的遲緩，人類對內的工夫做得太少，所以在對人的控制上顯示了極端的無能。結果在人類的生活上發生了兩件可悲的事。

第一，人類的生產已經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階段，原子能正被研究着代替煤和電力去推動機器，而人類的社會制度和經濟思想，却還停滯在幾世紀以前的狀態中。財富的分配途徑一仍其舊，從古老的法學觀念中產生的法律，對「神聖」的財產權復加一層牢固的保障；屬於全人類智慧結晶的技術發明，只徒然加深社會經濟的剝削，充飽少數人的私囊。社會財富跟隨人類文明的進步而愈偏於分配不均，致使世上動亂的狂潮洶湧澎湃。這種局面在一國之內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之過度逞兇所造成，在世界上則是由於產業先進資本雄厚的國家，對產業落後國家之經濟的侵奪所助長；而二者都是因為人類不能善於控制人類自身，不能以進步的財富分配之道，追隨目前的鉅量生產，故根據現有的對物控制的能力，雖足可使全體人類皆得營舒適安樂之生活，然亦如鏡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

第二，航空交通的發達使人類對「距離」之征服有了最大的動績。今日地球的面積在每小時三百英里航速的影響下，比起一百年前，對於人類真不知已經縮小了多少倍。然而在人類頭腦中，主權、國族、國防、關稅……之類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保持着一二世紀以前的面目。人類已經被關在一間緊密的室內，而猶以為可以各是天地，以桌椅沙發為防壘，你攻我奪，家庭秩序大亂，終於被家長一頓痛打，才各歸於好。在人類家庭中，以桌椅沙發為防壘，你攻我奪的把戲，今日正是熱鬧；但也已經受到家長的嚴懲了。這個司法的大家長就是「歷史」。將來「歷史」有效地阻止人類戰爭，當採用以下的方式：爲了要贏得戰爭，人類盡量使兵器進步，但結果却刺激了對方對兵器的研究，以致相互虛實不可捉摸，而戰爭的摧毀性



又高達於極端，彼此獲勝的把握反而渺茫。戰爭已經沒有所謂「戰略」；如有，也只是誰先動手而已。人類在進化史上已經走到一點，在這里發現了：不是人類消滅戰爭，就是被戰爭所消滅。這個發現曾使人類吃了一驚，帶給人類空前的煩惱。因為從前人類之間每遇有問題，總是以「戰爭」作為最後解決的利器；而今日人類之間的問題，在歷史上可謂最多也最複雜，但却突然發現：解決問題的利器遭了「歷史」的禁用。一方面這些問題亟需解決，一方面新的解決問題的有效工具一時又不知道向何處去尋覓；在這青黃不接的光景，也就難怪大家只好仍以「戰爭」來相互威脅。雖然手戰心虛，但如已經箭拔弩張，一旦神志迷糊，也難保不真的射了出去，落得個同歸於盡的悲慘收場。如此云云，就是人類今日面臨的狼狽險惡局面。

總之，社會科學的落後，造成了兩項結果：其一是人類普遍地感到匱乏，其二是人類對生存有了深厚的恐懼之感。然而社會科學其所以較自然科學為落後，基本的原因固然早就包括在歷史的必然性之內，但也因人類的懈怠和自私而加深了其落後的嚴重性。所以今天人類應該以自覺的努力來使社會科學趕上前去，而今天社會科學所要研究的中心課題至少有如次幾項：

- 一、如何設計一個新的社會制度，使其能夠配合，容納并發揮今天人類的生產力量？在這個社會制度之下，遠較今日為合理有效的分配方法必須具備，同時，這個社會制度又必須有充分的現實意味，務使其能為現實的世界所願意接受。

- 二、如何改變今日人類的社會思想，經濟觀念，政治意識，以至於世界觀和宇宙觀？這個工作的主要艱難還不在揚棄那些舊的殘渣，而是如何創設一些符合現實世界的嶄新的東西去代替它們。在這里教育的任務非常重大，新教育制度和新教育理論的建立，亟為必需。

- 三、如何發現另一種解決人類糾紛的有效工具，以代替那被人類用了三四千年的「戰爭」？在任何世界，大小糾紛的發生實無可免，如果缺乏解決它們的有效工具，而欲人類不再痛苦地依仗「戰爭」來清算積怨，那是不可以想像的。

- 四、社會科學必須研究的另一個中心課題就是，在人類進化的未來旅程上，如何永久保持它自己的充分適應性、現實性和機動性？自然科學如能進步，社會科學就必須緊隨而前，社會科學最大的任務就是使這兩種科學之間的距離儘量縮小。要

做到這一點，則今後社會科學家一定要正視現實，不要不在教室內從事經典著作的詮釋闡揚工作爲滿足，在一般的人，更應重新認識自己，約束自己，並了然於這個時代人與人間的真正「關係」。然而怎樣才能使社會科學家有這種轉變，使一般的人有這種修養？我以爲這是社會科學本身應該加以研究的。

以上所述，實爲今日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內容。這些問題的圓滿解答，不但關係於社會科學本身發展的前途，更是人類以及人類文化的存亡榮枯之關鍵。其意義既然重大，其解決亦非容易，惟有社會科學的專家才足以肩起這副歷史的重擔來。然而專家以外的絕大多數的人類，當其深陷於貧困和戰爭的恐懼之深淵之際，對於影響其切身利害之社會科學，亦應有一番新的認識。社會科學不是一門無關的學問；社會生產力越擴張，社會越進步，社會科學也越重要。今日社會的病根是生產力過份擴張，人類沒有能力控制人類自己，亦即是社會科學過於落後的原故。因此，在學術研究的現階段，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實在已經超出了自然科學，被提到了第一位。刻下重視理工輕視文法的心理不但荒謬，而且有害；我們要予以糾正。并且，當人類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認識自己之前，寧可鬆脫對「自然」的駕馭，決不容許「自然」的鐵蹄反踢着自己。十九世紀曾經被叫做「自然科學」的世紀；也就因此，二十世紀要求它自己是個「社會科學」的世紀。

### 編輯室啓事

本刊原擬於本期特闢「一年來臺省施政檢討」特輯，惟因時間匆促，各方面徵稿未能如期送下，茲經決定展延於下期刊出，希請讀者及賜稿諸君亮察爲幸！

# 從歷史的偶然和必然展望世界 (上)

開 場 白

心 如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爭取解放的鬭爭史，鬭爭的原因，不外要求生存要爭自由兩端，爲了完成這個目的，往往不顧一切，犧牲無量數生命，揮灑無量數熱血，死命掙扎，以擺脫他們生存及自由的桎梏，完成一部份歷史的使命，這種鬭爭，有人稱之爲革命，有人稱之爲叛變；「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這個，站在史學者的立場可以勿計；所可注意者，乃其背景，機，及最後目的而已。

既然是鬭爭，當然有兩個勢力，原有的舊勢力，往往因爲危害了一群人或一階層的生存自由，於是新勢力逐漸成長，起而與舊勢力角逐爭雄，歷史就此多事，爭持結果，不管勝利誰屬，或者是舊勢力維持，或者是新力量的建立，社會形態，總會隨變化之程度而更換局面；其得勝之勢力，暫時爲社會的主宰，於是歷史也暫趨沈靜，但如這個社會統治力量，本身又發生了漏洞，而致不能維持原有局面，則不免又有另一個力量起來和它爲難了，歷史展開，時常起形於這種形式。用這個觀念去研究歷史，也許更容易把握要點。

以上所述，可稱是歷史的主流，這個主流進展到某一時期，必定會遇到障礙，一時陷於停滯，但障礙愈大，其衝擊力量也愈宏，先則流轉廻旋，繼至洶湧澎湃，終於衝破一切堅障，潰決奔騰而去。

史前時代，洪水猛獸，爲人類大敵，（與猛獸鬭爭，在草昧時代，是無可疑義的事，洪水，中國歷史也有正當記載，大禹治水，即其一例，很奇怪，西洋也有同樣的記載 *Anti-Diluvian Age* 一字，即指洪水時代以前而言，在舊約創世紀及其

他西洋流傳的小說戲劇，都有關於洪水的記載或描寫。）爲了求生，人類全部精力，差不多完全爲對付這兩大敵人，這可說是人類求生鬪爭的第一時期，也就是中山先生說的人與獸爭時期。

那時，對於自然的力量如風雨水火雷電，覺得偉大、神秘、神聖不可侵犯，因爲它們隨時可以奪取人類的生命，因此，由恐懼而膜拜，各尊之爲神，這精神，雖然是人類的杜撰，但因不明真相，無人敢否認，這樣，便隨時控制着人類的情緒，智慧較高之士，遂起而體仰，揣測神的旨意，向民衆說道，勸人爲善或服從某種權力，以求避災降福，這便是宗教的源起，就希臘的神話，波斯的拜火教，中國的醫卜星相，埃及巴比倫的原始藝術等，均可看出。敵獸治水之功，決非個人之力量可以成功，於是上古便有了部落組織，以資力量集中，每個部落的領袖——酋長，便成了當時的統治者，以神權爲號召，以戰爭爲達到擴展實力的手段，吞併肥大，控制一切，從此君權制度得以確立，君權勢力既爲當時統治力量，便和君權發生關係的附庸如親室（貴族）大臣僧侶等，來分享尊榮，平民是被治階級，社會生產成果，用種種方法分配到統治者手裡，實際生產者的平民，則一切處於被支配地位。

工業革命發生，各民族間中產階級興起，這階級由平民階層脫胎而出，勢力日大，但統治者的帝王貴族僧侶，仍爲他們的私利打算，繼施壓迫，危害其生存自由，於是中產勢力遂群起革命，爲爭取他們自身的利益而發動向舊勢力的戰鬪，那時，以英國的光榮革命爲始，繼之以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都是極明顯的例子。法國革命影響歐洲及世界之巨，無以喻言，整個時代，在革命思想及行動的浪潮下，顛簸杭杙，拿破崙失敗，雖經一反動時代，但此僅暴露君權專制之沒落，垂幾前之迴光返照而已，在本質上，實已到了革命大時代的前夕，及至一八二七年希臘獨立（英國大詩人拜倫爲此犧牲了生命財產，完成名作「哀希臘」）接着「一八三〇年法國七月革命，證明了資產階級的凱旋，此後革命浪潮，遂如山崩潮湧，風靡全歐，專制階級的君權政治，終於無法支持，爲時代洪流衝去，要之，也不能如以前的獨斷專行了，其改變程度，視各國革命之個別情形而定，這可稱爲歷史進展的第二時期。

中產階級的成功，在政治上造成了民主政治的體制，但中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統治，由於經濟自由競爭的必然結果，又產生了廣大而貧窮的工農階級，工農勢力的膨大，起而參與政治，爲他們自身爭利益。這又造成了今日的時代趨勢，現在，差不多已到了歷史鬭爭的第三時期了（關於這點，後當補述）。

## 偶然和必然

一個進步或甚至不進步的國家的歷史展開，都逃不了這差不多可以視爲公式的軌範，即使形式上或有變易，內容上終不致出入太大，蘇聯的十月革命，雖由帝制一躍而爲共產，但事實上那時的貴族地主，就是一部份生產工具的所有者，他們左右着政治，沙王的亟力設法搜尋東西方出海口，又何嘗不是爲他國內生產品找出路呢？日本英國雖各有帝王之名，他們的資產階級政治，當不待言。

由於許多不同因素的綜合，造成一種不得不變的局面，發生一種緩變或劇變，推動轉變的動力，便是前述的爭取生存與自由，每次運動的結果，往往是權力的分化，自少數人的掌握而轉入多數人手中，及至目前，更有普及至全體人民的傾向，類此，人類歷史轉變的必然傾向，本文稱之爲「歷史的必然」。

若將歷史分段來講，每個政治性的重要變化，多少可以找到許多「變」的「必然」條件，羅馬帝國的衰落，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辛亥革命，前後兩次世界大戰，奧匈帝國的分裂，和西班牙王國的傾頹等，無一不可找到「必然」的主因。

但歷史事實，並不如筆者討論的那樣簡單，如果我們承認歷史是進步的，那麼，它的軌跡，決非直線而係一不規則之曲線，因爲，在歷史的進程中，往往有許多意外的事件或人物產生，發生重大作用，因此便促成歷史的躍進或倒退，這種情形，筆者稱之爲「歷史的偶然」。

其實，誰也不能否認歷史的「偶然」因素，如果沒有哥白尼的地圓說，哥倫布不會從西方去找印度，如果沒有哥倫布，

也許美洲的發現會遲一兩百年，那麼，美國也不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變成了十足地道的資本主義國家，那麼，它在今日世界的作用，當不會有這樣大了，沒有美國支持，也許中國已被日本征服，我們今天也決不會來臺灣（所以，我們到臺灣，實在與哥白尼的地圓說，不無關係），其他如希特勒和墨沙里尼的執政，牛頓的發明萬有引力，瓦特的蒸汽機和亞克萊的紡紗機的發明，都可說出自偶然，而轉變着歷史的軌道。

中國本有一種「英雄」與「時勢」的說法，其實，時勢就是當時的歷史背景，造成變動原因的總匯，並預算出歷史轉變的方向和情狀，這便是「必然」。至於「英雄」的產生，筆者暫歸之為「偶然」，同樣地影響着歷史的進展，不管他那個「造」那個，總之，二者確是促成歷史變動的主力，羅素在「自由與組織」一書中批評唯物史觀忽略了「英雄」的因素，確有至理。

如果沒有西太后，也許戊戌政變成功，說不定就沒有辛亥革命。如果沒有馬哥勃羅的東方聞見記，也許十字軍東征不會這麼起勁，如果沒有拿破崙，也許法國老早就走上民主政治之路，近之如羅斯福不死，這次議員競選，也許不會有共和黨的勝利，如果沒有耶穌，孔子，盧騷，牛頓，馬克斯，法拉弟，馬可尼以及國父總理等，那麼歷史當必大為改觀，決非如今日我們所知者相似，并且，如果他們這些人的父親不和他們的母親結婚，那麼，就不會有他們了，你說這是不是偶然呢。

前述歷史的「必然」與「偶然」，是筆者杜撰的，並非故意標新立異，祇為便於說明而已，歷史的必然表示某種情勢下演變的一定趨向。歷史的偶然則說明一種偶發的力量，此二因素，形成了過去今日和將來的歷史。

我更覺得，歷史的必然是向進步的，合乎多數人要求的，理性的，正義的方向的一種轉變傾向，歷史的偶然只是一件不可預知的事件或力量的出現。

「必然」可說是一種永久的趨勢，一種不可毀滅的潛力的推動。但「偶然」則不過是一時的力量，好像急流中遇到抵觸所生的旋渦，終究會隨了主流，滾滾東去。

## 孽債的清算

今日國際情勢，錯縱複雜，風雲變幻，全世界都鬧着黨爭，革命或內戰，國際間所表現的，是自私、猜忌和明爭暗鬥，沒有幾國的人民，可以平平安安地做事，平平安安地吃飯，即使有，也是一時的，萬一戰幕重開，無疑問又是一次國際性的火併，科學的進步，地球上的距離，已不再是各國參謀本部所考慮的問題，試問那一個國家敢說是世外桃源，能不為戰禍波及？惟追本溯源，今日的不安，無一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人類應該共享的自由平等沒有廣被全體時，這個孽債，一定要被清算的。

分析現勢，今日有三大問題，未能解決：（一）民族自決，（二）各國國內之勞資糾紛，（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對立。這三個課題，可說是今日世界問題之癥結，如一日不獲圓滿解決，人類的爭鬭，永無寧日，茲分述如左：

### （一）民族自決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帝政時代，有不少帝王，逞一己的野心與虛榮，憑藉武力向鄰邦劫奪，以滿足其好大喜功之懸望，較弱之國，遂淪於被治狀態，這種武力的吞併，形成了民族間不滅的讐恨，因其種族、文化、信仰、語言、風習既不同，而所受待遇，亦懸若天壤，故彼此爭鬭，干戈不息，所以，把一個較弱的民族團體，交給不同民族的國家來統治，是歷史上最不智的事，可是，爲了勢力圈的擴張，經濟的剝削，外交家們那管得許多，把生米煮成熟飯再說，但歷史告訴我們，這種貪圖與虐待，決不能持久，不然的話，就索性把不同的民族全部消滅，像希特勒那樣，提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的最優秀民族」的口號，倒也是比較爽快的辦法。

拿破侖失勢，大反動者奧國首相梅特涅 Metternich 與歐洲外國專制君主，在維也納開了一個要求會議（一八一四——一八一五），這個會，在意義上是大革命後革命勢力的衰落，反動勢力在歐陸的抬頭，維也納會議的最大錯誤，厥爲根本抹煞

了民族及宗教的差異，硬把拿破侖征服的土地，犧牲在各專制帝王下，一任蹂躪，如將尼柔蘭（Netherland 即今之比利時）併將荷蘭王國統轄，以鎮壓法國北部。瑞典之芬蘭，既已割於俄國，就把丹麥的挪威來補償（其他類此情形甚多本文不贅），這種把地圖剪貼式的分併，真給後世貽笑大方。

海權國家，最先將世界分割，西葡開其端，英法荷美繼之，及西葡衰落，殖民地或則為英法所佔，或則相繼獨立，工業革命後，殖民地之價值更大，它是宗主國的原料取給地，製成品推銷地，剩餘資本投資地，廉價勞力供給地，過剩人口移殖地，其他如勢力範圍的推廣，資源的取得，無不倚賴着殖民地的貢予，於是一切新舊殖民地，不問其由何種方式掠得，對於統治國都有了新的意義，資本主義者，靠它們養得肥肥胖胖，但是殖民地的人民，却窮得幾乎褲子都穿不成。

到了民族思想非常發達的今天，這些飢寒交迫失去了一切自由的殖民地貧民，他們要起來鬪爭了。

民族自覺這個字，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始由威爾遜總統正式提出，但這運動的思想發軔，應該追溯到十八世紀的幾位大思想家的影響，內以英國的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法國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盧騷為著，洛克的「民事政府論」（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孟德斯鳩的「法意」（*Esprit des Lois*）、與盧騷的民約論（*Social Contract*），是三部左右歷史的偉大文獻，有了這個思想背景，美國獨立革命才會成功，草成了偉大的獨立革命宣言，法國大革命才勇敢地提出了「不自由毋寧死」「自由平等博愛」及「人權」等種種口號，大革命後，全歐革命風起雲湧，被統治民族，於是也相繼起而與統治抗爭，及後希臘脫離土耳其獨立，更為世界民族運動成功之先聲。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眼光遠大的威爾遜總統，正式提出了民族自決，解決了不少民族問題，但是，當時資本主義的形態，正在滋長膨大，戰勝國從事於分贖之不暇，好容易搶來的肥肉，豈肯隨意放手？這次大戰的性質，在本質上沒有多大改變，所以，除了菲列賓已允許獨立外，其他各處，仍在紛擾中僵持，帝國主義者正設法用種種手段，外交式的綏靖或武力的鎮壓，以保持他們的優越地位，但民族運動浪潮已達最高點的今天，歷史恐將不允許他們繼續享福下去，而另一群人，仍生存



在貧窮與奴役的世界裡。

現在，世界弱小民族之獨立運動，正蓬勃展開，朝鮮暴動，時有所聞，越南和印度尼西亞正在不辭艱辛地努力，但遇到了宗主國的彈壓，英國也參加鎮壓，伊朗要求退出外國駐軍，目的已達，埃及反英運動，也到了相當高潮，開羅已成為阿拉伯民族運動的中心，蘇丹的要求獨立，也使英國頭痛，猶太人刻正大鬧其復回運動，但遭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對，英人却又想從中作弄，現正幫助猶人集中，以對付阿拉伯人，想從均衡中維持其統治地位，但詭計被窺破，為雙方反對，英人會允許印度獨立，但始終沒有兌現，目前印人在領袖甘地領導下，獨立運動已有相當成就，英政府迫於時勢，不得不讓步，今年五月，倫敦政府的訪印團提出成立印度聯邦，制訂新憲法，在制憲時期，先成立臨時政府，此為印人接受，刻尼赫魯已就任國民大會主席，政府的一切職位，由印人擔任，但因回教領袖真納要求建立巴勒斯坦分治政府，故糾紛仍未解決，如他們肯努力，前途必可樂觀。

法國在越南本已準備讓步，此次選舉共黨獲勝，預料越南不久當可完全自主。

民族自決，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標榜的民主政治的真精神，既然以「民主」號召，怎能叫人老做奴隸，一任剝削？所以，民族運動是必然的，成功也是必然的——歷史的必然。

### (二) 各國國內之勞資糾紛

歐美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帶來了民主政體的代議政治，把專制的君主貴族地主和教士壓倒了，民權已較前普及，這是很值得大書特書的，但經濟上的後果，就不敢領教，它帶來了貧富尖銳的對立，週期性的經濟恐慌，勞力過剩，生產品過剩（故必須死命爭取世界市場，搶劫殖民地，引起二次世界大戰），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等怪現象，像這種情形，每隔若干年必有一次，以美國為例，一八三七—一八四一，一八七三—一八七八，一八九三—一八九七，一九〇四—一九〇七，一九二一—一九二九—一九三〇，這些都是不景氣的年頭，最後這個時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世界經濟不景氣時期，一九三〇年英國

因工廠閉而失業的工人，在二百萬以上，同年，德國失業工人兩百萬，次年增至四百萬，德國在一九三〇年的失業者至少也有一百萬，同年，美國失業工人，估計的為四百萬至八百萬人，每次資本家企圖提高市價，將賣不掉的牛奶、白糖、小麥、鋼鐵等，一車車的向太平洋裡拋。另一方面，失業群衆的妻兒，却在因飢餓而哀號着。

這些事實，並不是資本家們故意造成，而是放任經濟競爭必然的後果。

經濟恐慌，資本家到底還不在乎，頂多工廠關門，反正錢已賺够了，真正苦的，還是一群勞苦工人，一天不做工，一天沒飯吃，現在，英美工人一想到那時的失業，猶有餘悸。

事實證明，哲斐遜總統所提出的口號：「上帝創造的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這對於就心着飯碗問題的工人，是沒有意義的；社會主義的發達，工人已深切了解他們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犧牲品。

各國的勞工組織，原來只有三個消極的目標：（一）維持工資的標準，工廠方面不能隨意升降；（二）保障職業，廠方不能隨意開除工人；（三）工人們合作謀生活福利的提高。及後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程度日高，工人人數大增，故有進而參加政治活動，或竟至左右政治，現全世界的工人均有工會組織，力量日大。美國一向爲財閥政治，工人到現在還沒有參加到政府中去。

美國一向左右着世界，茲將美國工人組織，略事介紹，其工會原有二個，一爲美國總工會 A. F. L.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 第二個是勞工武士會 Noble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ur 包括一切勞工，但賭徒、酒館商、銀行家律師與嫖客除外，他們主張八小時制，禁止童工，社會公用設備公有，增加累進直接稅，與土地制度的改良等，一九三五年，這二個工會聯合爲「工業組合聯合會」，即美國有名的 C. I. O. (Congress for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爲保障他們將來的利益，現該會已漸起而從事政治活動，在一九四四年組織了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 A. C.) 以赫爾門 Hillman 爲領袖，到現在爲止，C. I. O. - P. A. C. 這沒有正式成爲政黨，但提出了「每個工人投一張

票」的口號，但他們並不干預工人必須投何人的票，C. I. O. 共有社員五百萬，有工會組織的工人，在美國共有一千四百萬。若每個工會會員都投一票，則可占選民總數百分之十六，或實際投票者的百分之二十八，這是相當大的力量，若能動員所有的工人都去投票，一共可有五千四百萬，加上，每個工人的家屬，幾乎超過現有投票者的總數，今後美國工人將在政治上發生重大作用，殆無疑義。

早在兩三年前，就有人預料 C. H. O. I. P. A. C. 將成立一新黨，甚至推華萊士為候選人，最近共和黨勝利，華萊士態度更形積極，暗示有組織新黨之意，或暫名為進步民主黨。

最近美國海員，大鬧罷工，旅館業工人罷工，礦工大罷工，將杜魯門總統，大肆抨擊，杜魯門終於「力拙失人心」；這次議員選舉，以其說是共和黨的勝利，不如說是杜魯門政策的失敗，但是，如果勞工的工資能與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的步調合理增加，顯然，這種罷工，不會發生在對政治不生興趣的美國人頭上。

以上所述，還不是關鍵所在。

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總算挽救了最後一次美國經濟恐慌，其措置簡言之約分為：(一)公共賑濟，(二)公共工程，(三)統制銀行業務，(四)農業津貼，(五)對農民及小型企業所有者的信用資助與抵押救濟，(六)半公有性集體交涉，(七)社會安全等，但這個政策，並不會完全得到資本家的支持，故祇成功了一部份，及後經濟稍有轉機，右派勢力，又起來攻擊新政了。

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美國成爲世界作戰的軍火庫，戰時工業畸形膨大，加之士兵入伍，却給美國解決了失業問題（作戰中之工業國家，無不如此）。

此外，美國的戰時生產品，很多爲政府買去（一九四三年美國生產總值爲一八八〇億美元，政府收買了達八五〇至九〇〇億美元），或用軍火與世界各國交換原料，故暫時保持了工業生產的週轉。

但戰爭結束，這種情形可不存在了，當世界各國的工業回返正軌，過去的經濟恐慌，無疑間，又將重新光臨，那末，各

資本主義國家的賢明領袖們，將怎樣去安插廣大的失業群眾，那裡去推銷他們過剩的生產品，這到是個疑問。

現在，全世界的工人，都已經知道，他們應用科學技術生產所得成果，都給資本家搶了去；他們非但沒有享受到，並且飽受了失業的飢餓。

他們希望大家們享受這科學的恩惠。

他們以為這是人類社會應有的正義，不是奢望，但資本家們都盡力阻撓着他們，用警察，用詭辯，來達到保持他們利益的目的，但歷史恐怕不會為他們少數人停留不進。

勞資間的糾紛，是世界性的，前述美國，不過是一個例子，世界各工業先進國的工黨勢力，已如怒潮之澎湃，他們正從事促成一個能保障他們工作，增加工資，以稅收辦公益，使大量生產品得到合理分配的有力政府。

——(未完)——

## 臺灣 珍屑

### 月下美人

葆萼

月下美人是一種屬於仙人掌科的植物，聽說產在南美洲，又有人說是在墨西哥。產地究竟在何處，姑且不論，但牠在什麼時候才移植到臺灣來的，和這種幽雅而富有詩意的名字到底是誰題的，都無從稽考。據臺灣人說：牠移植到臺灣，大約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題名的人，現在卻不知道了，真是憾事。

牠開花是在每夜二三點鐘，至翌日二三點鐘，即凋落了，因為開花的時間太短促，欣賞的人也就裕外覺得可貴和可愛了。古人說：「紅顏薄命」，這句話在這裡也有無限的意味。

現在臺灣人的庭園裡，或在公園裡，都喜植此花，以供欣賞，曾經有人題詩一首云：

月明牆角美人來，綽約仙姿不是梅；

可惜紅顏多薄命，笑唇能得幾時開。（「臺灣通訊」）

# 蘇聯的民主政治

葉新華

蘇聯的蘇維埃（意即會議）政制究竟與民主政治的性質是否相同？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不能不一回溯當時創制者列寧的心理動機。自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列寧乃根據一八四八年的馬。恩宣言，實行多數派的工人革命，一九一七年革命告成，乃奉共產主義爲金科玉律，別開生面，將獨裁與民主銜冶於一爐。彼對於布爾喬亞（中產者）的民治初不贊同，意欲實行「民主的社會革命」，然在必要時亦可犧牲民主以完成社會革命。故在此一觀念之下，無產者的獨裁政治，固已造成民主原則的一個否認了。

蘇維埃制度之產生，從歷史上說，半爲便利群眾政治鬭爭之工具，其後遂成爲蘇聯的政制，並被認爲「較高的民主形式」，甚至不特視之爲革命過程之一手段，而且視之爲社會主義之象徵。列寧在當時全俄蘇維埃大會中，曾說道：「在革命未離布爾喬亞統治時，吾人乃爲民主而奮鬥，迨既推進至社會主義之時期，我們當堅決站在普羅列塔利亞（無產者）獨裁的立場。」俄黨於取得政權後，既反對全民政治，故於議會政治，民主共和，普通選舉等皆力加屏斥，布哈林曾議會爲「可憐的布爾喬亞的集會」，並稱：「所謂民意，在最後分析中實即統治者之意志。」所以當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奧等國產生民主共和時，他們都以這一種的眼光待之，其對於民治之態度，於此亦可見一斑了。

議會政治雖與蘇聯的蘇維埃政制不能相容，然而列寧等終亦不能否認在無產者統治下，不可無代表機關之存在，據列寧解釋，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性質約有三端：（一）選舉團包括布爾喬亞以外的納稅人及從業者，（二）取消官僚政治式的選舉成規及一切限制，而由群眾自決其選舉的時間與秩序，並有罷免被選舉官吏之完全自由，（三）最優秀的工業普羅先鋒隊應能活躍於政治上，使在經驗中訓練其自身。因此在一九一八年的憲法上更「保證工人有絕對的完全的權力」，而中產者則被屏於選舉場之外，而成爲無政權的人民。

在蘇聯的選舉中，一票一價之原則，在數學的觀點上說來固亦無甚問題，然就政治社會的意義而論，則又發生疑問。蘇維埃的選舉，首重工人的特殊利益，故其憲法規定城市中每二萬五千選民，即可選出一蘇維埃的代表，惟在鄉村中，則須有十二萬五千的居民，始可選出一代表；而且同是工人，在城市及在小市鎮中的選舉，又復不同。凡鎮蘇維埃，邦農場，曳引站，及鎮區以外之工廠中，每六十選民即可選出一位區蘇維埃之代表，而在鄉村的蘇維埃，則須每三百三十個居民始能選出一代表。此外，城市的居民另有兩種優越性：（一）城市及工人區，在高級的蘇維埃中有其直接選舉的代表，（二）城市選民有其政治的及職業的代表。是乃以選舉視爲社會作用而非公民作用的結果，故除在鄉村蘇維埃中有直接選出的代表外，其餘皆爲間接選舉的代表，而秘密投票一事在蘇聯亦成爲無必要的。

同時在蘇聯，所謂代表的性質，與其說是代表各個人，毋寧說是代表集體，誠如格維赤教授所云：「蘇維埃制之特點，可由一原則中求之，即工人組織並非依機械的地域來分區，而是依生產單位，如工廠公司，企業，礦場，住區等而定，亦即以生產細胞之集體形式，代替個人的選舉單位。甚至另外一些非生產的集團如軍隊和秘密警察等，亦有其代表。」而列寧對此的解釋，則謂：「蘇維埃制之優於布爾喬亞議會者，在於蘇維埃乃是納稅及從業群眾自己之直接組織。它更容易使普羅階級由於大企業而組織起來，用以控制選舉，至於非地方區域之採用間接選舉，乃爲便利蘇維埃大會之召集，使整個能够省事，有彈性而又易爲工農階級所接受，而地方代表亦甚易迅速罷免的。」這種解釋實際上祇說明其技術的理由而已，其與民治

之精神，則成爲顯著之對立。

再從歷史上言之，近代民治之起源與演進，乃以個人及公民權利爲出發點，而蘇維埃制則反對此等權利，而代之以無產者的集體權利，現代一般民治國家已普遍承認普通選舉權，及直接而秘密的投票之原則，而蘇維埃制則反對普通選並大都採取間接而公開之投票。於是整個國民乃被分爲有特權及特權的兩種。更重要的，民治政府皆嚴格實行分權，並限制立法及行政兩權之集中於一個機關之手，且保持司法獨立，而蘇維埃制則一反分權原則，與制衡作用。金字塔式的蘇維埃制更進而承認被選者有權監督及控制選民，甚至行政者亦有權控制立法。列寧曾經說過：「民主政治應該不是爲保障個人自由權，而應爲無特權的階級，故蘇維埃制較任何布爾喬亞的民治更勝百倍，而蘇政府亦遠較一般布爾喬亞的民主共和政府更爲民主的。」列寧等既以無產者獨裁政治視爲有百利而無一害，而嘗一般的民主政治爲布爾喬亞的民治，則其反對議會主義，自不待辯。

雖然，近年以來，基於蘇聯外交政策的轉變，代表制的方法，亦隨之而有若干的變更。自一九三四年蘇聯參加國聯後，次年即決定修改憲法，而以直接選舉及秘密投票代替不完全直接及公開的選舉。新憲法由史丹林領銜，於一九三六年公布草案，次年一月付之實施。新憲法之採取普選制度，據史丹林的報告，謂此種轉變乃基於在各種經濟範疇中已完全表現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基於經濟的變遷，故社會的階級結構亦隨之而變；前此所有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及其他有害分子，確已消除，惟社會尙未達到無階級的境地，仍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及智識階級的存在，特與前此已大不相同，他們全是從剝削中解放出來的新階級，且能團結一致，非如過去之對立鬭爭。今經濟的矛盾既已破除或減少，而階級間的距離自亦縮小或消除，則政治的特權，自無存在必要。新憲法必須反映社會主義之成功，並貫徹民主主義而無保留，即一切公民當有平等權利，即指個人的能力及決定每一公民社會地位的工作上的平等權，同時蘇聯的現行憲法對於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亦有專章的規定。前此蘇維埃的集體代表制亦代之以每縣區個人代表制。這些代表即爲組成蘇維埃最高會議之成員，在每一選區中，滿三十萬人即選出一代表。至於民族蘇維埃（即民族會議），則係由各共和國選出代表組成之，即每一共和國可出代表二十

五名，每一自治共和國可出十一名，每一自治區可出五名，每一民族區可出一名。然則目下蘇聯的選舉已不復如前此之斤斤較量布爾喬亞與普羅選舉之差別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然而蘇聯選舉制的轉變，依然不能離開列寧的教條，據他們的解釋，列寧生前曾經這樣的說過：「布爾喬亞之不能參加選舉，並非普羅階級獨裁之絕對必要的條件。」所以他拒絕保證「一切或大多數歐洲迫切的革命，必須和限制布爾喬亞的選舉權相提並論。」因此，他們認為布爾喬亞的選舉權固可加以限制，但却非階級獨裁之必需的要件。其實列寧所預見的這一可能性，依然不能掩蔽其對於普選及平等直接投票的態度，更不能作為一種從中產者的工具轉變而為施行社會主義的普選之辯護。本來近百年間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均與共產黨人一樣，都是反對普選選舉制，此次蘇聯突然打破此種傳說，讓普選戰勝其百年以來之偏見，亦非無條件的，實際他們並非服膺普選，不過認其為附屬社會主義而產生的結果而已。

蘇聯當局雖已宣告剝削者及自私自利者均已消除，且以其憲法譽為世界止最民主的憲法，然至今獨裁制度仍不取消，且為保護階級獨裁計，史丹林曾宣示：「保護目下共產黨在蘇聯的不變之領導地位，我們布爾薩維克宜視此為新憲法的功績。」一面承認普選選舉，一面又維護工人獨裁，兩者並存，未免令人費解，然而實際上普選之於蘇聯是依從於社會主義的需要而存在，即在現行憲法下，共產黨之可以壟斷政治，亦確定於皇國的國憲中，憲法第一二六條規定「工人階級中之有政治活力與警覺性的公民，在共產黨蘇維埃聯盟中，應聯合一致，作為爭取並發展蘇維埃制之先鋒（公營及國營企業工人組織之領導者）。」其第一四一條復規定「保有由工會，合作社，青年團及農會等共產黨組織中，指派蘇維埃候選人之權利。」

蘇聯既徹底實行一黨專政，對於一般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即允許各政黨並存依民意而更迭執政）自不贊同，換言之，他們允許有共產黨的存在，而不許有第二個政黨與之並存，史丹林曾以馬克斯信徒的口氣說道：「黨是階級最前進的部分，若允許有多黨存在的自由，結果祇造成了利益相反的若干黨派之存立，這在蘇聯已經沒有需要了。現在蘇聯已有兩個階級，即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他們的利益互相協調，故蘇聯無需多黨的政治。」



照史氏的解釋而言，即使句句皆與事實相符，然仍不能說明何以在蘇聯既有兩個階級的並存，且其利益縱使調和仍不能完全一致的兩個階級的存在，却無多黨並存的餘地。一黨獨裁的蘇維埃制，即使未嘗破壞民主的原則，亦當爲一種非常特殊的民主政制，殆無疑義。假設蘇聯的共黨由於紀律嚴厲所造成的地位一日不變，則雖在新憲法的改善下，實際亦祇有該黨黨員能够有權享受預選集會，印刷報章，登載廣告，藉以宣揚及維護其政策，其他非黨員的選民與代表均不免向隅，至多亦不過爲統治的共產黨所見容而已，這種無形中限於一黨候選人之選舉，固無所謂「選擇」，而「普選」亦已失其價值與真義。惟無論蘇聯或他國的一黨專政擁護者，他們於反對民主政治時，總說一黨專政乃爲教育各種智識水準低下而落伍的被壓迫民衆之所必需。此沙皇及土耳其蘇丹的政府所以同樣的皆以「未受教育的人民必需加以管理」這一句話，來掩飾其專制政治嗎！

或謂蘇維埃制度乃是一種多邊的民主政治，即含有種族民主，經濟民主，教育民主，宗教民主，性別民主及年齡民主六個的內容，果爾，則爲此言者亦未嘗否認蘇維埃制之缺乏政治民主及公民自由。固然民主政治，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照正統的解釋，簡單的說就是「人民管理政府」或「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而已。蘇維埃政府也許確是「民有」和「民治」的政府，但以其爲一黨專政，似與「民治」政府迥不相同。總之，民主政治的精髓所在，即存於一種信念之中，就是深信全體人民經過短暫的期間後，終比其偶然選舉的暫時政府領袖更爲高明。因政府領袖有時而退，而全民則永不漸滅；若反對民主的統治群，則相反地深信前者的智慧遠較後者的高出百倍，而職業的革命家則如前幾世紀的牧師一樣，是先天注定地來領導人民的，這又是蘇聯政制與民主政治的分歧之點。

X  
X  
X  
X  
X  
X  
X  
X  
X

# 京滬平昆記者團 台行觀感 諸家

繼外國記者參觀團蒞臺之後，京滬平昆記者團蒞臺參觀團，亦於十月十二日上午由滬飛臺，該團一行共二十二人，由中央宣傳部許副部長率領，其名單如下：

- |     |            |     |            |
|-----|------------|-----|------------|
| 許孝炎 |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 唐熙治 | 中央宣傳部處長    |
| 陳南士 | 中央宣傳部處長    | 劉光炎 | 南京建設日報主筆   |
| 曹仲英 | 南京新民報經理    | 嚴問天 | 南京大剛報主筆    |
| 程全楚 | 南京新中華報總編輯  | 陳布南 | 南京中國日報總編輯  |
| 鄭若軍 | 南京和平日報經理   | 李荊蓀 | 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 |
| 潘啓元 | 南京中央廣播電臺記者 | 張明煒 | 北平華北日報社長   |
| 錢滄頤 | 昆明中央日報社長   | 陳訓念 | 上海申報總經理    |
| 詹文潛 | 上海新聞報總經理   | 朱雲  | 上海正言報主筆    |
| 高集  | 上海大公報記者    | 袁業裕 | 上海民國日報總經理  |
| 曹聚仁 | 上海前線日報主筆   | 杜紹文 | 上海東南日報總編輯  |
| 馮有真 | 上海中央日報社長   | 沈業儒 | 中央社記者      |

該團蒞臺預定日程原係一星期，足跡幾遍臺灣全島，至十九日上午，團員十人先搭中航機飛返，其餘一部份團員則在臺稍事勾留，亦於二十二日搭中航機返滬。

該團記者諸君此行之通訊報導，散見國內各大報章，連篇累牘，情文并茂，而對臺省施政之批評，亦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本刊因篇幅所限，僅能摘錄數篇，讀者或可由此窺見該團記者諸君此行觀感之一斑也。

—編者—

# 臺灣印象

高集

## ——臺灣參觀紀行之一

京滬平昆記者於本月十二日在宣傳部許副部長孝炎領導下，由滬飛抵臺北，應臺省行政長官公署之邀參觀各地，行程預定七天，照臺南中華日報記者的說法，「真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到今天（十八日）行程已完成了大半，十九日午照預定計劃便應圓滿結束返滬，但訪問團中的十一位團員（記者自己也在內）對臺灣有更多的了解擬多留三天，所以如期於十九日午返滬的只有許副部長孝炎等十一人。

### 一、行程

前六天的行政長官公署給安排得相當緊湊，且由於負責招待的省籌宣傳委員會主委夏濟聲調度適當，可以說六天中，我們幾乎沒有浪費一分鐘，也幾乎沒有一分鐘的空閒。十二日，以整個下午的時間在臺北拜訪了省黨部，青年團，警備總部，省參議會幾個機

關，在每處聽半小時的報告後辭出，參觀了博物館及在停工狀態中的樟腦廠，晚間參加省記者公會，青年團，省宣傳委員會聯合的大規模晚宴，主人客人，致詞答詞，大家正襟危坐，一餐飯吃了三個鐘頭，詞終席散時已疲勞不堪，十三日晨臺北市府招待早餐，十時到火車站乘車出發赴臺中，有本省各大報記者及省署招待人員隨行，談笑不倦，頗為融洽，從此我們便走上由北往南去的旅程，每天或火車汽車，總是在向前行進。十三日下午五時許天已昏黑的時候到達臺中，唯一的節目便是市府招待的盛大晚宴。十四日清早便坐上長途汽車出發赴日月潭，這是臺灣著名的風景區，在二千四百公尺的高原上有一片方圓十八方公里的大湖，茂林修竹，碧波微漾，自然之美令人忘却自己，幾與白雲碧波渾然成爲一體，這個風景區堪稱得上世外桃源，附近居民稀少，除了臺中縣政府

主辦的涵碧樓招待所外，只有二三家烟酒雜貨店，這一天是全部行程中比較有空閒的，但是沒有對象，也未能作民間訪問。十四日中午到日月潭，下午到湖對岸水社去訪問高山族同胞，也就是西班牙荷蘭侵入以前的臺灣土著人民，因爲文化落後，生活困苦，該族人口在逐年減少，現在全臺只有十餘萬了。在日月潭對岸的水社，是高山族同胞中的一枝，稱爲化蕃，全族人口男女共一四九人，茅屋數椽破敗得不能想像，這也成爲日月潭風景區的風景之一了，化蕃族因此而幸運也。因此而不幸，到日月潭遊覽的人，必定要到水社訪問化蕃，婦女們便作歌作舞，討一點賞錢，酋長的女兒毛阿金更是滿腦子生意經，作歌作舞之後，便以自己的蕃服照片簽名求售，從來沒有一個訪問者拒絕購買過，這位化蕃公主在這樁生意上每月可賺相當的錢。化蕃少女見了生人也毫無羞怯，多濃粧豔服而出，多數訪問者願意和她們站在一起拍張照片，留爲紀念，從沒有人被拒絕過，但每次拍照之後她們

京滬平昆記者團臺行觀感

##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臺觀感

每人要收費二十圓。我不敢斷定他們是以此營生的，但這種贏利方法實在應該是落後民族的悲哀。我還沒有聽說行政當局對這群困苦落後的同胞，有什麼幫助他們向上發展的計劃。十五日晨由日月潭出發到日月潭第一發電廠及第二發電廠去參觀，兩個全是水力電廠，其規模之大在國內應算是第一了，第二廠尚在修整，僅第一廠所發八萬瓩的電力已足夠全省之用。十五日午後二時由第二電廠乘汽車赴彰化市，

由彰化轉搭三時零五分的火車到臺南。這是臺灣的文化區，鄭成功當年即開府於此地，至今尚留有荷人古城遺跡赤崁樓及鄭成功受降的所在地安平城。鄭氏治臺雖僅卅八年，然臺人至今對這位「國姓爺」敬如神聖，臺灣之正式成爲中國之一部分，亦自鄭氏始，臺南有鄭成功祠，終年香火不絕。在臺南訪問團除參觀了各種古跡遺址，還到卅里外的嘉南大圳看水利灌溉工程，其規模也是內地所沒有。受益田畝達二百七十萬市畝之廣，十六日午後五時離臺南到高雄，宿於海

軍專員公署。高雄爲臺灣的第一大港，日人曾擬利用爲南進基地，惜軍港商港的興建計劃均未完成。去年初盟機屢次轟炸，城區幾毀十分之八，現在猶看得到殘垣斷壁處處，同時高雄也是臺灣的工業中心，工廠無數，烟囪林立，若交通生產完全復員後，這個地方的前途實在無限。十七日從朝到晚，馬不停蹄的到各處參觀，高雄的幾個規模較大的工廠和商港都看了，最先看糖廠，其後是鍊油廠，水泥廠，鋸廠，肥料廠及商港，其間幾乎沒有一分鐘的休息時間，到午後五時總算按照計劃完成，人人喘了一口大氣，晚間參加了市府晚宴後便搭夜車回臺北，我們便這樣結束了這次橫貫臺灣南北的旅行。

這六天中記者自己最引爲遺憾的是沒有接觸到真正的民間。說得可憐一點，臺胞究竟在怎樣過生活，怎樣思想，對祖國和行政當局有怎樣的希望和意見，我們一點都不知道。一方面是語言不通，一方面也是時間實在不夠，參觀工廠工程已經目不暇給，疲勞不堪，簡直沒有剩餘的精力和臺胞接觸。在離開高雄的前三個小時，一位青年臺胞告訴記者，臺南的民衆很願意和記者團見面

，傾訴他們的痛苦和意見，準備舉行一個座談會。可惜時間不許可，只好作罷論。後來記者得知，各地民衆對記者團都寄予最大的熱望，而事實上連見一面的機會都沒有，他們頗爲失望。

## 二、印象

到了臺灣，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都予人以清新之感。自然條件並非是絕頂的好，雖然風景秀麗，尤其西海岸中北到南這條狹長的平原，水天相連，碧波白雲之間一望無際的綠野，不愧美麗島之稱，但天然資源，誠如陳儀長官所說，及不上內地任何一省，除了林農漁畜之利，工業資源幾乎是什麼都沒有。日本在臺灣苦心經營建設，下了很大的本錢，但是在工業的系統裏沒有鋼鐵工業，缺了最重要的一環，因爲鐵的蘊藏在臺灣一點都找不出，而煉油製鋁工業的原料都來自南洋，可以說明一般。

從內地各地來的記者，最感覺到滿意的是臺灣社會環境。一帶波濤洶湧的臺灣海峽，隔斷了大陸國土的政治經濟的混亂不安，更加上日本統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經濟建設

和井井有條的社會秩序，造成了臺灣在安定中求發展的社會環境。從大陸國土來，腦子被黨爭內戰的憂慮和煩惱的情緒，塞得發脹頭昏，忽然到了政治上比較寧靜的臺灣，簡直是換了一個新世界，耳聞目睹，思想情緒，大大的得到解放，這是社會發展繁榮的一個基本條件。在臺灣看臺灣便覺得事事有前途，人人有希望；人民沒有在政治鬭爭洪流中瀾及池魚而覆滅的恐懼，沒有被強迫當作砲灰送上內戰戰場的恐懼，沒有在一來一往的爭城戰中妻離子散，家產蕩然的憂慮和恐懼；生命和事業都是固定而具體的，不是風雨無常的過眼烟雲。在臺灣旅行了六天，所見到的人都眉開眼笑，無憂無慮，熱情坦白，渾然誠樸，若不解世事。其實是我們自己的憂慮和煩惱太多了。在臺灣一切行政設施和經濟建設都在按部就班的推進中，沒有任何政治上的干擾和迅不及防的巨變，假如有人說臺灣特殊化了，這便是最特殊的一點。在政治系統上我沒看出其他任何特殊之處，從省到市縣到區鄉鎮都是黨政軍團四條大柱直通下去，與內地各省毫無不同。然也有不同，那就是臺省青年團主任李友邦告訴記

者團的：「臺省的黨政軍團之間，合作融洽，毫無磨擦，是與內地各省所不同的。」記者詳察各地情形，李氏所說確非宣傳誇張之詞。黨和團在臺的歷史尚淺，需要行政當局扶助下求發展，而行政當局則又需要黨和團的宣傳組織工作，以求人民的了解。政和軍的關係是二位一體，陳長官兼省警備總司令，其合作更無問題。記者在臺各地從未聽到軍隊擾民的怨聲，也從來沒有看見一個軍人憑着一身軍衣到處橫行，打戲院，搶上火車公共汽車，駛吉普車鬧的情事，也沒有看見任何一個軍人在街上無事閑遊的，所有出現在街頭的都是有任務的。一位臺胞告訴記者，在國軍初到接收之時，情形確實有點糟。臺胞熱烈到車站碼頭歡迎國軍，有在車站等了一天一夜的，但是國軍既到之後，衣服襤褸，神色疲憊，光腳掛着一把破雨傘，情況確實狼狽，這是國家給臺胞的第一個失望。在臺胞的想像中，戰勝國的軍隊應該至少像美國兵那樣神氣，豈料竟是如此狼狽。火熱的愛情給澆了一盆冷水。更糟的是被臺胞熱愛的國軍竟胡作非為起來，但也只是一個短時期。不久之後，警備總部便移駐軍於

幾個集中的地方，除星期日不許離營盤一步，而營內的生活則盡量改善，每人一天發五枝香煙。從此在市街上軍人禁跡，自然沒有擾害的情形了。這實在是社會秩序安定的一个大原因。

在政治，社會的安定之外，臺省的經濟情況也比較穩定。首先使我們吃驚的是利息之低，臺灣銀行放款利息是三釐六至六釐六，商業銀行的放款利息最高也不過一分，與內地一角二角的利息真有天淵之別。臺灣沒有數日一變的物價，沒有與波作浪的美金黃金的投機市場，沒有操縱居奇的奸商，臺灣的物價指數至八月底止是戰前的一百倍，以去年十月接收時為基數，截至八月底止據長官公署的統計，指數也不過是四百五十，就是漲了三倍半。經濟情形之所以如此安定，主要原因是臺幣政策的成功。在內地臺幣最受攻擊的便是維持臺幣一事，但在臺灣是無人不稱頌維持臺幣是長官公署德政之一。假如當初在接收之時廢止臺幣行使法幣，恐怕到如今百分臺人的財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臺觀感

##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臺觀感

實已盡入於上海投機家之荷包了。內地通貨膨脹，投機操縱之風不能波動臺省經濟的原因，主要的是有臺幣一條防波堤。據臺省長官公署的統計，自去年十月接收迄今，臺幣發行至本年九月底增加了十一億，比率是百分之卅九，每月平均膨

脹百分之三·五。但在這一年間主管發行的臺灣銀行所放出去的工業貸款達廿億之多，通貨與生產作正比例的增加，是任何正常繁榮發展的社會的必有現象，因為如此，在內地工廠倒閉，工潮起伏，大家呼喊挽救生產中，臺灣却計劃擴張生產，豈不是一個奇蹟？（原載十月廿日上海大公報）

# 草山一夕談

杜都

## ——臺政之面面觀

京滬平昆記者團，以一週時間，攷察全臺後，應臺省長官陳公洽先生之邀，十八日晚舉行座談會於距臺北十九公里處的草山，草山是個小盆地，亦為著名的風景區，北投溫泉即在其側，現為臺省長官公署的第二賓館，十年前原為日皇昭和幸臺而建，極為富麗堂皇。是夕除公洽先生外，臺省各處長均

出席，採問答式，略可窺見一年來臺政的全貌：

問：外間對臺省頗多隔閡，聞有特殊化措施，是否屬實？

答：臺省新建，施政均照中央法令，臺幣發行，係經中央核准，各報日文版，決於十月廿五日取消，故臺省並無特殊化之可言

問：聞臺省勵行經濟統制政策，確否？何故？

答：中國前途之危，莫大於經濟，過去日本帝國主義治臺，有兩大武器，除智識外，便是經濟。臺設專賣，貿易兩局，完全依照國父遺教，貿易僅米一項，今年可收入臺幣五億，專賣約可收入三四億，因此賦稅極輕，人民的負擔不重，使商人剝削手段無所施其技，政府拿得自人民的錢，用在為人民謀幸福，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所以，既不能稱之為統制經濟，亦無所謂官僚資本。

問：臺灣各項工礦交通事業，現已有規模，願聞今後政策？

答：臺灣富源，遠不及閩粵，但由於日人積極開發。現達飽和點，在臺人員，對已有規模的農林水利，當盡力做去。

問：請問治臺有政策否？

答：關於省政，中央管制太嚴，省一級毫無權力，變成做官不做事的壞風氣。事權經費，應該讓地方有較大的運用，全臺八縣九市，以後將提高縣市級權力，使能放手做去，「因地制宜」很重要，中央對省，省對縣市，應該讓它多發揮能力。

問：臺灣物價，漲率僅合戰前一百倍，其中原因，繫於臺幣者若干，繫於物資者又若干？

答：臺灣對他事或有非議，獨對臺幣從無間言，因為臺幣發行最穩定，每月僅增加百分之三、五。截至九月底止，發行額為四、〇三〇、九二二、三六〇元，且進行低利放款，月息最低三厘六毛，最高六厘六毛，放款總額達三十億，其中糖業放款即達十五億，基於貨幣政策的運用得宜，臺幣較戰前只漲百分之三十七，物價已漲到百分之四百五十，貨幣價值比物價指數低，外匯上實施管制，當然物價不易漲起來。此外，臺灣物資之比較充沛，亦為制止漲風的一個因素。

問：就臺灣言，守成應與開發並重，未知有否計劃？

答：所謂「臺灣」，如果指「政治」「經濟」「文化」三種建設而言，關於「政治」現正擬三年地方自治計劃，關於「經濟」現正擬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經濟建設計劃中有教育文化一項），預計今年內可以擬好。

問：技術人才為打開臺灣寶庫之鑰，此點已有準備否？

答：本署接收時，已有相當準備，臺灣在日本統治時期，中下級技術人員，多屬臺胞充任，工作尚優，除留用或選用原有臺胞及酌量征用日員外，曾向省外各地，邀約一部份高級之人才，截至本年八月底止，現有技術人員（技工除外）為一一、六〇四人，內尚有日籍技術人員四千一百餘人，將擬分期遣回。本省目前極優良之高級技術人員，仍嫌不足，已擬就本省優良技術人員中，選學識均佳者，出國實習考察，及在省內專科以上學校設法培養，並經常注意人才之獎掖，一面分向省外物色羅致，陸續補充，將來如感不足，擬酌向國外延聘。至本省中下級技術人員，則予以相當的訓練，授以中國語言文字，及必需法令知識，俾能勝任各種職務。

問：臺灣生產事業，大部已趨停頓，影響國計民生甚大，如何迅速恢復，未諗已有對策否？

答：臺灣工礦業情形，與京滬漢各區，有一根本不同之點：即去年日人在投降之時，工礦業已大部份受轟炸而停頓，吾人一年來，盡吾人所能獲得之器材，財力及人力修復，今大部均已恢復，自電力為接收時加倍，煤礦產量為接收時六倍兩點視之，可見一般生產之增加。（煤電可為一般生產之指數）吾人一年來主要工作，為恢復被炸之工廠，尤置重點於電，煤，糖，肥料，水泥，電解工業，紙等基本性工業，今後除繼續作上述恢復工作外，並擬舉辦新事業，如新肥料廠，玻璃板廠，亞麻紡織等。蓋臺灣之工礦業以前與日本所需要者配合，與戰時之需要配合，以後則應與吾中國所需要者配合，與復興中國之需要配合。依照吾人之各部門計劃，五年以後，臺灣可成爲中國經濟上極有力之一省。

◎查本省交通事業，在日管時代，因受戰事影響，損失甚重。去年十一月開始接收之時，除鐵路較佳，勉能維持通車外，其餘如航運及公路交通業務，或以原有設備工具有損毀殆盡，或以器材配件缺乏，修整不易，俱皆陷於停頓狀態。嗣經我交通從業員工忠勇奮發，克服所有困難，一年以來，鐵路方面，全部幹線貫通，機車車輛修整數量日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觀感

### 京滬平昆記者團觀感

增，運輸能力亦日在進步之中。最近每日客車增至一三六次，各種快車逐漸恢復，平均每日往來旅客十萬乘以上。貨車開行八十九次，運輸物資月達二四九、〇〇〇噸。交通秩序亦已較前整飭多多，近復為開發竹東新竹間之產業起見，興築竹東鐵路，十一月一日開工，至明年四月完成。公路方面，既以基礎破壞，又復因輪胎配件不易獲致，接收初期，幾於停駛。八月一日公路局成立後，着手計劃恢復，目前已到新車一部，業已開始臺北至基隆淡水各線交通業務。其餘南迴線，臺中區，均在相繼開始通車之中。現正一面購運新車，修整舊車，搜購配件，以作全面通車之準備。航運方面，接收之初，僅有少數破舊機帆船，行駛本省沿岸，對外航運一籌莫展，嗣經積極修繕沉船，以資加強海運力量，現已撈修竣工，開始航運者，有臺北，臺南二輪，皆七千噸噸，臺南於上月前往海南島接運臺胞，本月十二日返省，近正準備遺送日橋，十八日啓程駛往佐世保，臺北輪現正擔任

軍運任務，一俟任務完畢，即可從事本省航運。至訂購新輪，現已洽有成議者，有招商局標售之海鄂，海皖兩艘，皆三千二百噸，約於下月內可由本省接管使用。其他尚有加拿大(C)型輪兩艘，亦在洽辦訂購手續中。目下臺灣航運，經本省洽商，暫由招商局海輪及民生公司民衆輪，經營行駛，以維客貨運輸。本省現階段之交通事業，在過去一年，因實際環境之制限，僅勉力做到維持之局面。今後配合本省建設繁榮之需要，不得不更作進一步之努力，以趨於發展之途。

問：國內人士，對臺灣不瞭解及不滿者有下列數點，乞賜解答：(甲)傳中交農國家銀行來臺設分行，未得長官公署允准，何故？(乙)對現行長官制度表不滿，並傳職權較日前臺灣總督時代尤大，確否？是否於最近將來，將改為省政府與國內各行政機構相配合？(丙)是否計劃在臺省施用國幣，以劃一全國幣制。

答：甲，此事係奉中央核准，並商得四行最高當局同意，其理由為：在臺灣省財政整理期間，為穩定地方金融起見，暫仍維持臺幣使用，並繼續施行低利政策。且在臺灣

銀行章程第八條已規定，臺灣銀行得受中交農四行委託代辦各項業務。

乙，過去日本統治時代，臺灣行政組織為一元制，即以總督府為最高統治機關，綜理一切行政司法立法大權，并得發佈與法律同等效力之命令，稱為律令。至行政長官公署，依其組織條例第二三條之規定，於其行政職權範圍內，得發佈命令，并制定單行法規，但不能與國家法律相抵觸，此種權限與各省政府正復相同。准行政長官公署受中央之委任，得辦理中央行政，而行政長官除依據法令綜理全省政務外，對於在臺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此係應事實之需要，不得不有此規定，實則行政長官公署現在綜理行政，司法固屬於中央司法系統，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而一切法律，又皆適用中華民國之法律，監察權亦由中央派有閩臺監察使駐臺行使，其他行政部門，均已遵照中央規定，移歸中央辦理。例如鹽務管理，海關行政，均交財政部；郵電事業交交通部；臺灣銀行已改設國家銀行，其監理事均由中央指派，臺幣發行完全受中央監督；而若干重要企業，或已由中央直接經營，或



由中央與本省合辦。凡此種種，無不遵照中央指示，與整個國策相配合。以視日本統治時代，臺灣總督府一切之情形，實不可同日而語。至行政長官公署制度，原係中央因時因地暫設性質，究屬何時變更，中央對此，自能適應時機，權衡輕重，吾人不便置詞。

丙，為適應此間環境需要，暫用臺幣，以備環境如不需要，自可隨時改用國幣，期與全國幣制一致。

問：我國政界行文愛重形式，有公文政治之謂，不若日人治臺行文，力求簡便易行。今臺有新運，能否一掃陳習，別開公文新程序，以救公文政治之弊？

答：本省自光復後，對公文處理手續，不斷的改善，目前各級行文，儘量採用代電式，簡單事件，則用簡便簽表，並厲行分層負責，以簡化公文之層轉手續。

問：日人治臺，注重移殖問題，政府提倡移民西北，收效不多，當局可否獎勵大量移民，完成海外拓殖之全功。（記者願知：今日之海外殖民政策。）

答：過去日人治臺，並未大量移殖，迄投降前止，所遺留日僑三十餘萬人，亦多係

官吏，與各企業機關職員及其眷屬。本省山地甚多，可耕之地，均已利用，亦不適於內地之大量移民。以目前本省情況而論，若任其自然繁殖，並不感人口之稀少。

問：願聞國家社會經濟政策之進程，並願知與民主社會經濟政策之同異。

答：此項係理論問題，另行答覆。

問：此次記者團在臺，深知臺省農民耕種，施肥，選籽知識技術之趨於現代化，對於國內農村之改善，足備參證。而臺省動植物之豐富，尤足為生物學家之寶庫。臺省文化如何與內地各省交流，急待進行，當局準備何種方案？

答：在日人統治時期，臺省教育事業，是相當發達，各級學校以及各學術研究機關，對於設備方面和圖書方面，都異常充實。不過，日本人對文化教育的設施，純以其本國人民為主要對象，而以培植其統治臺灣的人才為目的，因此歷來高級人員，大都均係日人，臺省同胞佔極少數。同時日人限制臺胞受高等教育極嚴，故高級人材不多，政治，經濟，以及文史方面，尤其如此，農工理人才亦少，最多者僅限於醫學人材。故光復

後日人一經遣送，人材補充，不無感受困難。

光復後以教育上一般情形而言，國民教育非常發達，較國內任何一省都來得普及，全省受國民教育者佔學齡兒童全部百分之七十一，中等學校數目亦可觀，計全省公私立中學有二百另八所，唯師範教育正在擴充中。專科以上學校，計有國立臺灣大學，省立法商學院，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臺南工學院及工專，省立臺中農學院及農專，及省立臺北工業專門學校等，現已全部開辦，以培植本省優秀青年。

語言文字方面，向用日語，光復後即經本省教育處，積極推行國語教育，一年來，已收相當成效，目前已有不少臺胞能講發音相當準確之國語，今後是項工作，當繼續積極推進，以期普及。

思想方面，過去本省同胞所受者，全係日本人所灌輸之日本思想，光復後即積極從事矯正，並灌輸以三民主義立國思想，使其對祖國有充份之認識。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臺觀感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觀感

宗教方面，本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其一般情形地與內相若，美術音樂方面，尚稱發達，唯帶有日本色彩頗濃，亟待糾正。

至於本省文化與內地各省交流方面，光復後本省即着手隨時進行，如考選內地升學公費生，保送至國內各大學肄業，歡迎內地學術文

化團體來臺考察，商請內地文化機關，將本國書籍大量運臺等，均係本省在文化上與內地取得交流之措施，今後如邀請國內學者來臺講學，農醫科大學畢業生來臺研究深造，組織各科考察團赴內地考察，內地出版物之如何大量運臺等項，早在計劃之中，現已逐一付諸實施。（原載十月廿一、廿二日上海東南日報）

臺灣行第七信：

喂雀政策

曹聚仁

圖南經濟政策之一面

記者偶步臺北太平町，在街角上看到一種水族動物，據那小販說，是螺殼，也不知學名是甚麼。照形態說，無疑是蟹的一種，一鉗，四腳，橫行，可是生長在螺殼中，背着殼在爬。據說，這種蟹，本來沒有殼，生長了，到海灘上找螺殼來寄住着；長得更大

了，又丟了舊殼，另外再找一個螺殼來寄住着，殼中原有螺的，吐一種毒液殺死它，再住進去，它是這樣假屋為家的橫行動物。它很活潑，機警，狡猾，可說是日本民族的最好的象徵。直到日軍崩潰投降之日為止，臺灣全島

的土地已經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集中在政府手中。他們要臺灣的農民和土地脫離關係，要這些失了根據的農民離開臺灣回到中國大陸或南洋羣島去，他們認為這些農民來自閩粵應該回老家去，而南洋羣島也正是合閩粵人口味的舊天地；他要臺灣人騰出螺殼讓成長了的日本民族來住，他們劃臺灣為國立公園，就像美國的黃石公園一樣。日本人退出臺灣的前後，若干有關軍事計劃的文件，都被燒燬埋滅掉了；可是統治者的軌跡，很明顯地刻劃在那兒，是掩藏不了的，我們很容易知道他們如何在統治着六百萬閩粵血統的臺灣農民。

我們承認日本人經營日月潭系的電力廠和嘉南大圳水利工程，顯出他們的氣魄與毅力；但從另外一面看，他們掌握了動力與水源，便是掌握了臺灣農民的生命。每個農民，無論種植糖蔗，水稻或雜作，只能在政府所限定的利潤下來生產，大部分利潤必須獻給政府；而且在三輪的耕作期中，也沒有選擇此或彼的自由，否則你決沒有取得動力與

灌溉的希望。經營工業的也是如此，只能依照政府所限定的範圍來經營，而且必須依照國防進程來生產，否則就無法取得動力的供應。強度的統制經濟，使臺灣成爲高度農業生產區與高度輕重工業區。統制的範圍，不僅限於經濟部門，教育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一般人必須受國民教育，可是只有聽話的國民，才讓他們的子女受中等教育。至於大學專門教育，那只能開着農業、醫學的一面給臺灣人，使他們只能學習片面的技術。至於每個機構中，可能讓臺灣人在技術部門來服務，至於統籌全局獨當一面的事，就不會輪到臺灣人來了。這樣，無論消極的積極的，都變成了統治臺灣人的工具，使臺灣人非在日本人手下旋轉不可了。

這種統制政策，在食糧分配上尤爲明顯。臺灣農民生產米糧的主要目標，在供給日本本土的食糧，因此農民只能保留最低限度的口糧，把剩餘的掃數獻給政府，所有臺灣人也只能在配給制購取自己的口糧，僅僅免於餓死。這個政策，我們曾稱之爲「餓死政策」；關在籠子裏，餓一點粟子，不讓它餓死，却也永遠沒有餘糧。因此，一個在日本統治制度下成長的臺灣人，他從來不知道米糧寶貴是怎麼一回事。（在臺灣作客，客人

照例必須帶着自己兩份糧食，否則只有挨餓。）光復以後，全臺灣就沒有一家糧食行，直到今天，買賣米糧，還只是街頭擔販的行業。因此，今天春間鬧米荒，市民確實實有不知向何處買米之感。或者，連帶發生了一種病態心理，覺得在籠子裏過過雀子生活也不錯呢。

臺灣的米專賣政策，到了戰爭期中，運用得靈活，榨取得更利害；爲了供給日本本土的大量食糧，曾經強迫限制農民種蔗，改種水稻，蔗農受了極大的損失，一面人爲的擡高米價，使日本本土人也受了影響。只有一點是正常的，即土地只能集中到政府手中來，大地主一直不會產生，自耕農與佃農的生活相當安定，倒是小地主的處境，更苦些，幾乎非和土地脫離關係不可了。

光復以後，一切情勢都轉過來了，在土地大量國有「米專賣制」的基礎之上，國家社會經濟政策是容易施行的；而且地主的潛力小，「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更容易施行。據陳長官談：「耕者有其田」制，明年開始實行。據調查，日人在臺私有土地，計三十七二〇六六市畝，國有財產接管機關共七十九單位，已填送公地調查表者有六十六單位，現正開始農戶登記，登記公地現耕農，雇

農，佃農，及半自耕農，並調查移民村狀況。各縣市於本年內成立公地分配促進會，分三期進行分配，第一期，移民村公地調整分配，預定本年完成；第二期，出租公地調整分配，預定卅六年二月間完成；第三期，各機關留用裁餘公地，及陸海空軍剩餘基地，調整分配，預定卅六年七月間完成。此外並組織合作農場，移民村土地及公地面積達三百市畝以上集中一處者，俟調整分配後，隨取輔導農民，組織合作農場，試辦大農經營。這倒是試行土地政策的最好機會，在臺省有了成效，即可行之內地的。

對於臺省準備施行的土地政策，記者並不想作過早的批評，不過臺灣胞在「餓死政策」下逐漸成長的過敏心理，值得當局予以注意，因爲心理的飢荒比實質的飢荒，有時還更容易引起恐慌。民之心猶水，如何宣導，是一種技術，也是一種藝術。我們覺得今日的臺灣，還得有一道心理的嘉南大圳呢？

（註）據臺灣米足要覽：昭和十二年，臺灣輸日本本土米四、九〇一〇〇〇石，約當昭和二年之一倍  
十月十八日在臺北  
（原載十月廿八日上海前線日報）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觀感

# 普魯民遮與熱蘭遮

朱 雯

## 臺灣行之七

###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臺觀感

就臺灣的名勝古蹟而言，臺南的明延平郡王祠赤崁樓，和赤崁城是最富有歷史意義和價值的。我們到了臺灣之後，對於鄭成功開拓臺灣以及戰勝荷人的史蹟，又從臺灣的史籍上粗略地檢閱一下。原來鄭成功的開拓臺灣，是在清順治十七年起兵北伐，圖勦明室，而為清兵擊敗之後。那時他敗退金廈，正在莫知所往之時，適有臺灣荷蘭政府的翻譯官何斌以事被斥，遂携臺灣地圖來謁成功，勸他進取臺灣，徐圖復詐。成功與左右計議之餘，覺得甚可一試，便率兵二萬五千人，船艦一百餘艘，由金廈直薄鹿耳門，正巧海潮來汛，驟漲丈餘，戰艦隨水而入，一舉即下赤崁城，進而將安平城圍住。我臺灣僑胞，向受荷人苛待，曾在順治七年跟荷蘭政府反抗，結果死八千餘衆，對於荷人是素來惡感很深的，因此成功進

攻，僑胞便羣起響應。圍城九月，荷蘭守將科愛德卒以無法支禦，獻城納降。臺灣受荷蘭人的統治，計凡三十八年，至順治十八年即公元一六六二年，始又為我所收復。鄭成功克復臺灣以後，乃改名東都，即在赤崁城設承天府署。繼又制定法律，興辦學校，實行「寓兵於農」的政策。一時明宦遺臣，相繼渡海而至。可惜成功不壽，三九歲時即病歿於赤崁城。其子經嗣，長孫克塽，幼孫克塽，先後繼承父祖基業，皆沒有成功的能得人心；終於康熙二十二年，為清將施琅所敗而亡。鄭氏治臺，雖僅二十三載，可是臺灣對於他開拓的功勳，無不備致崇敬。所以我們到了臺灣以後，就頗想參觀一下延平王祠，瞻仰一番赤崁樓和赤崁城的遺址。

那是在到達臺南以後的第二天，從嘉南大圳參觀回來，即去延平王祠參謁致敬，祠屋並不寬大，較諸內地一些望族的家祠，尙覺

狹小得多。門前兩株榕樹，倒是百年古物；本棟已經蝕空，僅餘一莖枝芽垂在地上，重行生根成長。樹身並不高大，可是蒼鬱成蔭，亭亭如蓋，確也別具姿態。大門呈一穹形，走過天井便是祠屋正殿，正中供奉鄭成功像，一切陳設，頗與內地廟宇相仿，有木龕，有香案，還有烟臺寶鼎之屬。我們記者團一行，即由許副部長主祭，在神像前獻花行禮，略表崇敬之忱，然後至後殿參觀，天井左側有梅樹一株，相傳為延平王生前所手植，建祠之後，才被移植過來，藉示紀念。樹身不高，祇是錯節盤根，極有飽歷滄桑的老勁。後殿一排三間，中祀生母翁太妃田川氏神位。左祀寧靜郡王五妃神位，右祀監國王孫鄭克塽及監國夫人陳氏神位。正殿兩廡，安置明季諸臣神位，靠近大門處，右邊外廡有一大肩似兔子的精雕木轎，大約與內地有些廟宇裏的神轎是具有一樣意義的。

這延平王祠，始建於明永曆十六年鄭成功在赤崁城病歿之後，當時呼為開山王廟，又名開台聖王廟。至同治十三年十月，欽差大臣沈葆楨蒞臺，及奏請清廷改建專祠，直到光緒元年始獲准，並諡勅忠節，編入祠典

。後來日本割臺灣，於光緒三十一年將開山王廟改爲開山神社，列爲縣社，定每年四月十六日祀祭。每到那天，全臺同胞，幾無不遠近趨集，焚香膜拜。民族英雄之受人崇敬，原是無須乎鼓吹也無法去抑制的。

下午又去赤崁樓參觀，這是明永歷四年荷蘭人佔據臺灣的時候，爲防我僑胞反抗而興築的，荷名爲普魯民遮城。後來鄭成功收復了臺灣，便將赤崁樓改爲火藥軍器庫，清廷統治時，仍儲軍火。至乾隆十五年，臺灣知縣魯鼎梅，始將此樓列爲史蹟，開放爲名勝所在地。清光緒十二年，知縣沈爰謙更將城壘周內填爲基地，添建現存的樓閣：海神廟，和文昌閣，另有五子祠，則已經不復存在了。在日本割領臺灣期間，又被改爲衛戍病院，去年光復以後，才改爲市立歷史館。樓閣建築在城基上面，所以見得很高。地位實在不大，可是畫棟雕梁，金碧輝耀，極爲堂皇富麗。裏邊陳列着很多的文獻，尤以小早川篤四郎所作鄭成功圍攻安平城，和荷蘭將科愛德獻城納降的幾幅巨幅油畫，更使我們緬懷忠烈，悠然神往。光緒元年勅建專祠的上諭，以及追贈鄭成功諡號忠節的禮部勅

文，連同沈葆楨巡臺臺灣時於同治十三年請建延平郡王祠的奏文，都有碑碣陳列於此。還有鄭成功與荷蘭人的媾和條約，（用荷蘭文字的，原件存在荷蘭）也有影印本留着。這些文獻，皆有很大的歷史意義，值得後來者摩挲瞻仰的。

赤崁城離市區較遠，約有一二十分鐘的汽車路程。那是明崇禎三年荷蘭人佔領臺灣後所建，荷名熱蘭遮城。當時鄭成功率艦來攻，首先佔領的便是此處。後來設立永天府

署，轄治臺灣，直至病歿，皆在這個城裏。可是我們去到那邊，僅見高阜一堆，略具城寨的形式而已。上面的那些圍牆，幾間房屋，一座燈塔，都是日本未割領臺灣以後所建築。圍牆裏還有幾門「大砲」，躺在地上，那才是清代的遺物。我們登臨塔頂，環視四週，冥想著二百年前的海戰英姿，頗覺得人事滄桑悵觸無已。

（原載十月卅日上海正言報）

## 人定勝天話嘉南

文 濟

### ——旅臺雜記之二——

陳長官在草山舉行的臨別記者招待會中，鄭重指出，臺灣的先天條件，遠不及內地各省，其所以能有現在這一點成績者，全靠人工的努力，就以水利來講，他主政福建七年，深知閩江的水利，倘加以建築，將來收效之巨，必超過臺灣。這是值得我們特別警惕的話，尤其在這抗戰已經勝利，建國的

工作，千頭萬緒，必須努力邁進的時候。

說起臺灣的水利，當以臺南縣內曾文區管轄下的嘉南大圳，爲其主要重心。我們在十六日上午，從臺南市出發，參觀嘉南大圳。臺南縣的地位，在亞熱帶，據有臺灣全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臺觀感

###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臺觀感

部耕種面積的三分之一，實爲臺灣的農業重點。可是在那裏，倘欲發展農業，必須克服二個困難，其一，該地土質極差，必須人工施肥，方能收穫豐富。實則，不僅臺南如此，即其他各地亦均需要大量肥料，在農前，每年需用肥料數萬噸，約爲化學肥料四十萬噸，豆餅三十萬噸，而在目前，臺灣本身的肥料產量，不過五千噸，因此各種農產物的增殖，都感覺困難，臺灣蔗糖之所以不能大量出口者，其主要原因，亦在乎此。過去，蔗糖的平均產量，是每年一百萬噸，去年僅產十萬噸，僅及過去產量的十分之一；今年的產量，還要減少，其理由，因要顧到明年的產量，不得不把一部份甘蔗，保留下來，做明年的蔗苗。明年的產量，預計可達四十萬噸，到後年，或可恢復戰前的產量。這些都是題外話，但足印證陳長官在記者招待席上的警語，臺灣的天條件，實在不算優越，主要的，還靠人工的努力。

臺南縣的第二個先天缺點，是雨水不勻

，每年六、七、八三個月，雨量過多，洪水氾濫，其餘九個月，則雨水奇缺，旱魃爲患。這樣的氣候，當然不適於耕種，可是臺南又是個耕種區域。唯一的出路，只有運用人工，來克服天然的困難，曾文區管轄下的嘉南大圳，就是人工克服天然另一個例證。

說起這個大圳，早在民國九年九月，就開始建築，直到民國十九年五月，方始完成，其間整整用九年零八個月的時間，才築成這個水利工程，所化經費，是臺幣五千四百餘萬元，大圳灌溉的面積，預定爲十五萬甲（每甲合二十五畝，每日畝合〇·一四八八市畝）。實際爲十三萬七千餘甲。其給水路長達一三六八公里，即其幹線亦長達一一〇公里。但因臺南縣的耕種總面積，有十八萬甲，而嘉南大圳的灌溉面積，僅達十三萬餘甲，所以在灌溉方法上，不得不採用三年輪種制，即把管轄區內的耕種地，依照水路系統，分成許多給水區，每給水區的面積，一律定爲一五〇甲，這是初步的劃分。其次再就這一五〇甲的給水區，分成三個小區（每小區五十甲），其中一小區種水稻，需要水量最多，另一小區種甘蔗，僅於秋冬乾燥季節

，酌予灌溉；另一小區種雜糧，不必灌溉，如此規定，每三年輪流一次，交換耕種；其結果就可把有限的儲水量，作公平合理的分配。

臺南縣政府的原定計劃，是先在一個高亭上，說明嘉南大圳的概況，然後陪我們遊圳，並追從水源之後，又離舟乘車，參觀放水處。我們都希望這樣做，一個旅途勞頓的人，倘得在水面巡遊數小時，興趣高的時候談談笑笑，興趣差的時候，閉目養神，悠然自得，是誰也願意做的，但因途程的限制迫使我拋棄遊圳計劃，逕赴放水處參觀。放水處由許多大水管並列組成，水管直徑甚大，離管口約半里處，循隧道而下，有管制設備，所放水量之多少，全受該設備的控制。持重一點的人，不敢進去，可是等到我們三四個人進去以後，一同蜂擁而入，但因隧道裏面，只有一條木板搭成的路，前進部隊後退的時候，後面的人，只好未達目的地而隨同退出。引成得意與懊喪的二種情緒的強烈對照。而在事實上，各人看到放水處萬馬奔騰般的激湍狀態，已皆大歡喜；於是在融治的空氣中，和同行的幾位主人，連同二位

女侍者，在放水處左旁的噴水池邊，合攝一照，完成嘉南大圳的參觀工作。

記者敘述至此，不禁對於業經展開空中測量工作的三峽水閘，寄予極大期望。依據美人薩凡奇先生的觀察，該項工程完成以後，不僅長江的水患，可以永久解除，且能發一千多萬瓩的電力，解決東至安慶，西至重

## 縱貫臺灣

梅 隱

由於臺灣長官公署的邀請，京滬記者，有臺灣之行。一行廿二人，浩浩蕩蕩前往臺灣，想是一件有風趣的事。七天的旅程，很快的結束，三天的展延，又很快的完結，漫遊歸來，覺得有許多感想要發表，所以有這一篇長文的寫作。觀察一個地方容易，了解一個地方却大大不易。對於臺灣，記者個人有許多地方是不能了解。但循着這個線索，作進一步的探討，記者相信臺灣問題的真相，有一天會顯露在大家面前的。

### 匆匆啓程

慶，南至衡陽，北至鄭州這一個廣大區域的全部動力問題，工程需要的全部時間，也只需十年。我們珍視日月潭發電廠及嘉南大圳等偉大水電水利工程，我們更珍視蘊藏在這些工程裏面的『人定勝天』的大原則。

(原載十月廿二日上海新聞報)

這次啓程時間相當匆促，由於人事上的更動，有許多同業，身居老閣階級，走不脫身，臨時抽身的有好幾個，都在最短促的時間內換人補上，這當中時間最促迫的，是中央廣播電臺的廣播記者潘啓元兄，他從得通知到啓程，先後不過兩個小時，但這位小弟弟，畢竟趕上了時間。

這次南京方面，一共八位記者，中央社因故未能參加，中宣部方面，由許副部長代表，因為群龍無首，這個團遂由許副部長率領，這本是權宜性質，許副部長曾一再表示過。但到了臺灣，有人稱許先生作團長，一

人倡導，群相附和，許先生也沒有法子拒絕，只好笑笑。

我們八個人連同許先生一行九人，是坐的南京下午三時四十五分的凱旋號出發。時間算是準的，還是遲了一刻鐘，下車時，馮有真兄，羅學謙兄，錢滄碩兄，群來迎送，有真兄告訴我們，已在金山飯店開好房間，當隨同前往，房間一共六個，京中同業，初聞上海屋貴如金，方以來滬無下榻之地為憂，今各據一席，皆大喜，同感有真兄招待之周至。余前曾在滬讀書，十里洋場，為舊游地，遂作臨時嚮導。夜宿金山，喧擾不能入睡，余室外適為一茶房之憩息地，中夜客人招妓女，講價不成，妓女就茶房處訴苦，茶房告以時已中夜，勸其將就做成生意，迨妓女允許後，茶房立即需索分贖，為數佔妓女收入百分之六十強，且堅持付現，斤斤較量，一種人肉市場交易，聞之令人毛骨悚然。

翌日清晨，余獨游南京路，至冠生園吃早茶，南京路市面，較前雖無遜色，但生意大差，余至先施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觀感

##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觀感

公司二樓綢緞部爲余妻購衣料，全樓顧客，僅記者一人，余購料並非上等，所費不過二三萬金，在南京亦屬小生意，但先施主事人則對余甚慇懃。此後余又至永安底樓購圍巾等物，遺小兒女，主事者爲一女郎。在包物時對余絮絮述生活之苦，與往昔一種驕貴之氣，不可同日而語。

記者在滬，曾分訪舊友王寄屏，程滄波諸兄，王寄屏兄爲市府秘書處長，於上海灘事，無不寓目，固儼然一要人，唯其生活則至清苦，余隨其至家，其夫人即告余以寒冬將至，大衣無着，余訝問之，則知王君夫婦，自去歲九月來滬以後，固無時不在困境，起先物價固低，但收入亦少，眼看廉價物品，無法添製，後收入稍增，而物價亦漲，因循至今，不但大衣無着，即新衣亦未添一襲。王君在滬爲一小名人，滬上有宴會，固無役不從，且嘗有時邀夫人同往，則以夫人有無衣之歎，未能參加。王君告余，余爲扼腕不止，廉更可爲而不可爲，如此情形，焉能不入灰心喪氣，

程滄波兄，英氣尤苦，惟以作文爲活，文人如春蠶，固必須「到死絲方盡」也，余嘗告以，余今雖出師多年，但仍學生營業，靠賣文爲活，滄波兄亦爲惋歎。嗣訪公展先生，因不在館未晤，夜偕滄波赴麗都應嘉銀行及馮有真兄之聯會歡宴，攀談甚歡。

### 專機臺北行

我們離開上海，是十二日清晨，事先約定新民、太公各來一車，次晨，僅明燁駕一車來，新民大公之車，均待修未來，余匆促電「綠寶」車行，叫來出差車兩部，偕明燁共赴龍華機場。飛機於八時正啓飛，文蔚，訓畚兩兄之嫂夫人皆來送行，依依不捨。文蔚兄之夫人兩年前曾遇之於化龍橋，時甫由淪陷區去渝，風塵之風未脫，此次一見，已不相識，風華殊絕，愛文蔚若弱弟，文蔚亦因是跳踉於衣襟之側以作樂。

專機起飛後，一路平穩，蓋已在雲層以上飛行，故滑翔而平適，偶於雲隙見大地，山川歷歷如繪，移時，已過溫州，山脈起伏，如堆沙，如列碁，江浙沿海山地，由機上視之，殊不若川邊之壯觀。飛機於九時四十分

抵海岸，此後即在海上飛行。海呈蔚藍色，因天氣晴和，日麗中天，金光由海水反映，甚是奇麗，白雲介海天之間，如鋪絮，或密或疏，或沿海水之邊，若天藍圍巾邊緣上之白色鑲滾，此類雲氣，皆沉靜不動，可見今天天氣之好，海水除蔚藍外，間呈小塊黑色，其小者爲海藻，大者爲礁石，海上不見漁船，亦不見海鷗。機中人競就窗外窺，同爲此奇景所攝，默默無語。十時十分，海水漸混黃，且多泡沫，余忽感海岸必近，因見時讀「魯濱孫漂流記」及「十五小豪傑傳」，曾有此類描寫也，果不久，即見海鳥二三，掠波面而過，機遂抵達臺灣島之上空。臺灣全景，幾入眼簾。臺灣爲一香蕉形，山脈界其中，分臺灣爲兩部，飛機上視之，若魚之脊骨，其景甚奇。論者因謂地理對一區域，實富最大之決定力，例如臺灣之小，假使不在中部而在海岸，則海上之季候風將被隔斷，臺灣將成爲一荒塔不毛之地。且海上運輸，亦將遠不若今日之便利。

### 臺灣第一日

飛機於十時三十分抵臺灣，計飛程歷二



小時半，下機處爲松山飛機場，規模甚大，下機後，歡迎者麇集，公署由葛秘書長敬恩率領，葛氏爲宿將，湯恩伯司令，出其部下，中國陸軍今日參謀系統之典範令，均出其手，在北伐後，固風雲人物也。葛氏代表陳長官致意後，許副部長在機場發表簡單演詞，即由公署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夏濤聲氏陪同赴勵志社臺北分社，其地花木扶疏，山石小巧而精緻，余以詹文滄兄同居一室，余等皆草草勞人，初抵此間，喜絕塵囂，皆有小休之意，而夏主任委員即來邀請同至臺北賓館與陳長官晤談，於是記者等遂不得不拖其疲乏之軀體，向臺北賓館出發。

陳長官是時，已迎候於臺北賓館，在一個會議室之長檯上見面，陳長官致簡單之歡迎詞後，即聲明希望記者等儘量批評，並提出問題。記者等以初來此地，一切茫茫然，心中如一張白紙，欲作批評，可說無從下手，因相率入席，聚省英俊畢集，余尤以得見老友林紫貴，盧冠群爲喜，二君皆上清寺、三江村時代朋友，在當時同落拓書生，今已方面，略具氣象矣，同學少年多不賤，可爲欣慰也。

席間同應者均女子，妙齡三五，宛宛嬰嬰，其體貼周至，非粗男子所可望其項背，聞此輩女子，多爲公學校（國民學校）畢業生，臺灣中日本習尚，競尚自立，家縱小康，亦必出外任事。以較國內小女子之嬌慵，眞相去太遠。

席間無語，余對此甚感愜適，蓋即席演說之陳調，與腐儒輩之即席賦詩，其響首暨額同爲俗不可耐，且例於演說時客人必停箸以待，眼看飯菜俱冷，不能下箸，亦不衛生。故凡席間然免俗不發高論者，余必大爲贊成，陳長官固有心人也。

席後，游賓館，此賓館乃臺灣總督行轅，建築堂皇，是皆我臺灣同胞血汗所累積，樓上有寢宮，是則爲「天皇」出巡時所用者，陳設夾西式作風，浴室中澡盆而外，有抽水馬桶一，導游者語余，此乃一大特色，全臺類此馬桶，固極少見也（按日人皆上坑，雖清潔，而吃力，癡肥者余者，尤大感吃不消），友人競出照相匣攝影，許先生則與陳長官長談。

下午二時半游博物館，館中陳列甚豐，而余特感興趣者，爲小孩之活躍，館內有無

數小孩或看標本，或借圖書，館員都慇懃招待，小孩們也很守秩序，這證明臺灣教育程度，是普遍而周至，這一點甚值得吾人欣慰。博物院出來，游樟腦廠，此爲臺灣第一樟腦廠，規模甚大，惜未開工，主事人告余，刻在移交期間，但吾人看該廠情形，似不開工已久，殊屬可惜。余等是日因早起趁機，下機後無片刻休息，即跋涉各處，中午又飽餐，餐後進西瓜，及大香蕉，皆非吾人所習慣者，故有數人面有難色，擬提早返旅邸，以主人懇懇相待，又不便遽離，其窮苦。第一日如此，後將奈何。其中有數人，一至樟腦廠附近，精神陡形振作，蓋由樟腦之香氣刺激神經使然。技師告余，此種香氣，多聞能使人神經失常。

晚應臺北市游市長及各界之邀，在中堂晚宴。中堂爲臺北市之公會堂。日人治臺時，嚴禁私下集會，但對於公共會堂則極力提倡，蓋寓提倡於限制，其用心良苦，此類公會堂，雖千人集處之小鎮亦有一所，且建築相當堂皇，例如此一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觀感

##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臺觀感

臺北市之公會堂，即可容四千人開會，其規模較南京之國民大會堂遠過之。吾人到此，皆有慚色，據友人告余，美人之游臺者，以爲美國在非律賓之建設事業，遠不若日人在臺灣之設施，故多對日人抱同情之感，而見吾人治臺，必須有超越日人之表現，否則不惟日人不心服，即吾之朋友，亦必私議於後。吾人常修陳「模範區」之說，在臺灣之措施，確可以模範區相策勵，因臺灣先天厚，建設事業，早有規模，正吾人表現身手之良好機會也。

是晚之宴與中午適正對照，主人相繼致詞，並一一點客人名，強其演說，計先後起立發言者達八九人之多，余等疲勞乃不可名狀，對於起立者之感覺，乃不在其言之當否而在其詞之長短，凡言語簡明者，必獲得盛大掌聲，否則反是，是亦可以喻治術，政治之不能與民衆脫節於此可見。

### 乘車赴臺中

到臺灣的第二天，又是愜愜行色，早上

七點鐘就讓下女叫起，忽忽梳洗，忽忽上車，忽忽到火車站集合，前赴臺中，我們坐的是兩節頭等客車，臺灣的火車比國內要窄些，是與日本的標準一致的，車上兩位女侍，都很可人，有一位更俊，西洋美人風，外傳臺灣人多與馬來亞人混血，此等西洋美之女子，或即混血的結晶，這位女侍姓林，名寶貝，同業張君明輝，戲贈以雅號曰「心肝」，聞者皆大笑。

車行計七小時許，甚適，余等在車行時之印象，約爲如下數種：(一)景色美：臺灣景色，富天然美，其表面約似四川，四時長青，草木繁茂，又似湖南一帶之農村。沿鐵路尙少見熱帶植物，僅香蕉樹隨處可見。(二)農村富力集中沿路：臺灣農村之苦，盡人皆知，但沿路則較富裕，草屋百不一見，農舍皆紅牆綠瓦，風致楚楚，瓦上多蓋以紅磚以防大風吹動。農女皆衣西裝，髮髻，南京之大小姐，亦不過如此，惟脚暴露，以便操作。破衣縫補者，亦百不一見。(三)建築工程偉大：臺灣鐵道，縱貫山脈多處，故隧道特多，吾人在國內所常歷者，爲鎮江附近之隧道，以較由臺北至臺中一段鐵路之隧道，眞若小巫之見大巫，此一路路隧道之多，難以數

計(在二十左右)，有一次，余等接連經過歷時二分鐘以上始能通過之隧道六處，其中有一隧道，歷時共六分鐘又三十六秒，其工程之大可知。此類隧道之管理，完全科學化，平時有電表測度其頂上之石塊是否鬆動，以便修理，故隧道墜石阻路之事，從未發生。車過後隨即有抽氣設備，將炭氣抽掉，以免傷人呼吸。此等用心周密處，吾人應加敬佩。(四)車行準時：吾人沿途，將火車表對照，均感覺其準時，脫班絕無其事，三等車中，客人亦井然有序，車廂中，絕無隨地唾吐，吾人未來臺灣前，聞臺灣所有公路，鐵路，均未開動，且此言出自西人，今來此成大滿意，愈感遠道傳聞之不可信。尤以余此次歸來，初抵國門，便受一大打擊，爰余與曹仲英兄，共購晚十一時開京之頭等票二張，余等以九時到站，自以爲時間太早，當可得一良席，孰知車上滿坑滿谷，不但無空處，立足地亦缺乏，而後來者仍如浪潮之推進，余眞不知火車站爲何開此玩笑。車定十一時開，無故延至十一時一刻開，開後不久即停，云火車頭壞，須至蘇州調機頭來，一等二小時，車上人競相責訊，然亦無

如之何，車掌揚長經過，面無愧色，余真不知交通部長爲名手，何以對京畿唯一交通孔道如此忽視，又不知京滬路局長，是否知此事，是否願對乘客負責任。凡此官僚政治之表現，在臺灣必無片刻立足之機會。其人民絕不能容忍此等不合理現象之存在。然而吾儕尚安然於此等不合理狀況下而視爲故常也，人民文野之分，於此可見。

車以下午四時左右抵臺，市長黃君來接，同車至市府，市長青年，有朝氣，警察局長，憲兵隊長，皆二十餘青年，用青年人，大抵爲陳長官政策之一，余等在市府坐談，許副部長則赴廣播電臺視察，是日甚熱，絲計余等來臺以是日爲最熱，汗透襯衣，友人多乘宴會未開前片刻餘暇，赴市區遊覽，余與馮有真兄等三數發福之人，則仍在市府高坐雄談，市長有病，仍力疾以陪，甚可感。

六時半開宴，達六棹之多，臺中賢豪畢集，市長報告市政，余代表同業致答詞。臺中施政給予吾人之印象有二，(一)行政幹部，英年有爲，說做就做，遠不似國內之老成持重，一行官僚作風。(二)臺中接收事，今年一月間才開始，來的人少，事情多，這批幹

員。一連三幾天不睡覺是常事。因此使吾人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一種本能的生活力。此種生活力，如任其充分發揮，必能成令人難以想像之成就，歷史上之英豪皆遭遇一種令其能以發揮生活力之新環境所致。反之，則縱有能者而一事不能爲，內地之情形，庶乎近之。臺中一日，熱極，亦疲極，晚宿旅邸，亦較差，所宿多爲「塔塔米」，乃日式，同人皆不慣。下女多風騷，同行潘啓元兄，年輕，貌英俊，卽爲下女所注視，曾戲揪其鼻，潘君以言語不通，不知其用意所在，大呼負負。曹仲英兄誤觸電鈴，下女至，問以是否弄GG(譯音)，尤使曹君大窘，同人傳爲笑談。

## 日月潭之行

到臺第三天，是預定玩日月潭，日月潭是臺灣的名勝，以車往須兩小時半，但是離開市區的當兒，我們還有兩個地方不能不去，一是國民小學，一是農業專科學校。上午七時半動身，八時到國民小學，這個學校的規模，比國民政府還要大，拿來辦一個大學

，是綽綽有餘的，日人建設的業績若此，又焉能不使朋友們讚佩。無論政策如何，方針如何，便民利民的，總是受人們崇拜的，余等到校時，正值升旗禮，數百小學生，在陽光下唱國歌，海外聞此，覺血液在血管中加速流動，感奮無已，因時間關係，不能久留，忽忽至該校附設日本兒童小學校一視，所留讀者全爲日本技術人員之子女，彼等亦參加唱中國國歌，日本教員中有一紫衣女郎，意態若仙，惜鼻部稍低。

余等離國民小學校，旋赴農業專科學校，校長爲名軍事學家周亞衛先生之介弟，人精悍。因時間太匆促，僅引余等忽忽巡視一週，余等之印象如下：(一)日人辦學，實事求是。例如此一農業學校，實驗室部份，佔全校面積百分之八十，似此，方能訓練出幹練之人材，若中國大學，最重表面，任何大學，裝門面之建築物，若禮堂，會所，客舍，佔其大半，教室又佔其餘之大半，試驗所或有或無，似此，又焉能培養出科學人才？(二)日人處心積慮之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臺觀感

### 京滬平昆記者團行觀感

深，其與辦此校，目的在配合對南洋之侵略，故其所注意者，全爲南洋方面之農事。此校係於珍珠港事變後於二個月時間內完成者，敵人之侵略，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無不配合。我今正從事建國工作，其需要各方配合，更甚於戰時，我亦曾注意及此否？(二)日人對科學的潛修精神，例如該校教員中之日人，多於門首標以姓名(例如課室甲，爲動植物研究室，門上即標以此科教授之姓名)以示負責，彼等之工作與潛修，真至可欽佩，其中有一二人，從不至城區，在一二年內，先後發表論文至二三百篇之多。國人中能若此者有幾，相競奔走於利祿之場而捨棄基本之潛修，此誠爲吾人最大之危機。(四)日人之殖民政策其最大之表現，爲教育方面，高等及專門，皆與臺人無殊，據周校長語記者，該校數年以來，畢業生四百六十餘人，其中臺灣人僅佔四十人左右，日人對臺灣人之排斥，於此可見。余以爲此等處最值臺灣同胞警惕，蓋在異族之下，無論其物質文明之發達，至

如何程度，在精神上則已不能平等。臺胞今日，在物質方面的享受，或尚不若日本人統治之時，但在精神上則已立於絕對平等之地位，可以頂天立地之精神，與國內同胞，齊頭並駕，爲第一等國家之第一流國民，不復如以往之事事仰人鼻息，命運任人決定矣。

此外尚有一點可以記述者，即肺病之特效藥是。據報章記載，臺灣已生產一種特效藥，可以治肺病，其培養製造之大本營，則爲此農業專科學校，該記者團此次考察，此事殊非信史，據主持之日人稱，此藥尚未研究得一定論，記者團中，曹聚仁兄對此最有興趣，久久不出，幾誤車，其研究精可佩。曹君固一肺病患者，但程度甚輕耳。

十時左右登車上月潭，夏主任委員語余，到彼處君等當感覺心曠神怡。長官公署之秘書處長張延哲君亦偕行。比公有燕趙風，爽直可愛，同人等均喜近之，並爲其坦率所感，謂同朋輩中人，無復以官禮待之者，待人以誠者，處處佔便宜，反之，如一作偽，則心勞日拙。古人之言，固絕不欺我者。

抵日月潭爲十二時，寓涵碧樓，離潭建築，精緻非常，景緻佳絕，山光，嵐影，老

樹，嬌花，皆若陳凡視聞，好鳥競鳴，白雲浮動，天上人間，無此勝境，尤以同人車馬勞頓之餘，更有出塵之想，記者與滄頌兄同室，滄頌兄乃長者，性恬退，而廉儉。與後生新進之飛揚跋扈者，固不可同日而語。頌性剛，不耐與俗周旋，常聞有激切批評，深入教義，令人稱快。余自問較少火氣，愧不如矣。午餐在寢室內進，佐以啤酒，餐後即出發遊潭，同人分乘三汽艇，橫流而渡，潭深達七十公尺，淺處亦四十尺，色深碧，清風撲面，但聞汽艇撲撲聲，餘了無聲響，若出塵寰。二十分鐘後，達彼岸，訪高山族，即臺灣之生番。該村居高山族百餘人，酋長爲毛信孝，有兩女，長曰毛阿金，即聞名之「公主」，面目俏麗，能書漢文，以照片分贈同人，皆簽字留念，同人照例酬以臺幣二百元，蓋若輩生活較困，亦藉此以補助其生活也。阿金之妹曰秋香，面容較瘦，更楚楚可憐，同人多與合攝一影，攝後，由阿金領導番女十餘人，各執中空之木杵，圍一大石，以杵擊地，作杵歌，唱簡單之曲佐之，觀愛蓮之邊疆舞，多與此相似，可見苗族對管樂之愛好與其節奏，雖地異千里，而實着同

源。許先生對此頗感興趣，曾邀同人共執杆效其演，攝影留念。番女等繼排為兩行，狀甚肅，由酋長為首，唱國歌，音即整齊，演唱認真，同人均大感興趣，隨往參觀毛信孝之家庭，中多現代用品，彼等蓋已與世同化矣。

離高山族後，訪日月潭發電所，此乃日月潭貢獻臺灣生命。日月潭之水，原非全出天然，半亦人為，其主要來源為濁水溪，另有枝流若干道，由水閘啓閉之作用，將其導至日月潭，使成爲一經常有七十六尺深度之大儲水池。

日人所以選擇日月潭爲發電儲水處之因，在於日月潭海拔高出地面七百餘公尺，日人於此建大隧道，穿山達五十六華里之遙，至第一發電廠，以大鐵管導水，由千尺之高度下達電廠之機器間，每大水管通二機器，即由之運行發電，工程甚大，國內無兩（小豐滿唯較之更大，但破壞太甚，無法運用）。此隧道可並行兩汽車，且沿途均開山，隧道在山中進行，而其比差僅達千分之十二，其測量之精，令人可佩，其魄力之偉，尤其可驚。第一廠發電之水，用後再由另一隧道，流十餘華里，至第二發電所，第二發電所之發電量較少，僅四萬餘基羅，第一發電廠則爲十萬基羅。

此一電系之所以馳名，由於其計劃之精密，全案均由此一總樞紐發電，名爲日月潭系，據說全世界此種體系，僅有兩處，至其發電量之數字，則尚不勝大也。

主持此發電系之源頭樞紐者，爲一日人，彼在臺服務已九年，子女皆戰死，彼甚忠於所事，當局亦優待之。月入與長官公署之高級節任官等。同人等離去時，對彼一再握手示意，此種友情，大足溫暖彼之異國心情也。

游日月潭後，回酒樓，樓中侍女，多由各方調來，多俊秀，一較小者名×子，爲臺人，年十九，活潑如松鼠，其裝扮則以同人不解其語言，益覺似雀靈之而矣，余居歡上，左右房間各青年同輩，與其戲調，出入相阻，彼亦笑靨相迎，余與另一女侍名楊玉蘭作筆談，此人甚婉變，同人笑云，今日酒碧樓之會，可作章回小說矣，余問究竟，曰：「杜紹文謔曰日月潭，楊玉蘭顛倒劉光炎」其張恨水式之絕妙好詞賦，余亦不禁爲之莞爾。所謂「設關」者，謂杜君坐樓梯口，對女侍上下，不輕放過也，杜君乃余學友，同道學先生，同人特以此諺之耳。入夜，各就寢，多有僉侍女侍來捏鼻者（如潘啓元兒故事）但卒無所遇。

（原載十月廿八日上海商報）



# 論專賣制度

何 舉 帆

## 兼論臺省專賣問題

### 一、專賣制度的理論

專賣是公業的一種，是國家獨占的買賣事業，它的種類，大體有二：

一 爲政府專賣——政府專賣又可分爲；（一）公益專賣，即以公益爲目的的專賣，如食鹽，火柴等專賣；（二）財政專賣，即以財政收入爲目的的專賣，如菸，酒等專賣。

二 爲特許專賣——即人民呈經政府特許，取得特許證，而專門販賣某類物品的方式。

專賣制度的優點很多：

一 在財政上言：

（一）專賣的對象物品，大半是間接稅中的消費物

品，實行專賣制度以代替消費稅的征課，則無轉嫁的事實發生，可收與直接稅相同的效益。

（二）專賣之收入，必較任何生產課稅或消費課稅的收入爲多，因有稅金與利潤的雙重收入。

（三）從征收技術言，專賣制度比課稅方法爲簡便迅捷，且可免除逃稅之陋習。

（四）推行專賣，征收費用可以節省，因管理費用，已在專賣價格中取償。

二 在社會經濟上言：

（一）專賣制度，可以發揮營業集中的利益。

（二）專賣制度的實施，有節制私人資本，創造國家資本的功效，並可消滅居間剝削階級，調節社會供需關係。

(三) 對奢侈品或有害健康的物品，可提高售價，藉收「寓禁于征」之效；反之，對必需品，則減低其售價，以減輕一般貧苦人民的負擔，又對軍事上及防制危險的專賣物品，又有維持風紀及保健衛生的功效（如火藥專賣）。

有此優點，所以現在已有三十九國實行此制（英美除外），一般學者認為專賣政策與租稅政策之抉擇標準，可有如下的幾點：

一 在財富貧乏，稅源短絀的國家，專賣實為經濟落後國家財政上的一大武器。

二 在資本主義不甚發達，財富不甚集中的國家，則直接稅必不發達，間接稅轉佔重要之地位，於是脫胎于間接稅之專賣，亦必易發達。

三 自由主義國家，多採租稅政策；統制主義國家，多採專賣政策；社會主義國家，為統制主義之極致，亦多採專賣政策。

四 新興國家，財用孔急，亦多借重專賣。

五 宗主國對於殖民地，亦多採取專賣政策，以壟斷

資源，榨取厚利，如日本之對朝鮮，臺灣是。

專賣經營，頗屬繁複，言其方式，可有兩大類：

第一 由專賣品處理來說有：

(一) 全部專賣——對專賣品的產、製、運、銷，全由政府經營。

(二) 局部專賣——對專賣品的產、製、運、銷，政府只獨佔其一部份，如「商製、官收、商銷制」，「官商並製、官收商銷制」等是。

第二 由專賣經營主體來說有：

(一) 直接經營制——由國家自籌資本，自營企業

(二) 特許經營制——國家將專賣權讓與私人，而由私人籌資代國家經營專賣。

經營方式，各有利弊，應視物品性質，產銷情形，收運狀況，以「兩利相較取其量，兩害相較取其輕」之原則，分別決定，不必一致。

至專賣物品的選擇，亦須注意，其選擇標準，可有如下各點：

一 物品質類之等級易於標準化者。

二 物品消費數量有普遍與確定性者。

三 物品之出產須便於集中管理者。

以上係就專賣制度者理論上加以簡括的敘述，明乎此，我們始可在事實上作一檢討了。

## 二、中國應否實行專賣制度

我國應否實行專賣制度這一問題，國內學者曾有不少的論爭，其實我們不必多所懷疑，只要認識我國將來經濟體制如何，便可斷定一切。

民生主義之爲我國經濟建設的最高準則，已無疑義，而民生主義之實施，是計劃經濟，我國在經濟上，也可以說是統制主義的國家，國父主張產業國營，以國家力量直接管理及經營實業，所以專賣制度，實係民生主義節制資本方法之一種，乃實現三民主義達到經濟平等之途徑，於原則上，確可實行。

財政部孔前部長祥熙氏曾著「民生主義下之國家專賣政策」一文內，申敘專賣政策在民生主義上的意義有二：

(A) 專賣政策主要目的在調劑供求與調劑物價，是

實施計劃經濟的必要條件。

(B) 專賣政策是實現民生主義的一環，其目的

(一) 創造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

(二) 消滅居間剝削階級，調節社會供需關係。

(三) 不僅以財政收入爲目的，同時更注意經濟之調劑及民生之需要。

經濟學者羅敦偉氏再加補充，認爲把民生主義的性質充分發揮，其效力還不止此，至少還可以加上：

(一) 協助經濟政策的推行，幫助經濟建設的發展。

(二) 初步的節制資本，奠立民生主義的基礎。

(三) 擴大國外貿易，促進生產。

所以我國實行專賣制度，應爲經濟政策重要之一環，在戰前除因爲政治不安定，不能有此計劃性的專賣制度的推行外，在外交上亦有兩種困難：(一) 條約上不能實行，(二) 違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現在抗戰業已勝利，不平等條約已於戰時廢止，在積極實行建國的今後時期中，專賣制度，實有樹立的必要。

但有人或以爲我國戰時已實行過專賣制度，旋以經營失



敗，又於三十四年一月取銷，可見專賣制度不通行於我國，這是皮毛之見，戰時的專賣制度之失敗，我們不予否認，但其失敗的原因，約爲：

一 我國戰時專賣制度，不但沒有做到產、製、運、銷同時獨占的「全部專賣」，就是「販賣獨占的局部專賣」也還未做到，只不過征收一種「專賣利益」，至價格之操縱純出於商人，商人藉口政府之征收專賣利益，而將價格任意擡高，或在政府實行專賣之前，即已將專賣物品之價格提高，因此，而引起物價之波動。

二 專賣品之出產，不能集中管理，又不能把握民間物資（收購），因此，「專賣變爲不賣」，形成貨絕於市的現象（如糖、菸）。

三 專賣當局對於專賣品價格之狂漲，認爲是實行專賣而不管制物價的結果，因此財政部專賣司根本方針第五條規定補救辦法（即專賣品之產製成本，收購價格，政府批發價格，承銷商批發價格，零售商零售價格，皆當嚴密調查統制），這是對的，但是戰時市場情形，假若不能統制全面物價，而強制的要統制專賣品物價，結果：(1)生

產者對於統制價格陽奉陰違，將物品逃入黑市；(2)生產者服從統制價格，今後則必減少或停止其再生產，均非良好現象。

所以，我國戰時所實行的專賣制度，是不健全的，誠如前專賣司司長朱懷氏之解釋：「我國目前舉辦各種專賣，爲適合戰時財政起見（不能籌集大量資本直接經營及收購），暫以不收購爲原則，但其重要目的之一，自在增加國庫收入，故征收專賣利益，爲此過渡時代必經之階段，將來戰事結束，產、製、運、銷完全由國家經營，自可運用獨占方式，不必再征收專賣利益也。」由此，可知並非專賣制度不通行於我國，實行專賣條件之未臻完備故也。

### 三、臺省專賣問題

臺灣之專賣制度，自清劉銘傳已施行之，日人據臺後推行更廣，經專賣之物品，計有鴉片、鹽、樟腦、烟草、酒、無水酒精、火柴、度量衡、石油等九種，在官業收入中，以專賣收入爲最鉅，約佔臺灣歲入總額百分四十二，官業收入百分之六十二，蔚爲臺灣極大之財源，其有助于行政、產業

、社會、衛生諸般設施之推行者至大，但日人之治臺，是宗主國之對殖民地，一般措施，不免帶有壓榨政策，然在專賣事業上技術之成功，則爲不可否認之事實。

光復後，鴉片一項於我國策不合，自無存在之必要，石油應劃歸國有，食鹽有關國庫收入，均已取銷專賣，其餘則仍繼續辦理，在財政收入上亦佔重要地位，但一般不明專賣意義者，倡言取銷，我們對此問題，實有研討之必要。

我們認爲臺灣專賣事業，不但不應該取銷，而且還有積極健全與永久確定之必要，綜共理由有四：

一 過去國內在戰時實行的專賣制度，其失敗原因，在於「不能籌集大量資金，直接經營全部專賣」，臺灣的專賣事業，在日人統治時期，已有充實的基礎，本身財產雄厚，產、製、運、銷均已做到全部專賣的地步，這種充分具備的條件，絕對不能讓其崩毀與消滅，可作爲民生主義實施的先聲。

二 以現有專賣物品來說，均能適合專賣標準，公益專賣（如火柴、樟腦、度量衡等）與財政專賣（如烟草、酒等）兼而有之，可收互相調劑之效。

三 臺灣的地理環境優良，由於是一個海島，內地省份雖未實行專賣，仍不致多受牽制，由於交通便利，專賣品的價格，全省易於一致，以符專賣之目的。

四 日本佔領時代以及光復後的財政收入，既以專賣收入爲大宗，如果一旦取銷，勢必增加其他捐稅，加重人民負擔。

這些理由，無論在理論上與事實上，我們都認爲正確，故今後所應注意的，絕不是「專賣制度存廢」的問題，而是如何改進的問題，日本佔領時期的方式，其優良處我們必須絕對保持，其與我國國策不相符合之點，我們自難容其存在，因此作者提出今後改進意見三點，以就正省內人士：

第一 必須健全機構與人事：最近專賣局對於這種問題，正在計議之中，就是實行企業化的組織，把專賣物品的酒、烟草、火柴、樟腦等類，各別組成四大公司，管轄所屬工廠，藉以供技術上專門管理與改進，專賣局內存留各科室及所屬各分局處，則爲業務行政機構，互助配合，工廠可以說是「能」的機構，局內各科可以說是「權」的機構，「權能區分」爲做事最健全的動力，至於人事，在

日人統治時期，高級職員全屬日人，接收後，除擔任技術工作者，留用一小部份外，一律改由國人充任，一時自難搜羅優秀人才補充，濫竽其間者，當屬不少，今後在工廠方面，決定儘量任用確有技術專長人材，行政方面，亦非具有經濟才能者，決不派充，庶於事業推進，才能盡量開展。

第二 專賣價格力求公允：目前一般人對於本省專賣價格，認爲有「助長物價」之風，故今後決定專賣價格，自當力求公允，原來獨占價格的決定，係以最高利潤爲依歸，其形式有薄利多賣主義及厚利少賣主義，但專賣價格的決定，必須分別注意，如果是公益的專賣，必須採用薄利多賣主義，甚至無利多賣，直至於足够民生的需要爲止；如果是財政專賣，因係「寓禁於征」，「寓征于價」必須採用厚利少賣主義，所以，本省烟酒等專賣價格如果提高，實應認爲合理，我認爲在一般物價穩定的時候，不妨採用比較民主的方式來決定專賣價格，即由商會，參議會，專家以及專賣局代表組織一評價委員會，共同議定專賣價格，公布施行。

第三 運用合作機構推行專賣：目前專賣品之零售，均係委託零售商店代理，對於價格之管制，不無困難，我們希望本省合作機構，普遍發展，每一鄉鎮保甲均能有一合作社時，專賣局可以運用這些合作社辦理零售業務，可以有公正價格，廢除商人的利潤，這於專賣制度之推行，大有功效。

總之，專賣爲我國新興的事業，臺灣的專賣制度，有悠久的歷史，堅固的基礎，優越的條件，我們善爲繼續經營，可爲全國的模範，可爲實施民生主義的先鋒，專賣當局固須急起直追，而全省同胞尤須共同努力！

## 遍遊全臺灣

### 只要六十元

總經售處：臺北市

東方出版社（重慶南路）  
香華書館（衡陽街）  
（外埠酌加郵費）

各界人士：如要足不出戶，又可遊覽全臺灣十七縣市及八景十二勝，覽各地風光古蹟者請購——

每冊定價

何敏先著「環遊臺灣」

臺幣六十元  
國幣三十元

第一版二千冊存書無多購者從速全書精裝二巨冊長二十萬言（現款批發達三百冊照原價七五折優待）

# 臺灣的發現與命名

允

恭

臺灣位於東經一百一十一度三十二分至一百二十二度六分，北緯十二度至二十三度九分，全島面積爲三五、九六一·二二一平方公里。境內多山，其中以青櫟山脈爲最著，次爲海岸山脈及大屯火山脈。青櫟山脈又稱中央山脈，縱貫南北，其最高峰爲新高山，拔海三、九六二公尺。海岸山脈又稱臺東山脈，緊傍東部海岸，自北迤南，與青櫟山脈平行，其間形成狹長之臺東平原。大屯火山脈，自琉球群島之南端延伸到臺灣的西北，形成澎湖群島。全境高山有六十二座，高度皆達三千公尺以上。境內河川有淡水溪、大甲溪、濁水溪、曾文溪、下淡水溪、烏溪等。流長皆在一百公里以上，濁水溪且長達一百七十公里。氣候爲亞熱帶之海洋性，然亦受大陸季候風及顯著地形的影響，冬季東北季候風盛行期，從十二月至次年二月，東北部多爲陰天，且常落雨，南部則晴朗。夏季西南季候風，南部則多雷雨。氣溫年平均達攝氏二十一度，最高全省均達三十五度，只臺中一地偶破三十九度記錄，最低者向未達零度以下。雨量年平均約在二、五〇〇公厘，爲東南亞雨量最多的地帶。

全島的自然條件，可以說是極適宜於一切生物的發生發展和繁殖。可是它被漢民族發現，而列入中國史籍則極晚。初發現時尙未有臺灣這一名詞，一般人都稱爲流求或瑠求的便是現在的臺灣，不是指現在沖繩島的琉球。我知道：說流求即是臺灣，必將會引起許多人的懷疑或責難，這是應該的；因爲很少有人肯定的說過昔日所稱的流求，就是現時的臺灣。

現在我從各方面列舉理由證實流求即臺灣之說爲客觀的事實，而不是臆測。

## 一 元史瑠求傳載：

「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福建漳州、泉州、興化、福州。——恭註）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

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烟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

同傳又載：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六千往降之，不聽命則遂伐之，朝庭從其請，繼有書生吳志斗者上言：『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爲若欲收附，且就澎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楊祥充宣撫使給金符，吳志斗禮部員外郎，阮鑾兵部員外郎，並給銀符，往使瑠求。……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澎湖地——恭註）澳舟行，至是日巳時，海洋正中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祥稱是瑠求國，鑿稱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人衆不親上岸。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岸上人衆不解三嶼人語，爲其殺死者三人，遂還，四月二日還至澎湖。……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事，高興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爲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他調兵力，興請就近試之。九月與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瑠求是在福建的漳泉興福四州界內，距泉州甚近，與澎湖列島是對峙的，因此可以斷定它就是現在的臺灣，不是沖繩島的琉球。若說古人對於海島形勢未能具體明瞭，根據想像原可以說澎湖與沖繩的琉球對峙，況且已說明「相去不知幾千里」。我們承認這一說法有理由，惟在行棹上看，却又馬上成了問題，因爲自澎湖早潮出發，本日巳時即可望見的瑠求。那麼這個瑠求，定是臺灣，不是沖繩島，也沒有其他島嶼可以代替。而且三月二十九日出發，四月二日便又還至澎湖，中間且經過登岸殺人，盤旋需時。前後僅有四日，那時祇有帆船，且航術未精，若果從澎湖到沖繩島，恐四日時間還未能到達，漫說往而復還。

二 隋書卷八十一 流求國列傳載：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建安郡三國吳置此處指福建——恭註）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

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國人好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援。兩陣相對，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遣人致謝，即共和解。」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雞籠列傳載：

「雞籠山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近，地多深山大澤，聚落星散，無君長，有十五社，社多者千人，少或五六百人，無徭役，以子女多者爲雄，聽其號令。……村落相仇，刻期而後戰，勇者數人前跳，被殺則立散。其勝者衆賀之曰：『壯士能殺人也！』其負者衆亦賀之曰：『壯士不畏死也！』次日即和好如初。」

右二段紀述，有許多相同地方，一曰「瑠求居海島之中，當建安之東，行五日而至。」一曰「雞籠山在澎湖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近。」由此可以察知所謂流求所謂雞籠（即現在臺灣的基隆市），它們的地帶是在一塊，至低限度，也是佔據在距離不遠的地方，而這一地帶，除却臺灣，沒有其他島嶼，可見兩地皆是臺灣無疑。又關於戰鬪記述：一曰「兩陣相對，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一曰「村落相仇，刻期而後戰，勇者數人前跳，被殺則立散。……次日即和好如初。」兩地戰鬪情形，與戰鬪習慣完全一樣。也可以證明兩個地方，原是一處，而且都是臺灣。

三、外國人亦有流求即臺灣說。荷蘭人希勒格曾說「中國元代以前之流求，即現在之臺灣。」前臺北日本帝國大學校長幣原垣亦曰「中國隋代之流求，不是今日之沖繩（即琉球），也不是指臺灣全島，而是指當時臺灣南部瑯瑤地方。」（均見日文本南方文化建設，琉球，臺灣混同論爭批判。）

綜上各種記述，可以證明從前所稱的流求確是現在的臺灣。按臺灣的高雄縣東港西南面海上有小島，自古即呼爲小流求，臺灣往昔被稱做流求，或係因此。

至於臺灣確在何時被發現，則很難確切答復。有人說中國古所稱瀛洲之地即指臺灣，又有人說方輿爲澎湖，岱員爲臺灣，此說一本音諧，二本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爲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虛。其上有五山焉，一曰代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這些說法果是實在的話，則臺灣之被發現，已是幾千年以前的事了。可是這種話既沒有一點事實可資證明，又不能使我們據之作一合理的判斷，祇覺得這是荒誕無稽如何能信呢？也有人說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東鯷，即今之臺灣。」這一說同樣使人難信。然則臺灣何時被漢人發現呢？以常識推斷，它距中國不遠，秦、漢時代可能有中國人來到臺灣，但因沒有可靠的證明，致使我們不能肯定的說那時臺灣已被發現。現在我們只能這樣說：臺灣在隋代才正式被漢人發現，因爲這是有事實證明。隋書卷六十四陳稜傳載：

「陳稜字長威，盧江襄安人也。……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發東陽兵萬餘，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齋，分爲五軍趣其郡邑，渴刺兜率衆數千逆拒，遣鎮周先鋒又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兜肯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晨至未，苦鬪未已。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虜男女數千而歸。」

此傳追叙隋代侵入臺灣情形頗詳，它的真實性或可沒有多大問題。況且圖書亦有同樣記述曰：「福州之福廬山，當隋之時，曾掠流求五千戶置此，今尙有其裔。」更可證實隋代侵入臺灣係事實。

陳稜入臺灣，當作發現臺灣的起點，事實也是不大合邏輯的。這里存在着幾個問題：（一）何時知道有臺灣這個地方？何人先發現這個地方？（二）何以知道這個地方有居民有王國？（三）何事動干戈征伐？歷史上並不會交代明白，有尾無頭，無緣無故來了一次征伐，當然是史家的疏忽遺漏。然而現時尙無歷史材料說明這事的原委，因此只好把陳稜侵略臺灣，當

作發現臺灣起點看了。

關於臺灣的發現，暫時只好作如上的說明，但我自己並不滿意這樣說明。至於附帶的問題是命名了，臺灣的前名是流求，前面已經證實，但它何時才改稱臺灣呢？

明史雞籠傳載：

「雞籠山遭倭寇焚掠後，國遂殘破。初悉居海濱，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舟從艋港飄至，遂往來通販以爲常。至萬曆末，紅毛番（指荷蘭人——恭註）泊舟於此，因事耕鑿，設闌圍稱臺灣焉。」

臺灣二字見於中國史籍，這是第一次。同時在明史流求列傳上也見到說：「雞籠山其地稱臺灣。」

舊臺灣縣志載：「荷蘭人入北港，始稱臺灣。」

蓉洲文稿載：「萬歷間海盜顏思齊佔據北港，始稱臺灣。」

此三說未知那一說爲可靠？我初次斷定：縣志當然比較可靠，因爲它的取材是根據老人十口相傳。可是這裏又有疑問，果臺灣是荷人所命名，他們著書，何以稱爲富爾摩沙（Formosa風景美麗之意）而不曰臺灣？因此就不可信了。蓉洲文稿曰海盜踞此稱臺灣，則並無一點理由，也難信。雞籠傳只說稱「臺灣」，也未說爲甚麼稱臺灣，因此也令人不解。

以上三說，詳細研究起來，還有許多疑問，不能完全信賴，倒是閩南移過來的一般人民所流傳的故事，比較近理。他們說臺灣的名字是閩南人叫出來的。這島先前沒有統一的名稱，如雞籠，流求都稱過，但僅指島上的一個地方而言。明朝中葉，閩南人來到這個島上的已經很多了，本來島上人口稀少，草木參天，蚊蟲更是相當可怕。瘧疾爲島上人民不可避免的時症，因此移來的人死于瘧疾者，爲數很多，死了便埋在島上。他們感覺得大批的人，都死于瘧疾，不免冤枉，故把埋葬地稱爲「埋冤」。後來便稱僑居之島爲「埋冤」之地。久之無意中把形容詞演變爲固定名詞，即以埋冤稱謂這個大島。等到漸漸可以安居的時候，又認爲「埋冤」非吉祥語，故才改稱「臺灣」。臺是高處，灣是泊舟的地方，在地勢上是帶有像形的含意。且「埋冤」與「臺灣」，閩南語音諧，臺灣的名稱由是得來。

這故事，雖不可盡信，但相傳已久，必有來歷，現在我們無法研究出臺灣命名的確切可靠之根據，姑且以此爲臺灣得名的緣由，對不對，應該再作廣泛的研究。



# 人與人之間及其他

姚 隼

曾經聽到有這麼一種說法：說是臺灣人民和政府之間，存在着許多的隔膜。在國內，這種說法是很普遍地流傳着的。甚至有人把臺灣現政府和日本總督的統治相提並論，說這些「新的統治者」把臺灣視爲中國的「戰利品」或者「殖民地」，因之使臺灣人民生出了一種離心力。這種傳說，更被引用臺灣目前因應事實需要的某些特殊措施作爲佐證，而顯得活龍活現了。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之中，臺灣問題就更成爲了一個「謎」。

來到臺灣，我一直企圖把這個謎底打開。經過不太短時間的觀察，以及和各方面的接觸，首先我覺得，在國內所听到的那些傳說，雖然不是故意的無中生有，但，中國大陸和這島嶼之間終究還隔着一個海峽，站在隔岸翹首探望，是不容易看得清楚的，難免有着種種隔膜。我想不必否認，臺灣目前還存在着許多問題，但却不像傳說的那麼嚴重，而且是有其交綜錯什的成因的。臺灣問題並不是神秘的、傳奇性的，而只是一些現實的、平凡的事件。

我想，像神經過敏的悲觀論者的那種庸人自擾，固然大可不必；但諱疾忌醫，也不能解決問題。倒不如正視現實，探究其成因，或者能够幫忙我們了解問題的癥結。

## 風俗·習慣·語言·性格

與其說臺灣人民與政府之間有着隔膜，倒不如說是臺灣人與外省人之間有着隔膜，似乎更來得恰當些。政府只是一個制度，一種機構，雖然在裡面工作的是人，但是任何人的私人行動，是不能够代表政府的。這是一種人的因素。或許因爲在政府機構裡外省人比較多，而外省人因爲風俗、習慣、語言、性格……等，在在都跟當地人不同，因之相互之間有着或多或少

的隔膜，這就容易使人誤解爲臺灣人與政府之間有着隔膜了。

其實，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外省人與當地人之間的隔膜，不僅自臺灣始。在抗戰期中，我國沿海都市人口大量內流，在大後方的許多城市裡，普遍地都發生過同樣的現象。譬如在四川省就有「四川佬」和「下江佬」之間的歧視，在福建就有「安達知」和「福州人」之間的歧視。

風俗習慣的不同，常常會產生無謂的糾紛和不必要的磨擦。語言的懸殊，也增加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而使相互間的感情無法流通。許多到臺灣來的外省人，感覺到最大不便的，便是語言的差異。在臺灣，目前除了當地人原先使用的廈門語和客家語以外，日本語也很流行，國語尙未普及。能够講廈門語的福建人，和能够講客家語的廣東人，在這裡是得到許多的方便的。因爲語言的不相通，也容易引起互相間的猜疑和衝突，據說有一次幾位外省人在一個公共場合談天，談話當中提到了幾句「臺灣人」，其實沒有絲毫的惡意，但却引起了旁邊幾位臺灣同胞的誤會和不快，以爲是侮辱了臺灣人，其實這種誤會和不快，完全是語言隔閡所造成的。

性格的不同，也是相互間感情隔膜的一個原因。臺灣人雖然是由國內移民過來的，和他的國內的兄弟在傳統上原是相同的，但經過了數百年海島的生活，已經養成了一種海島性格，和大陸性格有顯著的不同。另一方面，來自內地的人，因爲經過八年的堅韌抗戰，和戰時生活激烈波動的影響，學會了繞彎路走捷徑，做事比較圓通，有機動性，但也容易流入取巧；而臺灣當地人因爲受了日本人長期間的統治，養成了一種有秩序守紀律的性格，做事比較偏執，缺乏創造性，但却有耐心，善於守成。這兩種性格，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如果能够大家合作，取其長補其短，是大可以相助相成的。但却因爲種種的成見和不必要的猜忌，似乎雙方都不能够容忍對方的跟自己不同的性格。

### 優越感與自尊心

除了上面說到的風俗、習慣、語言、性格等因素以外，造成外省人與臺灣人之間的隔膜的，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外省人的優越感和臺灣人的自尊心的互相對抗。

有些從大都市裡走到較小的城市裡去的人們，常常有一種優越感，而自命爲了不起，他們認爲只有自己和自己的那群才是優秀的，而抹煞了當地人的一切優點。在戰時，他們把這種優越感帶到大後方的每一個偏僻的城市裡去，這是使當地人最反感而不能容忍的。現在，有人又同樣地把這種優越感帶到臺灣來了。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外省來的人都有着這種優越感，這是和個人的學識修養成個反比例的。我覺得，學識和修養越高的人，他的優越感就越少；反之，學識和修養越淺的人，他的優越感也就越強。這正像有一個比喻，說是每個小學畢業生都想做大總統，每個中學畢業生則想做博士，而大學畢業生却只打算着飯碗了。這個比喻在這裡雖然不十分恰當，但在原則上却是相似的。在臺灣，有許多比較有地位的外省人，都還很謙虛，沒有什麼自認爲了不起的地方；只是有一些職位未必十分重要的人員，却自負不凡，處處以「特殊階級」自居，而瞧不起當地人。又因爲他們和民衆接觸的機會較多，所以帶給當地人一種非常不良的印象。同時，在日本人統治時代，日本人就是處處自命爲「優秀民族」，而把臺灣人視爲「劣等民族」，這是臺灣同胞所最憤恨不平的。而現在，來自國內的同胞竟也有人拿這種優越感來對待他們，這無怪乎臺灣同胞會直覺地感到這種待遇和日本統治時代沒有什麼兩樣，因之誤解國內同胞是一種「新的統治者」，而且又混淆地把這個罪名嫁到政府身上，這真是一個絕大的不幸！

對抗着這種優越感，臺灣同胞却有着倔強的自尊心。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並沒有把臺灣同胞的自尊心征服了，如果認爲臺灣同胞從前對日本人的卑順，便斷定臺灣同胞已失掉了自尊心，就犯了絕大的錯誤，那只是在高壓之下無從表現吧了。相反地，由於日本統治者的高壓政策，却使這種自尊心更加倔強了。同時，這種高度的壓迫，養成了臺灣同胞的一種自衛的敏感，一直流存到現在。這種敏感發之爲戒備和猜忌的心理。所以臺灣同胞不容易信任人家，凡是有關於他們本身利害的事

物，都懷有一種過份的敏感。內之，對於外省人的那種優越感，其所引起臺灣同胞的反感，是比任何地方更顯得尖銳化。上面所提到的事例，也可以解釋做是臺灣同胞的這種自衛的敏感表現。

從另一方面說，帶着優越感的外省人瞧不起臺灣人，而臺灣人又何嘗瞧得起外省人？臺灣同胞看不慣內地同胞缺乏衛生習慣、散漫、沒有秩序，以及其他生活上的缺點。

一個外省人走在臺灣街上，常常會聽到當地人背着你叫聲「阿山」。在這種裡，「阿山」已經成爲外省人的代名詞了。照字面解釋，「阿山」是「唐山人」的意思，正像南洋的華僑稱祖國爲「唐山」一樣。但在這裡，「阿山」一詞的含義却並不那麼簡單，而是可以體味出更多方面的意義的：首先，「阿山」是含有「非本地人」的意味，以示與臺灣人有別，在這裡劃下了一個明顯的界限；另一方面，「阿山」是指「特殊階級」而言，在這裡臺灣同胞輕描淡寫地表示出他們對這些人的一種抗議，而含有一種仇視的意味；再一方面，「阿山」又含有蔑視的成份，正像上海人喊鄉下人爲「十三點」或者福州人喊山裡人爲「嶺俵」一樣，代表着落伍、土頭土腦、不開化的意思，而在這裡，更有着不衛生、不可理喻，以及其他一切壞習性的代表；最後，「阿山」又帶有「洋盤」，「寬大頭」的意思，在臺灣，如果你被認爲是一個「阿山」，那麼你到街上去買東西，就得比當地人多付出加一或者加二的代價。此外，「阿山」一詞或許還有另外的含義，這是因人因地而有不同的，總之，這是一種不友善的稱謂。

不僅國內同胞與臺灣同胞之間存在着這種優越感與自尊心之對抗，就是臺灣同胞與當地土著的高山族同胞之間，也同樣地發生着這種現象。由於從前日本統治者施行的毒辣的分化政策，使雙方的感情上劃着一道深廣的鴻溝，直到現在還未完全消除。我曾經和幾位高山同胞交談過，他們對於臺灣同胞對待他們的那種優越感，也深表反感，其程度正不下於臺灣同胞對國內同胞的反感。據說現在山地裡還流行着一首用口笛吹奏的民歌，傾訴着他們的不平。

## 經濟的因素

另外，臺灣同胞還有許多的怨訴。

譬如，他們訴說着現在的物價比之日本統治時代爲貴，而感到了生活的困難。

他們又訴說着失業問題的威脅。他們說在日本人統治時代沒有竊盜，而現在竊盜案件則時常發生。的確，目前臺灣盜風之盛，已成爲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我認識的許多國內來的朋友，大半都被竊盜光顧過，有的還不止一次。你要知道，從前日本統治者是怎樣地對付竊盜的，他們在嚴密的「刑事」管制之下，對竊盜施以毒打、禁閉、連坐，甚至於處死；但按照現行的中國法律，是不能夠採用這種嚴厲的手段。

臺灣同胞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抱怨，而且直覺地把臺灣現政府和外省人作爲抱怨的對象。

其實，這都是經濟上的因素。不容否認，臺灣目前正面臨着經濟的不穩定和失業問題的嚴重，但在程度上說，還沒有像國內各地如上海、河南那麼嚴重。一般地說，臺灣的生活，還是比國內任何地區要安定得多。

據統計，臺灣現有人口爲六百三十三萬六千三百餘人，失業者四萬人，僅佔總數百分之一·五強。

由於臺幣的繼續保留，形成了臺灣經濟上的一座堡壘，使之不受國內物價漲風的沖激，所以臺灣的物價波動得並不厲害，據估計較日本統治時代約貴三倍，而臺幣的發行數字也沒有到驚人增加的程度。

在從前日本統治者的殖民地政策剝削之下，臺灣的經濟只是帝國的附庸。從工業來說，表面上雖是工廠林立，但大部只能出產半製成品，而運到日本國內去再加工完成的。而戰時的損毀，也使之一時無法恢復。至於臺灣本島富饒的農產，也因爲肥料的供應缺乏，產量也形減少。目前只能足以自給。

在目前臺灣政府的公營事業和專賣制度，發展國家資本，而防止私人資本的投機取巧，以之消滅黑市，囤積……等惡風

這也有助於臺灣經濟的穩定，對於平民生計亦有相當裨益。

關於臺灣的物價，我還想舉出一些瑣碎的事例。我覺得，臺灣商人對於利潤的要求太奢，一種貨品的進店價格，和其出店價格，常常相差在一倍以上。這裡的許多物價，比上海貴上二三倍至三四倍之多，有一個普遍的定價標準：上海賣一千塊國幣的，這裡賣一百塊臺幣（合國幣三千五百塊），這個原則是屢試不爽的。有一位和我同船來臺的商人，運來了一千包的麵粉，在上海當時的市價是國幣一萬餘元，而這裡的市價則合國幣三萬餘元，但他却始終沒有辦法賣出去，因為自己沒有店面，而當地商人却把價格壓得很低，簡直沒有錢賺，結果只好讓這一千包麵粉擺在基隆倉庫裡，而叫苦連天。

對於經濟我是外行，本節所談的也許並不十分恰當。但我只想指出這種經濟上的因素，並不是那麼簡單，而似乎不應全部歸咎到臺灣現政府和外省人身上。

### 做了主人之後……

這裡，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臺灣同胞的一些怨訴的成因。

在日本統治時代，統治者對於作爲它的殖民地人民的臺灣同胞，一方面施以高度的經濟剝削，以及種種的壓迫；另一方面却維持着其最低程度的生活，普及國民教育，實施公醫制度，以及其他種種公共設施。這既可達成其懷柔政策和奴化教育的目的，又可維持生產的勞動力，使其榨取的泉源不至枯竭。這是統治者最聰明，而也最毒辣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之下，既不讓臺灣同胞吃得太飽，但也不讓其餓死，逼得臺灣同胞非要不死不活地，永遠淪爲統治者的奴傭，供其作無限制的榨取的對象，而無法反抗，永無翻身之時。在從前，臺灣同胞私人存有的現款，是不得超過五百元臺幣以上的。

現在，臺灣同胞却從奴傭的地位一變而成爲主人，過着自由的生活了。但是，自由的生活是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的；做了主人之後，擔子也更加重了。從前作爲人家的奴傭的時候，事事可以依賴主子，最少可以不愁餓死，現在可不成了，自己

是主人了，要自立門戶了，什麼事都得靠自己從頭做起。

在這個突變的過程中，舊的生活已被摧毀，而新的生活尚未走上軌道，一時生活失却了依賴，難免感覺到苦悶和不便。我們常常聽到有些臺灣同胞在抱怨說：日本人在的時候，我們最少有飯吃，現在却要讓我們餓死了！這就是這種苦悶情緒的普遍反映。

我想拿高山族同胞作為例子，因為他們的生活比較簡單，所以也表現得更明顯。我曾經訪問過一些高山族的男女青年，他們都提出許多的問題，對目前的生活感覺到許多的不方便，譬如他們說從前公醫設備很完善，疾病很少，現在則感覺到醫藥的缺乏；從前道路建築很好，一有損壞即由日警責令當地同胞修復，而現在則不能馬上修復了；從前日本人嚴禁山地同胞下山，也嚴禁平地同胞入山，所以山地沒有竊盜，現在這界限打破了，常常有外賊進來偷東西；從前日本人時代經常派員到山上指導他們裁製衣服，現在却沒有了；同時，他們現在也受着物價和失業的威脅。當時我把上述的意見告訴他們，他們倒也很表同意。

這種過渡時間的苦悶和不方便之感，一方面是需要臺灣同胞自己去克服，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去設法改善。

從新聞和公報上，我們看到臺灣現政府對於人民生活，是正在設法改善，也許有些是一時力量未能做到的。

有些臺灣同胞，對於政府目前的發展公營企業，節制私人資本的措施，頗有不滿，而訴說着這是和日本統治者所採用的吃不飽、餓不死的剝削政策沒有兩樣。其實，不管在其動機或本質上，這兩種措施是截然不同的。日本統治者的剝削政策是普遍地壓低人民生活，而把經濟搜括到其本國去；而中國政府却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普遍地提高人民生活，防止畸形的發展，以免影響社會安定，這是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

## 戰後的普遍失望

另一方面，我把臺灣同胞的一些怨訴，解釋是戰後的普遍失望情緒。

這種戰後的普遍失望的情緒，目前正瀰漫在中國的一個角落裡。在勝利初傳的時候，每個人都懷着一個美好的理想，替自己描繪出一個燦爛的前程，可是，殘酷的現實却把這美麗的理想打碎了。要在戰爭的廢墟上建設一個新的中國，還需要經過一段相當艱巨的歷程。加以國內時局的動盪不安，物價的高漲，以及工商業凋敝，失業問題嚴重，困阻重重，一切事均不盡如人意。於是，由希望變成了失望，而且，由於其希望之深，其失望也就更大。

臺灣同胞目前也正面臨着這戰後的失望，但其程度却還沒有國內同胞感受的那麼深廣。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半世紀的高壓統治，過着非人的奴傭生活，一旦重新獲得了自由解放，當時的興奮情緒，是難以描述的。每個人都有個美麗的理想，期望過着自由的、民主的、幸福的生活。但在事實上，戰時的損毀却未能一時復原，人民生活也未能一時改善，由於許多條件的未能具備，要想建立新的生活，還是需要艱難堅苦的努力，和付出相當的代價的，而並非一蹴即得的，加之轉變過程中的苦悶，以及暫時的經濟不穩定，失業的威脅，這使臺灣同胞也由希望轉成了失望。同時，臺灣現在是歸回祖國了，臺灣同胞原是非常熱愛祖國的，而目前國內時局的動盪不安，也使臺灣同胞感到失望。

由於這種戰後的普遍失望情緒，在國內我常常聽到有些人在感嘆着：勝利於我何有？同樣的，有些臺灣同胞也在感嘆着：自由於我何有？

假如我們能够冷靜地想一下，勝利和自由的獲得，仍然是極可珍貴的，失望是沒有用的，我們應該如何去克服當前的許多困難，保有這勝利和自由的真實，進而締造自由的、民主的、幸福的新生活，這倒是我們今後的重要課題。

## 歧視？優遇？



有些臺灣同胞認爲他們現在正受着一種岐視的待遇。他們抱怨着說：在日本人統治時代，他們受着壓制，沒法取得較好的職位和待遇；而現在，這些較好的職位又被國內同胞取而代之，而他們却仍然受着排擠。

這話當然並非無中生有，但事實上也不盡如一般人想像的或傳說那麼嚴重。在臺灣的政府機構中，也不乏臺灣同胞在擔負着單位主管的職務，而在中國其他的省份中，政府官吏又何嘗盡是當地人？

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關鍵。主要的是應該更進一步地深究造成這種現象的成因，以及到底有否岐視之處。

首先，我們應該瞭解一點：在日本統治時代，強迫施行着奴化教育，每個臺灣同胞，普通只能受着六年的國民教育，要想更進一步接受中學或大學教育，那就受着種種嚴格的限制，難乎其難了，至其所受教育的內容，姑且不管，而其學習的工具，却是日語和日文，因之其國文和國語的程度都極差，需要一番再教育和再學習。這種種原因，都使臺灣同胞目前在謀職上受到了資歷的限制。

另一方面，有人以爲臺灣同胞雖然在學識上較差，而在技術上是較國內同胞爲優，這種說法驟看似乎也頗言之成理，而其實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道日本統治者是最偏狹最毒辣的，他們絕不肯把技術上的秘密傳授給臺灣同胞的，從前在一切產業部門中的重要職位，也都掌握在日人手裡，臺灣同胞只能夠懂得各自工作的一部份的技術，同時，上面已經說過，從前臺灣的工廠大半只能出產半製品，由於這種種原因，使臺灣同胞在技術上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

在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密切，其相互間的競爭也愈激烈，這是必然的，無可避免的。如果臺灣同胞目前在這個競爭中暫時佔了下風，這並不是由於現政府的一種岐視，而應該歸咎到日本統治者身上的，這是他們殖民地政策所種下的惡果。

其實，政府對臺灣同胞非但沒有絲毫的岐視，而且還可以說是優厚——甚至於寬容。不管其以前在日本時代的行爲，只要其資歷和能力足夠，仍然被繼續錄用。臺灣政府的人事審核很嚴，國內來的人並沒有享受到特殊的通融，倒是在機關裡工

作的臺灣同胞，遇有工作上的錯失，却常常得到人家的原諒。我知道有個技術機關裡的臺灣同胞，在日本時代只是個雇員，因為能力頗強，在接收後僅僅幾個月的時間內，他便被提升為技佐，再升而為技士。至於公務員的薪給待遇，不管臺灣同胞或國內同胞，只要其職位相同，待遇也就相同。以前政府體念來自國內的公務員因為在當地沒有經濟基礎，每月酌給法幣約二萬元至五萬元的家屬津貼，但在這一次調整待遇時全部取消了，現在可以說是完全平等的。一般地說，臺灣的公務員待遇較之國內要低得多，許多外省的公務員，還得負擔留在國內的家屬生活（國內的生活程度是比臺灣高得多的），因之在其經濟情況上，往往要比他們的臺灣同事更為拮据。

同時，臺灣省訓練團，也招收着大批的臺灣同胞，予以短期間之訓練後，即分派各地服務，作為地方行政幹部。

就是這一次的高考，在臺北也設有考區。在政府的許多考試中，臺灣同胞被允許得在試場中請考官以日語解釋試題。假如跟國內的情形比較起來，可以說，在同等能力的中國人裡面，臺灣同胞不管是在求業上、升學上都是較受優待的。

## 「你們中國人」

臺灣已經歸回到祖國的懷抱裡，成為了中華民國的臺灣省，而臺灣同胞也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這是什麼人都懂得的。假如你有意地請教一位臺灣同胞的籍貫，那他也會正確地答覆你：大中華民國臺灣省。

但在無意的言談中，臺灣同胞却慣常說：「你們中國」怎麼怎麼，「我們臺灣」怎麼怎麼，「你們中國人」怎麼怎麼，「我們臺灣人」怎麼怎麼。有一次，我看到有個來客到某機關裡去找一位外省職員，那臺灣門房告訴他：「先生不在，回去了。」「回到那兒？」——他家住在那裡？」來客問。「他回到中華民國去了。」臺灣門房答着。

這當然不是有意的，而只是一種潛意識的表現。其實，他們這裡所說的「中國」，是指「國內」或者「外省」的意思，所說的「中國人」，是指「內地人」或者「外省人」的意思，因為暫時在他們的語彙裡還沒有學到應用「國內」、「內地」、「外省」這些字眼，而統以「中國」一語作為代表。他們不但稱外省人為「中國人」，而也稱國語為「中國話」。所以有

一次一位臺灣同胞對另一位臺灣同胞說：「我又不是『中國人』，你跟我講什麼『中國話』呢！」

就是由於這種潛意識的存在，使臺灣同胞在心理上對於祖國還有着相當的距離，未能喚起更密切的感覺，因之便容易生出主觀上的許多不滿和隔膜的情緒。

這種潛意識的成因，是由於臺灣同胞對祖國的一切知道得太少，瞭解得太少。過去日本統治者的殖民地教育，使臺灣同胞與祖國完全隔絕了，到現在還感生疏。今後應該着重於國家觀念的養成，和民族意識的喚起。更重要的是：臺灣同胞應該重新確定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係。

臺灣同胞應該認識清楚：今日的臺灣，已成為中華民國不可分的一環，而其人民也都成為中國國民的一份子。作為一個中國國民，我們要享中國人所應享的權利，我們要盡中國人所應盡的義務。我們不但要過問臺灣的事，也要過問整個國家大事。我們不但要參加建設新臺灣，也要建設新中國。因為只有中國能够建設得好，臺灣也才能建設得好，這是毫無例外的，也是無可逃避的。

所以，我們要把視野擴大，不要再侷限於狹窄的臺灣，而要以整個國家為着眼點。我們要和全國同胞患難相共，安樂相共。目前我們的國家在建設的過程中，正遭遇着許多的艱難險阻，人民正忍受着絕大的困苦，在這種情形下，臺灣又何能例外？我們要和全國同胞共同擔當這個苦難，克服一切的艱難險阻，才能完成國家的建設，才能得到幸福的生活。

### 不是結論，而是開始

正像本文題目所示，我把目前臺灣的某些問題，強調着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也許有人會認為是一種偏見吧。

但是我仍然固執地持着這種偏見，我常常喜歡把人世間的許多紛爭，看作是人與人之間的問題。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問題本來是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但由於人都是固執的，加之許多交綜錯什的因素，問題也就不如想像中那麼容易解決。

當然，關於臺灣問題，我也未曾忽略其他如經濟上、政治上的因素，但我願意再強調地說：由於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使

這些問題比之事實上更顯得嚴重了。

也許又有人要笑我太天真，把問題看得太單純了。其實，問題的本身又何嘗像一般人所想像中的那麼複雜？

難道真的要像某些謠傳中那種說法，把臺灣現政府視為「新的統治者」，而認為目前的一切措施都是一種榨取和剝削？

又難道真的要像某一位外國記者所寫的，說臺灣同胞埋怨美國未先徵求臺灣民意，而把既成事實給予他們，因之斷定他們要求一個「臺灣民主國」？

難道又真的要像一些神經過敏者所說的，認為臺灣正在蘊釀着反叛？

這種種說法，我們不願說它是故意挑撥離間，或者有任何的作用。隨便加給人家一個罪名，這是一種罪過。但是，最少他們是沒有深切瞭解臺灣情形，而更大的錯誤，是他們把問題看得太複雜了，結果鑽到牛角尖裡去。至於某外國記者的那種說法，還含有美國人的自以為了不起的心理。其實，臺灣同胞却深知臺灣因為在種種客觀條件上的限制，是不夠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的，他們只希望能夠成爲民主中國的一個省分。

我願意指出，臺灣同胞是熱愛祖國的，在去年光復的時候，他們曾經以最熱烈的情緒來迎接現政府；我又願意指出，當初來臺服務的國內人士，對於這新收復的國土，也的確抱着最大的熱忱和無限的希望。但是，時僅一年，雙方的情緒都比較低落了，此中的種種因素，上面已經說過，毋庸再加贅述。

我想，本文不必有什麼結論。我只想把問題擺在這裡，讓雙方加以檢討，改進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臺灣目前正處在一個過渡時代裡，上述的許多現象也都是暫時的，很快就要過去的。國民大會已在召開，憲政即將實施，今後臺灣將和各省一樣，民選政府，實施民主政治。

在這新的開始以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還要更頻繁，關係更密切。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臺灣都不能拒絕外省同胞的合作，而且，臺灣同胞也需要多多到國內去。只有互相合作、學習、交換，才能促進相互間的進步。

讓過去的成見死去，開始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多接觸，多了解，互相尊敬，互相友愛，以互相的合作代替競爭，以互相的諒解代替猜忌，一切的隔膜和誤會，都不難消除的！

## 自 然 與 人 生

李 杏 邨

我愛自然，自然之下，  
就是詩了。

——濟慈。

人類對於自然的觀照，隨着歷史的發展。社會的演進而各有不同。在草昧初開的洪荒時代，人類巢居穴處，與鳥獸同群，差不多完全生活于渾渾噩噩的自然狀態中。一切的自然現象對於他們完全是一個不解之謎，所以只好歸諸于神。風雷的怒吼，火山的爆發，他們都認爲是天怒神譴，所以常常以驚悸的心情祈求膜拜以求赦免，而形成了原始時代的多神主義。但是一味的崇拜還是不能解決問題。自然的災禍仍是不斷的降臨。人類爲圖存起見，不得不先而掙扎，繼而鬭爭。禹的治水，益的掌火，便是人類與自然鬭爭的一例。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蚊龍居之。民無定所。下者爲巢，上者爲穴窟。」（孟子）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孟子）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予決九川，

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既稷播……蒸民乃粒。」（尙書益稷）

在希臘神話中也常有人和神鬭爭的故事。盜火者伯羅米修士和天神宙士的對抗，充份的表示出人類克服自然的勇氣。人類的文明逐漸進步，人類克服自然的能力也與日具增。隨着地殼的凝固，洪水火山已類于絕跡。毒蛇猛獸更非人類的匹敵，而藏形于深山大澤中。人類以征服者的地位在地球上創造出以人爲中心的社會，而漸次脫離自然狀況過一種定居的文明生活。人類的文明愈進步，人類與自然的距離愈遠，而對於自然的看法，越比較客觀。他們已能用半迷信的哲學觀點解釋一切的自然現象。在西洋有地水火風之說，在中國的戰國時代亦有所謂陰陽五行之論。無非是以五行之理，立術之法，以探鬼神之異，以察禍福之機。實質上還脫不掉原始時代的迷信色彩。不過在迷信中找出一點哲理的根據。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螟大蠖。黃帝曰木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及禹天先見草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水尙青……」（呂氏春秋應同篇）

希臘悲劇中也有所謂超神的「命運」之說。「命運」可以決定一切，就是天神亦無能爲力，奧地拔斯王命中注定要和他的生母結婚，一切人力和神力都無法挽救。這種富有迷信

色彩的命運之說，和中國所謂陰陽氣數互相輝映。在中國第一個用純粹哲學觀點解釋自然的要算是老子。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從宇宙的自然現象中找出無爲的哲理來。

「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常德乃足，復歸于樸……」（老子道德經）

按老子的說法，無常是一種自然的法則，亦可謂之道。整個的宇宙人生都受道的支配。這個自然之道。打破前此以神爲萬物主宰的迷信觀念。到了十五世紀十字軍東征的結果，東西交通大爲暢通，古希臘羅馬的文化深入歐洲，引起歐西思想上的革命。亞里斯多德的演繹法，給歐洲人帶來了自由研究的科學精神。

「不要再受教條和權威的束縛，睜眼看看世界吧！」

羅哲爾倍根的呼聲喚醒了一個新的時代，人們不再受宗教的桎梏，而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從事研究一切自然現象，卡波尼卡斯首創地球繞日之說。加利略第一次用望遠鏡觀天體，使人類對於自然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和覺解。從此人類進入科學時代，光聲電熱之學亦先後發明，一切自然現象無往而不可用科學來解釋。但是工業革命以後，社會工業化，人口

集中，引起了都市的新繁榮。人類大都耽于物質的享受而過城市生活。所以和自然界接觸的機會日漸減少。但是物極必反，人類越和大自然相遠，就越覺得大自然的可愛。法國的盧騷就是一個偉大的大自然的愛好者。他首先發出「回到自然去」的呼聲。他詛咒驕奢淫侈的城市生活。他相信人生本來是善的，祇是被畸形發展的社會所腐化。所以人要趨善，惟有遠離惡劣的社會而歸真返樸。「回到自然去吧！」他的震聾起聵的呼聲，引起了人類對於自然的新看法。歌德說：「福爾特爾帶着一個舊的世界去，盧騷領着一個新的世界來。」他使人類重新看到燦爛輝煌的朝霞；夏夜深恬的嚴肅；肥沃草原的暢快；以及巨大樹林深密靜寂的神秘。所有光明黑暗，草木昆蟲，花葉魚鳥，凡是眼所能見耳所能聞的自然之美，他都無不叫人去欣賞。

在十八九世紀的浪漫時期，一切思想情感都要求解放。文學也打出廊廟和沙龍的圈子，而回到自然的懷抱。一般文學家們擺脫純理智和科學的束縛，熱烈的發抒內心的深切的情感，及大自然在性靈上所反射出的印象。「亞歷山大希望仍有別的世界讓他去征服。我則希望有別的世界讓我去愛。」一位法國布爾喬治的女郎對於世紀末的浮華世界，發出厭倦

的呼聲。英國的湖畔詩人華爾華士，卡列瑞支也打破了廊廟文學的規範，用藝術的眼光在自然界找尋詩的材料。

瀑布在懸崖吹着銳角，

季節不再使我淒涼。

我聽得傳過山間的回響，

風從睡眠的原野到我耳中。（華爾華士）

× × ×

美的是那一切聲息，

更美的是你的聲音，但一切聲音都甜蜜；

草原中急流而去的瀾水汨汨，

萬年古榆上山鳩的悲鳴悽切，

還有那成群的蜜蜂不住的振翼。（坦尼生）

× × ×

啊！在那青山斜處

深溪上橫着杉樹！

多荒涼的地方！如此聖潔，如此幽美，

彷彿在殘月之下

有一個女人慟動哭着她的魔戀！（卡列瑞支）

× × ×

哦！你這已薄輪碾的殘照，

你落時且收去你週遭的光輝。

癡爛的朝旭裏你呆呆的昇出東方，

西沉時你更有一番煢燂的排場。

紛紛總總的天宇齊向你讚揚（塔姆森的落日讚）

他們驚心于大自然的偉大，忘掉了自我的存在不期然的把個人的情感流注到自然界，使他們也變有生命有靈魂的東西，而產生出至高無上的詩的境界。這種境界在詩學叫裏作有我之境。

「有我之境以我觀物凡物皆着我之色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如淚眼向花不語，落紅飛過秋千去是也。」（王國維人間詞話）說得清楚一點，就是在會心觀照中，人和大自然打成一片，物我的情感交融匯流。所以我高興的時候，花也帶笑，鳥也歡歌，我悲愁的時候，山也蹙黛，雲也低迴。這種物我兩忘的境界，是人與大自然精神上的契合，結果使大自然更增加了它的幽深宏美；使人類更多了一個生命的泉源。在這裏我不妨下一個結論。自然好比一面鏡子，在不同的時代裏反映出不同的人生，人類和自然鬭爭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此後人類對於自然的態度，是如何用科學的方法利用自然；用哲學的眼光體會自然；用文學的觀點欣賞自然。

# 臺灣關係文獻 (續)

耘 農

## (三) 藍廷珍：與滿保論劃界

### 遷民書

藍廷珍，字荆璞，清福建漳浦人。族祖理，鎮舟山，廷珍從之。康熙三十四年，擢把總，累遷至溫州鎮右營遊擊，五十八年，升澎湖副將，尋授南澳鎮總兵。六十年夏，臺灣朱一貴起兵，據府治，總督滿保聞警，馳赴廈門，檄廷珍會水師提督施世驤伐臺。事平，滿保以臺島沿山一帶，易藏奸宄，命附山十里以上民居，勒令遷徙。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築長城以限之，深鑿濠塹，永以為界，越界者以盜賊論。廷珍以為不然，乃反復以書阻之，其一口：

『執事留意海疆，諄諄切摯，議論高明，果能如此，文武皆可臥治，何其幸也。唯是臺地自南至北一千五百餘里，山中居民及附山十里以內民家，未經查確，不知其幾

萬戶？田園幾萬畝？各山隘口幾何處？應俟委員勘核，造冊報閱。但天下非常之事，必非常人乃能為。廷珍籌度再四，未得善法，唯執事明以教之。欲遷數萬戶之民居，必有可容數萬戶築室之處，而此數萬戶又不能不耕而食，必有可容十數萬人可種之田，則度地居民，為此日第一急務矣！今全臺山中之地既欲盡棄，附山平地又棄十里，即以三十里而計，即已去一千五百餘里之三十里，截長補短，應得縱橫各四百五十里之地，以為被遷之民之田疇廬舍，不知此地從何撥給？所當籌度者一也。人應安土重遷，非盡戀戀故地，亦苦田舍經營，所費不貲。富家棟梁瓦桷，可以搬赴新居，工匠牆垣亦費其十之六。貧家土舍茅簷，無可移用，一經遷徙，則當從新建蓋。以亂後殘生，饑饉不繼之窮民，何以堪此茅紉土木之繁費？嗟歎之聲，既不忍聞，勢不得不有以資之。每屋一間，給銀五錢，計費錢糧五六萬兩，不知動支何項？所當籌度者二也。各山隘口未



知幾何？即以羅漢門一處而論，已有三四路可入，則此一千五百里之山，其隘口不止百計，每口伐木挽運，百夫亦須三五日，計用人夫不下三五萬。不知係官自僱募？抑或派之於民？所當籌度者三也。一千五百餘里之界牆，一千五百餘里之壕塹，大工大役，海外僅見，計費錢糧不下十萬兩，將給之自官，則無可動支之項。將派之於民，則怨聲四起，必登時激變，所當籌度者四也。寇亂風災之後，民已憔悴不堪，百孔千瘡，俱待補救，即使安靜休養，時和年豐，尙未能遽復元氣，況又有棄去田宅流離轉徙之憂，即使有地築舍，有田開墾，而五錢之惠，能成屋宇幾何？雜草披荆，能望闢成幾何？況又有無資可藉無地可容之憂，誰肯餐風宿露，相率遷於無何有之鄉乎？民而肯遷，豈不甚善？假如強項不依，曉曉有辭，將聽其不遷而中止乎？抑以兵威脅之乎？所當籌度者五也。既已三令五申，費盡心力，復聽其不遷而中止，則憲令不行，是教民兇悍，而開犯上之風，非所以爲治也。若以兵脅之使移，則民以爲將殺己，抗拒亦死，不抗拒亦死，必制挺與兵爲敵，至於敢敵，亦遂不容不殺矣！無故而殲我良民，於心不

忍，殲不盡則禍不已，殲之盡則人又不服，既上至朝廷好生之德，又下失全臺數百萬之人心，所當籌度者六也。自古以來，有安民，無擾民，有治民，無移民，無故而使千五百里之人，輕棄家鄉以糊其口於路乎？開疆拓土，巨職當然，蹙國百里，詩人所戒！無故而擲千五百里如帶之封疆，爲民乎？爲國乎？爲土番盜賊乎？以爲民，則民呼冤以爲國，則國已蹙。以爲土番殺人，則割去一尺，彼將出來一尺，界牆可以潛伏，可以捍追，正好射殺人民。以爲盜賊，則千五百里無人之地，有田有田，天生自然之巢穴，足以逞志，不知於數者之外，或有他取乎？夫事必求其有濟，謀必出於萬全，循此激也以行，能必有濟乎？無濟而不召亂，猶之可也！殘民而有功於國，亦未爲不可也。能必其不召亂，不殘民，而能有功於國，則計出萬全矣！不然，願執事之熟思之也。」其二曰：

「人情安土重遷，既有田疇廬舍，室家婦子，環聚耕鑿，一旦驅逐搬移，不能遍及以資生之籍，則無屋可住。無田可耕，失業流離，必爲盜賊，一可慮也。其地既廣且饒，宜田宜宅，可以容民畜衆，而置之空虛，無人鎮壓，則

足棄爲賊巢，使奸宄便於出沒，二可慮也。前此臺地何人非賊，國公將軍而外，僞鎮不止千餘，今誅之不可勝誅，俱仍安居樂業，而獨於附近賊里之人，田宅盡傾，驅村衆而流離之，隣賊之罪，重於作賊，三可慮也。臺寇雖起山間，在郡十居其九，若欲因賊棄地，則府治先不可言，況郎嬌并無起賊，雖處極邊，廣饒十倍於羅漢，現在耕墾數百人，番黎相安，已成樂土，今無故欲蕩其居，盡絕人跡往來，則官兵斷不肯履險涉遠，而巡入百餘里無人之地，脫有匪類聚衆出沒，更無他人可以報信，四可慮也。鋸板抽籐，貧民衣食所係，兼以採取木料，修理戰船，爲軍務所必需，而砍柴燒炭，尤人生日用所不可少。暫時清山則可，若欲永永禁絕，則流離失業之衆，又將不下千百家，勢必違誤船工，而全臺且有水火食之患，五可慮也。疆土旣開，有日闢，無日蹙，臺地宋元以前，竝無人知。至明中葉，太監王三保舟下西洋，遭風至此，始知有此一地，未幾而海寇林道乾據之，顏思齊鄭芝龍與倭據之，荷蘭據之，鄭成功又據之。國家初設郡縣，管轄不過百餘里。距今未四十年，而開墾流移之衆，延袤二千餘里，糖穀之利

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年，連內山山後野番不到之地，皆將爲良田美宅，萬萬不可遏抑，今乃欲令現成村社，廢爲丘墟，厲禁不能，六可慮也。曩者諸羅令周鍾暄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爲界之請，鳳山令宋永清有議棄郎嬌之詳，今北至淡水雞籠，南盡沙馬磯頭，皆欣然樂郊，爭趨若鶩，雖欲限之，惡得而限之。職等愚見，以爲人無良匪，教化則馴。地無美惡，經理則善。莫如添兵設防，廣聽開墾。地利盡，人力齊，雞鳴狗吠相聞，而徹乎山中，雖有盜賊，將無遁逃之藪。何必因噎廢食，乃爲全身遠害哉！今竊議於羅漢內門中埔莊，設汛防兵三百名，以千總一員駐紮其地。郎嬌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控扼極邊一帶。三六九期操演之外，准其自備牛種，就地屯田，以爲餘資，雖險遠而弁兵便焉！檳榔林在平原曠土之中，杜君英（按係朱一賢之羽黨）出沒莊屋，久被焚燬，附近村社，人煙稠密，星羅棋布，離下淡水營內埔莊汛防不遠，無庸更議。至各處鄉民欲入深山，採取樹木，或令家甲隣右互結，給與腰牌，毋許胥役需索牌費一分一釐，聽從其便。伏讀憲檄，添防之制，宜速議定，以便題覆。夫今所宜更議者，惟羅

漢門郎嬌而已矣！外此則移八里至汎千總駐紮後壠，爲半線淡水適中之地。及添役文員諸事，尙未舉行，其餘俱經遵照憲檄，於南路添設下淡水營守備，帶兵五百駐紮新園，設岡山守備，帶兵五百，駐紮淡水溪埔，扼羅漢門諸山出沒竄徑；北路添設半線守備一營，帶兵五百，居諸羅淡水之中，上下控扼，聯絡聲援。以諸羅山守備駐紮笨港，增兵二百名，添設下茄苳守備一營，兵五百，郡治添設城守遊擊一營，兵八百，與鎮標三營相埒。再加羅漢門郎嬌各添設汛防兵三百，則全臺共計增兵三千六百名，較憲檄前指之數，止多一百，但此三千六百之兵，不須請旨額外添設，就內地各標營分額招募，按班來臺，如往例三年一換，然後內地不致空虛，無顧子失母之病。諸羅地方遼濶，鞭長莫及，應劃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縣，駐紮半線，管轄六七百里。鹿仔港雖口岸扼要，離半線僅十五里，不用再設巡檢，將巡檢設在淡水八里至，兼顧雞籠山後。笨港設巡檢一員，駐紮笨港，佳里與巡檢仍還佳里與駐紮，兼管目加溜灣，移典史歸諸羅縣治。南路鳳山營縣，雖僻處海濱，不如下埤頭孔道衝要，然控扼海口，打鼓眉螺諸

港乃匪類出入要區，當仍其舊，不可移易，添設鳳山縣丞一員，駐紮塔樓，稽察阿緞林篤佳等處，彈壓東南一帶山莊，下淡水巡檢一員，不許留郡，仍令駐紮下淡水，稽察淡水以南各莊及諸海口，臺鳳諸各縣各練鄉壯五百名，在外縣丞巡檢各練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壠畝，有役則修我戈矛，鄉自爲守，人自爲兵，此萬全之道也。」

滿保得書，頗韙其言，遂罷遷民之議，僅飭沿山各隘，立石爲界，禁民深入番地。雍正元年，復劃虎尾溪以北至大甲溪，設彰化縣，而溪北至雞籠，設淡水同知，駐竹塹，以理民番之事，悉如廷珍之言。是年冬十月，廷珍以平朱一貴功，授福建水師提督，加左都督，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七年冬十一月，卒於任，年六十有六，賜太子少保，諡襄毅。

(未完)

歡迎  
定閱  
投稿  
批評



## 藝文

# 鄰人

翟·羽·

記不清是那一年了。模糊的記憶裡，還約略曉得，是在甲午戰後歷史上最光榮的一日以後。存着不同心理的人們，都先後從邊陲的山城，或是大陸上每個角落，湧到一塊有着新鮮氣息的海島上來了。有人志在服務，有人志在淘金，更有人牢騷似的說是「流放」來的。我也隨着衆人到了這個地方，但是，我沒有上面的想頭，我常時在想：究竟爲什麼來的呢？

計劃安置自己的家小，必須去物色一座房子暫充自己的家。漂亮的有人住了，破爛的自己修理不起，靠近鬧熱地方的也都住得滿滿的，就有，也是貼着被風雨浸蝕很久的封條。費了許多週折，和友好的協助，在僻靜的地方，一所日本人留下的小小的和式房子門前，開始被掛上一個「翟寓」的木牌，——那就成了我臨時的家。

門前那條偏僻的陋巷，靜靜地像死去的一般。每天深夜有一輛汽車，習慣似的打從門前路上駛過，白天找個人影也不很容易。家家戶戶都有幾株常綠的樹，和開着紅白不一的花，陪襯得非常調和，令人感到一點作客的安謐。稍遠是平衍的秧田，再遠一抹綠樹，綠樹盡處是濃似墨色的遠山。很少秋冬凋零蕭殺感覺的地方，時時都充滿了生趣。



## 雛

蘇月

站在河邊的那棵大樹，  
在牠很高的頂上，

有一個鳥窠。

那鳥窠里面。

有五個的鳥蛋。

——很美麗的鳥蛋，碧玉一般的蛋殼，  
上面有白色的斑點。

我們知道，那母親每天在窠內孵伏，

我想在這最神聖的一刻，

她的體內，潛流着愛的暖流……

這些空着的房子，那天才有人來住呢？

實在，我們未免太寂寞了，白天門前不見一個行人經過，夜晚沒有一點鄰屋的燈光；萋萋芳草，和死去的空屋，來佔據這一條陋巷，我們幾乎變做廢墟和荒塚裡的幽靈。

漸漸地，有着我們熟悉的口音，看到一些人在窺探和評論空置着的房屋。從此這一條陋巷裡開始有點生氣，其餘的房子裡，也會看見了人影。清晨，有着賣豆腐的吹着嗶嗶的小喇叭，賣豆漿老者搖着的鈴鐺，賣油條的小女孩像唱歌一般的叫賣，還有修皮鞋，賣木炭，賣花的，賣菜的一些小販們的聲音。夜晚，叫賣熱粽的傢伙，放大聲音喊過去，帶着悲哀情緒的盲者笛音吹近來。

人是最怕寂寞和空虛的。如今，有着種種聲音叫喚，有着不同的人們來往，自然會感到這冷靜的地方，畢竟還未失他的幽趣。雖然，許多朋友都認為偏僻，希望我搬離這兒，始終我沒有採納他們的善意。我愛這都市邊緣的鄉村，不僅景物相當的秀麗，空氣的確新鮮了許多。

妻慢慢住得習慣了，在這座小房子裡，過度着我們結婚六年以來比較最安定的生活。

右舍是住着一對年青的小夫妻，話也不懂，我們簡直就沒有接觸過，只能在夜深入睡時聽到他們倆的笑語。左鄰的二座房子，都貼着一紙機關的封條，始終沒有人住，也沒有人修，只是讓它空置着，給予小偷們大好的機會。本來有一個

這暖流，會令生命醒過來：

不久，雛鳥便要孵化出來了！

——時間一到，它們便要從蛋殼內  
孵化出來了。

它們將從巢里，張開黃色小口囁嚅着，  
要求喂食。

呵！這一切的經過，這平凡的奇蹟……

## 飛 哺

蘇 月

一隻母鳥，

在空中來回地飛着。

她要到各處去，帶了什麼東西回來；

她要帶了什麼精美的東西，

朋友正有搬進來住的動機，却巧工人已經在那裡修理了。粉刷牆壁，重裝玻璃，修自來水，接亮電燈，「榻榻米」也都換成新的，四邊的圍牆，還用水泥嵌上許多稜形的碎玻璃，這條巷子僅僅閒置着的兩座房子，從此都已經有了主人，當然門前也掛着一個木牌，寫着「蔡宅」兩個正楷的黑墨字。

憑我們的觀察，這新來的鄰居，是大陸上來的人，是充滿了「海派」的氣味。一位又矮又胖的身材，很像已經黃老了的「一隻大木瓜」，據說他就是蔡先生。另一位却與蔡先生相反，瘦高身材，小腦袋長得非常的不合稱，如果有人坐在城隍廟裡看到過「張長子」泥像的，一定會感覺他們是一對同胞的弟兄，經常穿着一件派立司的長衫，遠看只是一位高高的漢子，近看，他好像是將頭部裝在頸項裡似的，老是像裝得不穩的歪着，甚至低垂着。因為另一座房子門前沒有懸牌，所以也不知道他究竟姓甚名誰。二個主人經常在一座屋內，使用着二個女工，一個是失去了青春的婦人，一個還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平時很少看到他們外出，那輛淡藍色的小轎車老是停在門前，只有深夜醒來的時候，聽到清清脆脆的麻將擊桌的聲音，和一些女人譁浪的歡笑，我又像置身在另一個城市，因為麻將在這兒地方並不多見的。唯有早晨，是鄰屋最沈靜的時候。他們沒有女眷，也沒有看到他們按着時間去辦公，只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像是酒家的一群女侍，蛾子似的，常常在他們的屋內嬉戲。

爲着炊事和照料門戶的關係，我們用着一位女工，大概因爲言語習慣籍貫一

給巢中待哺的雛鳥？

而且，一邊嚷着，

一邊坐在桌旁歌唱，

和說了什麼美麗童話給雛鳥聽呢？

他們飛翔着，

怎樣的操勞，

怎樣的，一種母子之間的，

天堂的權樂呵……

我想起，我的媽媽

她的手上起了許多皺紋。

我幼小時，她怎樣搜集許多食物給我呢

？

想到這里，

呵，我的讚美歌是低沈的……

切都相同的關係，她就和右鄰的兩個女工成爲最接近的朋友。我們除了夜晚回到家裡去休息，白天是很少在家的，因此，我們的女工，也就一天二十四小時，就有二十小時留在那邊。

她慣常喜歡帶着宣傳口吻，誇說那邊的房子好，什麼都是新的；蔡先生從上海來了，又去上海了，都是坐着飛機；蔡先生的衣服好，皮鞋真漂亮；一天菜金三百元，有客的話，二千元，而且是和女工一道吃的。

不知道她是在羨慕，還是有意來和我們的清苦生活作個對比？

我根本怕聽這一類的話。但是，我的一位朋友郭先生，年紀青，喜歡沒事的時候，用着生硬的日本話、閩南語、甚至國語，和我們的女工聊天。我們的女工，學話的天才還不差，雖然不很流利，已經能夠對付上幾句了，往往會說：「蔡先生真好，他做事有錢。」

在偶然的談話中，郭先生還告訴我，有一天晚間洗澡的時候，他無意中看到鄰家那位年青的女工，在一心一意的替胖子蔡先生擦背。

更知道我們的女工，看到我們窮窘的現象，沒有汽車，沒有錢，天天只是走着去辦公，笑着我們太窮。郭先生和其他幾位朋友都不開胃，認爲這種勢利眼光是要不得的。

我望着他們笑笑，妻的臉色也罩着一層不愉快的陰雲。我雇用女工的目的，只是洗衣，煮飯，看家。我窮，別人富，無損於我，也無害於人，我真不願意再

從這些話裡去作一次回味。或是去申訴，去駁斥，去作一種比較的說明。有錢的人，畢竟是到處受到人們歡迎和恭維的，因為，我根本沒法有錢，我該窮困，我只好忍受這些足夠刺激人的話語。

每到晚飯後，我們的女工，就匆匆地洗了手臉，塗着滿臉的脂粉，和滿嘴的口紅，一聲不響地到我們的鄰居那裡去了。有時坐着汽車和他們一道出去，

深夜還聽到我們那位女工和男子們在有所說有笑。清晨，我們將爐子生上火，她這才遲遲地拖着木屐來用力敲門，有時我們回來，門往往是扣着的，喊了半天，她從才隔壁門裡慢慢地走了出來。

當她初來的時候，我們以為她生長鄉村，粗手笨脚的，總還算是老實。千萬不要小視她粗笨的舉動，和一種外型的做態。但是一塘春水也會被風吹皺，物質的享受是够誘人的，我們的女工，十八歲的大姑娘，怎麼又能例外呢？

有一個晚上，我正在氣惱。孩子玩的一對小白兔因為常時絕糧，逃得無影無蹤，大概是自謀生路去了，這種不供給食糧的責任，當然是屬於我們這位女工的。她在這個時候却笑嘻嘻的對我說：「她們那邊每人都是八百元了」。意思是說鄰居的女工都已增加工資，似乎在嫌這兒五百元工錢太少。

我實在嘔氣。更惱人的是，她一切都拿隔壁的蔡先生跟我們作個比較。於是我就問她：

「你知道我是幹啥的？」

「你在機關裡做事。」

她笑了一笑，那麼輕輕地。

「蔡先生呢？他是幹啥的？」

「和你一樣在機關裡做事呀！」

她依然還是笑着說，表示並沒有說錯。

我實在不願解釋，他跟我在本質上是多麼地不同，某種特殊的人物，究竟

和窮公務員是不能相比的話。

我冷冷的揮揮手：

「既然那邊待遇高，你還是到那邊去吧。」

她沒有做聲，我也再沒有說話。我等到她走了以後，我想到錢，我想到商人，我想到官吏。我自己怨恨，我自己嘆息，我自己悲傷，我腦海中的思潮起伏，像是風雨中太平洋裡的漁舟。真不知道我是妒忌，還是羨慕，或是……

我默默看着燈光，看着遠處的沒有月亮和星星的天。隔壁呢，留音機正唱着一支「你不要走」的流行歌曲，夾雜着男人和女人的和聲。我似乎清晰地看到，在隔鄰的輝耀的電燈底下，又胖又矮，又高又長的二位先生，和一老二少的三位女工一種得意洋洋的臉色……

× × × × × × × × × × × ×



# 臺島旅行雜拾 麥非作



## 一、米市的邊緣

臺中是臺灣的米庫，在米市上，一籬又一籬，一車又一車，來來往往，熙熙攘攘，交易不歇，可謂熱鬧繁榮。可是在它另一面，却有許多婦孺在人縫里，竹籬旁，麻袋邊，用小棕帚子掃拾地下遺漏下來

零星的米粒，連砂帶泥一起掃個乾淨。這婦人已載了半袋子砂泥夾米，靜悄悄的坐在那兒像淘金者一樣，從砂泥里淘出她的「寶物」。但你別看小它，這就是她今天一天的糧食了。



## 二、海邊上

天邊還有星星，夢做得正甜，母親却把他拖醒了，他揉擦着惺忪的眼，機械地又背起魚籠，拿着鐵刀迎着凜烈的晨風，到熟識的海邊去了。

往日在書本上認方方的黑字，如今却走上大自然的課堂，在茫茫無涯際的海灘上，找尋圓圓的混濁的蟹穴，怒吼的海風，代替音樂的課程，澎湃的浪潮，就是他們放學回家的鐘聲。



### 三、拾遺

蠔，在海邊的城鎮，是一種極平常的海產，祇要把竹片插在海邊，過一些時候就可以收穫無數的蠔了。但奇怪的在那些地方隨處都可以看到有許許多人在蠔壳堆成無數的小山上發掘寶藏，他們是像生活在山上的。



### 四、小小販

彰化車站不很大，旅客也不見擁擠，可是小販却特別的多，而且大半以上都是學齡兒童，而他們叫賣的東西僅是五角一元的餅食茶水，和低廉的香烟之類，一天究竟能賺到幾塊錢呢？他們似乎不計較這個的，能賺到一錢塊總比沒有的好。

# 流星 (續)

黎 玄

## 第二章

第二天，是個天高氣爽的好日子，陽光灑滿了大地，江南的秋色比春光還要嬌人。但是整個上午我都躲在生物學系的實驗室裡，爲着一件必須限期繳卷的報告而工作着。我自信是相當專心勤學的，只要一進實驗室，拿起顯微鏡，望着物鏡下所顯示出來的宇宙的秘奧，可以興味無窮的弄得廢寢忘食。然而這一天總覺得有點兩樣，心窩裡蕩漾着一種無法形容的味道。我時常擡起頭來，凝視窗外一片誘人的秋景；運動場上不時傳來陣陣的歡笑聲，這也是我以往工作時所不常聽到的。我安靜不下來。我問自己，我要些甚麼呢？自己可不能具體的回答出來。我只希望趕快把報告結束了，似乎有另一件事情迫切地等着我去做。

好容易總算把報告結束了，這比我預計的時間要早完成一個多鐘頭，對自己從未有過的草率感到有點歉然，於是我又匆匆地複看了一遍，認爲大致還過得去，在午飯以前把它繳卷了。我像一匹無疆的野馬，衝到膳堂裏慰勞我自己。在定量的飯票以外，我另外要了兩個炒菜。微笑也許永遠停留在我的口邊，我吃了一頓向所未有的舒適愉快的午飯。

真像有一種力量推動着我，我又匆匆地趕回寢室，卸去了工作服，從箱子裡挑出一身平日最喜愛的衣服來，我不大喜歡紅領帶，但是這天我把一條紫色白點子的領帶繫上了。我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個紳士一樣，我照照鏡子連自己也覺得好笑了，我這是幹嗎呀？我對着鏡子朝自己諷刺地冷笑了一下，但是我心中雖然打定主意要嘲笑，而鏡裡反映出來的仍然是喜氣融融的笑容。我明白一切作爲都勉強不來，心安理得的跨出了宿舍。

我帶着一份興奮的情懷朝着校門走，在角道裡，迎面有一對穿着十分炫目的男女並肩走過來，我下意識地想迴避，然而已經被他們看到，躲閃不及了。

「哈囉，密斯特黎。」周鴻達老遠地高聲打着招呼，和他並肩過來的是他的芝茵。

「哈囉，密斯特黃，密斯特周。」我勉強回答着。我們的距離接近了。

「噢！」鴻達故意睜着驚異的眼色瞧着我說：「到甚麼地方去呀，穿得這麼漂亮。喝喜酒？還是會女朋友？」

聽着鴻達的話，芝茵扶着他的手臂嬌聲地笑起來了，笑還沒有完，便也接着打趣起來：

「是呀！」她說：「聽說密斯特黎有一位天仙也似的女朋友呢，是不是？可不可以介紹給我認識呢？我要向她要糖吃哪。」接着又是一連串的笑。

我不知道我臉紅了沒有，但是我覺得有點發燒。可是我好強，我不願意受他們的玩笑，我裝得正正經經的說：

「密斯黃，你別聽鴻達胡說，你相信我有女朋友嗎？如果你聽了鴻達的謔言，給我到處宣傳，」我也開起玩笑來：「弄得我校內沒有發展的餘地，我可得找你負責啊。」

「呵！呵！呵！好利害！」芝茵忽然裝得正經起來：「我不說，我不說。這個責任我可負不了。密斯特黎，請走吧，我再不胡說了。但是我只知道有一位小姐叫陳茜，以後等着喝酒就是了。現在的糖呢，就饒了你們。」

說完話，她和鴻達一邊笑，一邊高喊着「Bye, bye」儘目的走向膳堂裡去了。

我呆着站了一會。「怎麼鴻達就對她這樣胡說了。」我想：但是我立刻又恢復到原有愉快的情緒。我看見他倆已離我遠去，現在又只留下我獨個兒，世界整個又屬於我個人的，我要如何安排，就可以如何安排了。我漫步跨出校門，走到左邊停車場，要了一輛人力車，叫車夫給我拉向市立醫院去。

在半路上，我買了一束花，除此以外，我讓自己的思想整個的沈溺在幻覺裡。我像夢一樣的思索着，追問着，辯答着。問：我到市立醫院來做甚麼的？答：一半來看受傷的阿令，一半却是來看陳茜的。問：陳茜美嗎？答：美。問：陳茜慧嗎？答：慧。問：陳茜

可愛嗎？答：可愛。問：我愛陳茜嗎？答：愛。問：有決心愛她嗎？答：有。問：如果她是家麟的愛人呢？答：不會的，家麟從來沒有說起過。問：萬一是呢？答：愛她，愛她，用另一種方式愛她。問：但是她不屑接受你的情愛呢？答：死！

一想到死，我突然從幻覺裡清醒過來。也正在這時候，車子已拉向市立醫院的門前。

我從一羣候診的病人中間走過去，原來在心裡的不愉快的感覺，益發增加了濃度。「一個健康的人面對着疾病，特別感到不滿意。想着生老病死的人生過程，生物學上不可躲避無所逃匿的鐵律，一步一步的跨上樓梯，心像鉛一樣的沈重。但是當我跨完樓梯，走上第一層樓的時候，病房走廊裡甯靜的空氣，和穿着白色衣帽，莊嚴嫺雅的護士們的風姿，給了我一點人間的溫暖。這總是一個比較高級的生物的世界。人類難免生疾病，但是我們有解除疾病的機構和組織，更有為勞人減輕痛苦而獻身於看護事業的女性。這是溫暖，這是愛。誠如上帝所昭示，我們為愛而活着，我們也可為愛而死。

我跨上第二層樓，接近阿令的病房時，我更平靜了下來。我帶着一束紫羅蘭，我覺得我的手有點發顫。我懷着七分喜悅，三分恐懼，我想，阿令也許清醒過來了，陳茜也許正坐在他的牀邊，可能還有他的父親和母親，我這個生客將用怎樣的方式慰問病人和他的親屬呢？我是否能夠就在今天和陳茜談家麟的事情？我急於想知道他倆之間的關係，這可以解釋我的自私，也可以解釋我的純潔。但是無論如何，這對於家麟，對於陳茜，對於我自己，都是好

的。

我走到阿令的病房，輕輕地按了兩下門，裡面沒有回響。我正想旋轉門鈕，推門進去，一位年輕的看護小姐把我阻止住了。

「請問」她含着笑說，「你先生找誰？」並望向我手裡的花束。

「我來看望一個受傷的孩子，昨夜剛進院的。」

「一個受傷的孩子？」她皺着眉尖思索地重複了一句。

「是的，他叫陳阿令。」我補充着說。

「噢。」她記起來了。「那個孩子嗎，他已經出院了。現在裡面住的是一位太太。」

「呵！」我陡的吃了一驚。「不會的吧？他的傷勢相當重，昨夜何醫師說要調養一兩個月呢。」

「實際情形我可不清楚，那孩子是胡小姐值班的。今天我來值班時已經是這位太太了。」

「那末，我可以向病房裡偷看一下嗎？」一定是我的表情在失望裡帶着可憐，或是語調完全變成乞憐的口吻，這位看護小姐雖然有點不大願意，然而總在無可奈何的神情下答允了。

她真是以最輕靈的手腕把房門開了一條線，我從這條線縫裡張望進去，果然病牀上已經換了一位中年的太太，床頭桌上除了熱水瓶，藥瓶，叫人鈴以外，還插着一瓶花，阿令果然已經出院了。

「謝謝你。」我一望以後，護士小姐立刻把房門關緊了。「但是我請你把這束花就轉送給這位太太吧。」

「可是她並不認識你。」護士說。

「不要緊的。我又沒有寫名字，你只要悄悄插進她的花瓶裡去

得了。難道我還帶着一束花跨出醫院大門嗎？」

說着這句話，我笑了，她也笑了。我就趁這個機會把花交給了她，道一聲謝，又走到醫院的最高一層樓去，找到了何德明醫師的休息室，我叩了一下門。

「請進來。」何德明的聲音。我就開門進去。

「喔是你，請坐，坐。」德明正在躺椅上翻讀一本新到的德國醫藥雜誌，立刻站起來，倒茶敬煙。

「別忙，別忙，」我說：「我請問昨天進院的孩子怎樣今天就出院了？是真的呢，還是壞了？」

「真好了，沒那麼容易。壞了，可也並不！」德明還是學生時代頭皮的腔調。

「那麼究竟怎樣呢？」我有點急了。

「喂，這個孩子是你令親？」

「不是！」

「是你故舊？」

「不是！」

「非親非故，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要你空着急！」

「噢，德明，別這樣瞎鬧，好不好？我會救護過他，總有點關心。」

「好好，不用哀求了，老實告訴你。這孩子的傷勢不輕不重，只要調養便不礙事。今天上午由他的父母決定，接回家去調養了。

「現在好了吧，給我坐下來，擦擦學校裡有甚麼新聞？」

「慢點，他的家在那裡呢？」我問着原問題。

「噫。」德明把眼睛一瞪，身子向床上一躺說：「這也得問我，我變成包打聽了！昨天你護送他們來，是你填的住院單，你自己還不知道。我怎樣知道呢？那時，我在忙頭上，我知道你寫甚麼？」

「呵！」我明白過來了，「住院單是周鴻達填的。當時他爲了負責起見，把通訊處填在他家的綢緞莊裡。」

「那麼，天知道這位小少爺住在那裡了。」說完這句話，他忽然「噫」了一聲，並跳了起來，「你這樣關心，怕不是爲了人家的生命，而是爲了自己的愛情吧！」

「甚麼？」我有點恨他的惡謔。

「甚麼？不要說甚麼不甚麼，陳茜小姐倒的確是一位Carmilla's girl。然而，阿黎，我得警告你，你別亂用心思。據我多年觀察的經驗，我略爲懂得一點相道。我覺得這位小姐美雖美，然而有點美中不足，你不見她左眼眶下有一顆黑痣，這顆痣，在相書上是一種破相，篤定剋夫，如果你的命不硬，哼，娶了這樣的太太，不出三年，保管你跨進棺材，悔之晚矣。」

人生總是兩面的，誰相信一位在病房或診療室裡嚴肅地工作的何醫師，一回到宿舍裡會這樣的調侃朋友呢？我看他愈說愈野了，趕快搶着說：

「你別胡說八道，陳小姐認識……」（我原想說她認識家驊的，但轉念說出來反而不好，立刻縮住了。）

「認識誰？」德明逼着問。

「認識周鴻達。」我轉了語鋒。

「周鴻達，認識周鴻達又怎麼樣？你怕闖不過這小子嗎？阿黎

，我說你們低班的人，對於這種傢伙太客讓了，任他這樣海闊天空的擺來擺去，還坐着車子撞傷人，不算一回事。要我何德明還在學校裡，你看，周鴻達之流撞得起頭來嗎？且不談這些，只要你喜歡陳小姐，我準幫你的忙，周鴻達這小子敢動一動！再說，他還有芝茵，芝茵我倒相當熱識的，她够狠，決不讓周鴻達胡來的。阿黎，放出膽量來，別怕周鴻達，有我，有我何德明給你撐腰呢。」他喝了一口茶，興奮地接着說下去，也不讓我插一句話，他說：「至於陳小姐，天地良心，說實話，不是我當面恭維，實在太出類拔萃了，假使我何德明家裡沒有黃臉婆，阿黎，別小覷我，我也得和你決鬥上兩次，到今天，我追悔學生時代談甚麼戀愛談得太早了，沒辦法救這個損失了，只能幫着你撐腰囉。起先我講的一顆痣的話，你可別放在心上，那是迷信，毫不足慮，是我說油了嘴隨意漏出來的。其實那顆痣實在美，你不知道造物者這樣輕輕的一點，不知道給人家增添了幾許嫵媚。」

「得囉，得囉，」我忍不住插嘴了，「但是，我的博士，你上窮碧落下黃泉的信口胡吹，你可知道她住在那裡？」

「呵，我的天，」他裝模作樣的怪叫起來，「就是這是個難題，等我給你起個文王卦，推斷推斷看。然而你要有信心，嚴固時辰，看落在那一方，可以讓你按圖索驥的去……」

他還沒有說完，一位醫院裡的工友來請了。

「何醫師，有一位急症病人等你去診斷。」

「好！」德明的臉色立刻轉爲莊重了，和一分鐘以前簡直判若兩人。他披上他的白衣外套帶着紅色橡皮管的聽筒，戴上眼鏡，淨一

下手，匆匆地走了，臨行前說：

「對不起，我上班去了。」他好像並沒有說過許多話，精神完全集中到工作上去了。我佩服他這一種對於工作的態度，深深地受到了感動。但是我也明白過來，我像傻瓜一樣的，在他的休息時間裡，做了他消閒的對象。

我知道這個打在我自己心裡的暗結，只有靠我自己的力量來消解的了，旁人是無論如何也觸不到痛癢之處的。本來呢，這種無端的關心和無端的苦惱，完全是自己尋找的。昨天傍晚匆匆的一晤，何必今後一定有什麼關聯。是「路人」，「還它一個「路人」罷。可是她還認識家麟啊。我總不免啞然若失，迷迷忽忽的走回學校去。

在歸途中我有些感到頭暈，初秋的陽光還是相當炙人。來時的一團高興忽然化作無限的失望，在失望裡就不免產生出一層薄薄的怨忿。

「就是說路人吧，」我一邊走一邊想，「我不是曾經純然義務的救助過你的弟弟嗎？我自然不會妄求取得甚麼報償的，但是照情理講，你總也得至少留上一張表示感謝的便條的。何況你還認識家麟而說有話想跟我說呢？想不到外表如此敏慧的人物，做事却是這樣的糊塗。」

「但是誰又知道你今天會到醫院裡來的呢？」我又為對方辯答着：「人家現在的心情自然完全集中在受傷的弟弟身上，那裡還有心思再來顧及你？對人過份的苛求是不應該的，你違反了你自已向來遵守的信條了。」

雖然這樣辯解着，悲哀已經侵襲了進來，再也無法將它拋開了。

我想我應該去喝點酒才好，也許可以把這種抑鬱解脫點。我拖着沈重的步子，慢慢地向湖濱踱去，思想逐漸從陳舊的身上轉到了家麟，情緒就越來越滯重了。

我懷念起家麟來。這是一個熱情正直的青年，我的從小長大的朋友。他的家庭環境並不十分優越，出身於一個中落的家庭，對於人情世故的練達，超過了他的年齡應有的程度。然而他可並沒有被人情世故所吞蝕，對人生，對社會，對世界，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如果用一般的眼光來理解，他甚至多少帶點反叛現實的色彩。他善長運動，熱心公務，而勤於讀書，各方面都是健康而現實的。尤其難得的是他底富於情感的內心，有時雖然會過分的衝動，可是因其坦白與真摯，往往格外使人獲得深刻的印象。家麟和我的友情已有二十一年的歷史，在我們相聚的時候，他總是我唯一的保護者和慰藉者。他認識我的個性，瞭解我的弱點和優點，在許多場合裡，他不僅是我的畏友，也可以說是我的嚴師。我對他的瞭解却不若我對他的崇敬的深刻。他是個學習社會科學的人物，喜歡讀些我所並不喜歡的書籍。他常常和人家滔滔不絕的雄辯，有些問題在我這個研究自然科學的人聽起來，一大半是多費口舌的廢話。但是某些地方，只要我所能夠理解的，覺得他雖然有點怪僻，倒也不無獨到的見解。

我曾經聽到他發表過他的戀愛觀，他反對一般前進的羅漫蒂克的說法，他曾經竭力強調愛是有條件的，這種條件而且不限於物質，遍及於精神。他擁護一個舊觀念，——這也是他所唯一擁護的舊觀念——即是「門當戶對」四個字。他說，戀愛是有階級性的，一切美好

的戀愛必然出現於同一個階級的兩個男女之間。許多階級不同的男女之戀愛，這是詩歌，傳奇與小說的好題材，但是實際上總是一幕不忍卒讀的悲劇。

他說他是研究社會科學的，具有一副嚴肅的性格，他有些輕視一批研究文學的朋友，認為他們的思想與行爲，缺乏應有的莊嚴。他不斷的反對所謂「浪漫」，其實是他把「浪漫」兩個字錯解了，要說「浪漫」的話，他的個性裡倒充滿「浪漫」的成分。他的假期裡的農村生活調查，在現實社會裡，真是一部「浪漫」的詩篇，尤其是他這次神秘的出走，更是充分地發揮了他內蘊的浪漫精神。

我回憶着家裏的一切，從悲哀裡轉到空虛，再從空虛裡轉到悲哀；往復迴環，我只覺得自己無依無靠，孤苦伶仃。我想，倘使此刻家驊在身邊，他一定能够給我說一番道理，甚至解決一些問題的，現在我向誰去訴說呢？周鴻達與何德明，幾乎把我弄成開玩笑的對象了。

不知不覺間我已走到了湖濱，望着西湖裡縹緲的波紋，心裡比較鬆爽了一點。此刻，湖濱正是美好的辰光，我喝酒的興緻已經過去，就坐在第六公園的椅子上，遠望湖心的遊船，款款來去，也是忘憂的樂事。

正想點上一枝煙，突然眼睛被人蒙住了。

「誰？」  
沒有回答。

「誰？」我放下火柴，使勁去扳蒙着我的眼睛的兩隻手，然而板不開，於是轉變方法，以手去抓他的腰部。一聲笑，兩隻手放開了

，原來是鴻達，躲在他後面的是芝茵。

「怎麼呢？一個人在這兒觀湖景，做摩登的諸葛孔明嗎？陳小姐怎的回去了，不在這兒多坐一回兒？」

鴻達一本正經的說着，芝茵却一個勁兒的笑着。

這種說法和笑法，我都是恨透了的，然而我沒有發作。這時我已經有了餘暇，可以加以反攻了。我說：

「鴻達，你不要得罪了我，你不怕我在芝茵的面前告狀？」

「告什麼狀？」芝茵停住了笑，認真地問，關切地望着我。

鴻達倒反而強笑起來，朝着我又望望芝茵說：「讓我自首吧，也用不着你起訴了。昨天晚上我不是碰見陳小姐，陳小姐是阿黎的朋友，於是我請阿黎介紹，並且還想把她介紹給你。芝茵，不是我胡謔，如果你見了她，你也會喜歡她的。這樣簡單的經過，你說應該定什麼罪罰？」

芝茵靜靜地聽着，然後淡淡的一笑，接着說：

「真的呢，我也頗想見見這位陳小姐。阿黎能够給我介紹嗎？」我聽不出芝茵的語氣究竟包含着什麼意義，看樣子似乎有些不開心。也許鴻達在她的面前幾次提起過陳茵，而且把陳茵描寫得太動人了，難免有一點妒意。我恨鴻達這小鬼老和我瞎纏，倒不妨趁這個機會再反攻一下。

「只要有機會，」我說，「我自然願意。但是最後的決定還在於鴻達，他肯讓陳茵和你認識嗎？」

「爲什麼不肯？」芝茵反問，並瞟了一眼鴻達。

「惡作劇！」鴻達總於服輸了，拉了芝茵的臂膀說：「走吧走吧



，這小子恨我，愈說就愈不像話，我們饒了他吧。」

「我倒偏要多聽一些呢？」芝茵一扭身子，把臂膀抽出來。「阿黎，你不介紹也沒有甚麼關係。但是我希望你把她的住址告訴我。我會單獨去拜訪她，看看究竟是怎樣了不起的人物？來，給我留個地址。」她說着把一本手冊遞給我。

這又是一個難題。

「她的住址我可不知道。」

「甚麼？」芝茵既懷疑又吃驚。

「真的，我誠懇地說：『她的住址我真不知道』」

「你和他胡扯幹嗎呀！」這次鴻達勝利了，他重新拉着芝茵的臂膀要走了，又補充一句：「他肯把住址告訴你的嗎？」

芝茵完全以為我在騙她了，她趕緊從我手裡搶回她的手冊去，重複甜蜜的笑起來，倚着鴻達又 bye, bye 的走遠了。

我覺得今天的運氣確乎不十分好，跑來跑去總遇到他們，我也無心再觀賞湖上的景色。回學校去吧，把一切無聊的思想都丟開，算我做了一場荒唐夢，還是把我的心靈和頭腦用到顯微鏡和切片上去吧。

我跨上人力車一直就回到學校，像逃避也似的衝到宿舍裡，我感覺到神經突然鬆弛下來的疲倦，需要好好的休息。我解下紫色的領帶，寬了衣服，洗臉，刷牙，攤開被褥，我預備好好的睡一覺，晚上再到實驗室裡工作去。

關上了房門，正鑽進被窩，就聽得有人敲門了。

「誰？」我忿然地問。

「我。」是工役的聲音。「黎先生，有信。」

「攔在你那裡好了，等一會給我。」

「不，還有禮品。有人等着取回條呢。」

我無可奈何的起來，心想誰送禮品來呢？開了門，工役拿進兩張網球拍和兩筒網球，並附着一封信。我看看信封左角，寫着「陳茜」兩個字。我的外表十分寧靜，內心可是攪亂得要命。扯開信封，裡面這樣寫着：

「黎玄先生：奉上網球及球拍，聊表謝忱。舍弟今晨已返舍調養，便乞來迎紫路九十八號舍間一晤為幸。陳茜。又舍間電話為四〇六一號。」

我寫了一張回條，又把房門關起來，幸福似乎重又降臨了，但我還是需要好好的睡一覺，休息一會。

### 延平郡王祠（臺灣勝蹟）

明永歷十六年，鄭成功病歿，臺民追思功德，建祠祀之，呼為開山王廟，又名開臺聖王廟。其後屢經改造，光緒元年勅諭忠節，並興工改建，擴展前後兩殿及東西兩廡，設儀仗所，祭器庫，及解舍等，前殿祀鄭成功像及神位，左右廡配供其部將甘輝，張萬里二像，後殿則祀鄭成功生母田川氏。祠左為寧靖王祠，右為監國世子祠，祀成功之孫克塽。（臺灣指南）

# 光 榮 的 十 月 任 山

十月，在臺灣的歷史上，是光榮燦爛的一頁。去年十月二十五日，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將軍在臺北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臺灣始在日本五十二年統治之後，正式歸回中國的版圖。

今年的十月，又在臺灣的歷史上，錦上添花的加上了幾筆令人難忘的大事。

## 新建設的開始

### 竹東鐵路開工

臺灣的戰後復興工作，可以說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接收僅將一年，一切已有新興的氣象。而臺灣當局在積極整理舊有建設成果之餘，更從事於新的建設。臺灣的一條新的「竹東鐵路」，就在十月一日舉行開工典禮，這是建設新臺灣的具體表現。

典禮於上午十一時在新竹市舉行，由陳長官親持彩鏹主持破土式，旋即參加慶祝會，出席各界代表，學生等五千餘人，首由郭市長致開會辭，繼則陳長官致訓詞，對於交通建設在建設工作中的重要性，闡述甚明；並指出竹東工事只是建設的開始，希望其他工業農業建設

也要同時推進。同時對於新竹同胞熱心協助建設，備加勉勵：「我們要認定，一切工作不是爲少數人，而是爲大多數人，大家要一心一德協助政府的工作，共同努力求生活的向上。」繼李主委致祝詞，會後舉行慶祝遊行，沿途高唱開工進行曲，情緒極形熱烈。

這條竹東鐵路，是由新竹向東延伸到竹東，一端即接臺島西部由北到南的縱貫鐵路，漸漸伸向「臺灣脊梁」的中央山脈相接近，全長十七公里，還打算延長到十分寮。軌距三英尺半，橋樑載重及路基寬度均按臺省西部鐵路幹線標準設計，擬設新竹、關西、竹東三站，該路在民國三十三年原由前臺灣電力會社興築，至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而停工，路基土石完成百分之四十，大隧道一座已將導坑鑿通百分之九十五，其餘橋樑渠涵約完成百分之五，前電力會社已投資臺幣一、九四六、〇〇〇元，未完成部份工料估計需臺幣四二、五三七、八一〇元，其中百分之三十由公署預備項下支付，百分之七十則向臺灣銀行貸款。因爲竹東區的經濟資源十分豐富，有煤，石油，石灰石，肥料，硅砂，瓦斯，茶，木材……等，鐵路完成以後，將來可使該地成爲工業區，增進人民福利，而在目前消極的也可救濟失業問題，所以臺灣當局雖在經濟萬分困難之下，仍然積極設法開工。這條鐵路的工程雖不算大，但這種不畏困難的建設毅力，却具有重大的意義，足以引起其他各省同胞的注意。

## 巡察吏治 · 勤求民隱 陳長官巡視各縣

臺灣光復將近一年，行政長官陳儀氏，於本月二日晨出發各縣市視察，隨從人員甚簡，此行巡視目的，除注意一般吏治外，對於各地復員工作，生產狀況及民間疾苦，甚為關心。陳氏當日上午八時乘快車抵桃園，下車後逕赴新竹縣政府聽取縣政報告，並接見參議會縣黨部代表，九時四十分往縣立忠烈祠向殉難烈士致敬，繼視察桃園鎮中心國民學校，十一時十五分乘快車赴苗栗，視察玻璃公司第三廠，及中國石油公司苗栗煉油廠，六時許赴臺中市，下車後即赴市府視察。

三日上午對市政府職員訓話，次分別視察專賣局臺中分局工場，大甲鄉草湖煙草試驗所，臺中第一高等女校，大同國民學校，市立初級中學，午後接見地方人士。三時許驅車赴日月潭，夜宿涵碧樓。

四日晨七時渡潭赴水社視察高山同胞生活，由番社男女同胞唱國歌表示歡迎，次並表演歌舞，末推頭目一人向長官報告生活狀況及過去被日人欺壓之情形，陳氏當即訓示政府決本平等原則對待高山同胞，並將逐步改善其生活，最後并分贈煙酒，揮手而別。十時，陳氏驅車分赴水里坑第二發電所及門牌潭第一發電所視察。下午一時乘車轉赴彰化，三時四十分在市府禮堂向全體公務員致訓，并分別視察省立彰化女中及彰化工職學校，下午八時與參議員及地方人士舉行座談會，交換意見。

五日晨八時乘車赴員林，先抵臺中縣府，旋即視察臺省鳳梨公司臺中區辦事處，縣立初中，省立農職及國民學校，下午一時三十五

分轉赴臺南縣之斗六區，在區署接見若干官員後，即出席在該區舉行之全縣中學校長會議，旋乘汽車赴虎尾區視察，接見士紳鄉鎮長，及「臺糖」第一分公司負責人，虎尾糖廠廠長垂詢。下午五時四十分往西螺，在暮色蒼茫中視察濁水溪大橋未完成工程，并研究如何導引濁水溪灌溉斗六區農田之水利工程。旋驅車赴嘉義，晚七時到達。

六日晨八時蒞市府聽取市政報告，并接見地方士紳，旋視察嘉義農業試驗支所，并為該所試植之珍果一種題名「鳳果」，九時至嘉義北站，乘專車往阿里山視察，沿途慰問民衆，并憑吊神木，察看採木工作，晚宿貴賓館。

七日晨視察高山博物館，植物園，慈雲寺，製材所等，八時乘車下山，途經十字路路站。高山同胞二百餘人列隊歡迎，并獻錦旗，陳氏亦答贈臺幣二萬元，下午一時抵嘉義，轉赴新營，曾召集縣府職員訓話，三時抵烏頭山視察嘉南大圳，六時廿分抵臺南市，逕赴市長公館聽取工作報告，八時出席市府晚餐會，席間交換各項問題。

八日晨在市府對公務員訓話，并接見各界代表，九時赴中華日報社參觀，對全體員工演誦，勉勵有加，旋即乘車往屏東，恒春一帶視察，晚宿四重溪。

九日晨接見牡丹村高山同胞後，即驅車赴臺島最南端之鰲鑾鼻，立於著名燈塔下矚目四望，右為我國南海，左為太平洋，前越巴時海峽及巴丹列島即為菲律賓群島，顯懷無限之感觸。十時過恒春及東港抵林邊，旋赴鳳山視察高雄縣府，下午三時半抵高雄，八時抵臺南，在臺南廣播電臺作國慶前夕之廣播，十時二十分乘夜快車北返，十日晨抵臺北，結束此九日之南巡行程。

陳長官此次南巡之觀感，在其國慶前夕之廣播中稱：「我這次視察以後的觀感，益發增強了我的信心，我堅信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是必能成功的。臺灣的人民，是太樸實可愛了，臺灣的物質條件也太優厚了，人與物的基礎相當完備，今後只看我們如何努力建設。」

### 臺省光復一年後

十月十日是我國卅五年度國慶紀念日，也是臺省光復後

### 首度熱烈祝國慶

第二度慶祝國慶，但去年今日因為臺灣尚未正式受降，一切均未就緒，故未能如今日之自由隆重慶祝，所以可以說，今年是臺灣受降後首次熱烈地慶祝國慶。

如果沒有三十五年前國父領導國民革命，也就沒有今日臺灣之重歸祖國。所以臺灣同胞今年是以熱烈感奮的心情來慶祝這偉大的紀念日，全島各地都懸燈結綵，充滿新生的喜悅的氣氛。

上午八時半，省會各界假臺北中山堂舉行盛大紀念儀式，出席各機關首長，社團，民衆代表共二千餘人，由省黨部李主委翼中任大會總主席，領導行禮後即致開會詞，次由陳長官儀致訓詞，宣示臺灣生產年開始，後青年團李主任友邦，警備部柯參謀長遠芬，省參議會黃議長朝琴，市參議會周議長廷壽，相繼致詞，末通過向蔣主席及陳長官致敬電文，旋即奏樂散會。

下午三時，臺北市首屆集團結婚典禮在中山堂舉行，情況甚為熱鬧，參加者共有八對，其中五對是本省新娘對外省新郎，純粹本省人的一對，浙江和江蘇各一對，這種血統的溝通，將要加強雙方感情的交流。下午五時，慶祝國慶酒會在中山堂光復慶盛大舉行，到各機關首

長，社會名流及親友等三百餘人，由陳長官致詞，盟友美國駐臺總領事祝詞，席間杯籌交錯，喜氣洋溢，至六時許盡歡而散。晚七時半公署交響樂團并假中山堂舉行慶祝雙十節演奏大會。

臺省其他各縣市亦分別舉行盛大之慶祝，并有提燈遊行，國語演講比賽等節目。是日全省放假一天，舞場亦予開放，六百萬同胞均在喜悅中度此節日。

### 京滬觀

續外國記者團之後，京滬平昆記者臺灣參觀團於十月十二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自滬搭中航機飛抵臺北。該團一行共二十三人，由中央宣傳部許副部長率領。下機後許副部長即向記者發表該團此行主要任務，在溝通臺灣和國內的情形，對於重歸祖國懷抱的臺灣，將予以充分和實際的視察，而作詳盡的報導，并願努力報導中央對臺灣的意旨。

### 記者建

該團在臺參觀日程如下：十二日午應陳長官之邀，在臺北賓館午宴，下午分訪長官公署，省黨部，青年團，省參議會等機關。十三日上午乘車南下，下午五時許抵臺中，參觀市區建設。十四日晨赴日月潭，并遊湖碧樓，午後到水社訪問高山族同胞，十五日晨往水裡坑參觀第一、第二發電所，午後赴彰化，旋轉赴臺南。十六日晨往嘉南大圳參觀，午後應吊鄭成功祠，赤崁樓，安平城等古蹟，五時往高雄，參觀左營海軍辦事處。十七日晨出發參觀煉油廠，軍港，水尾廠，午後參觀商港，冷凍廠，市區，鋸廠，糖廠等，晚九時乘夜車返臺北。十八日晨往基隆，參觀海港，造船廠，肥料工廠，午後赴草山遊覽，途中參觀松山鐵路工廠，五

### 團設

該團在臺參觀日程如下：十二日午應陳長官之邀，在臺北賓館午宴，下午分訪長官公署，省黨部，青年團，省參議會等機關。十三日上午乘車南下，下午五時許抵臺中，參觀市區建設。十四日晨赴日月潭，并遊湖碧樓，午後到水社訪問高山族同胞，十五日晨往水裡坑參觀第一、第二發電所，午後赴彰化，旋轉赴臺南。十六日晨往嘉南大圳參觀，午後應吊鄭成功祠，赤崁樓，安平城等古蹟，五時往高雄，參觀左營海軍辦事處。十七日晨出發參觀煉油廠，軍港，水尾廠，午後參觀商港，冷凍廠，市區，鋸廠，糖廠等，晚九時乘夜車返臺北。十八日晨往基隆，參觀海港，造船廠，肥料工廠，午後赴草山遊覽，途中參觀松山鐵路工廠，五

時在草山省署第二賓館舉行談話會，由陳長官解答各省各項問題，并交換意見，晚往北投。十九日晨返臺北，出席省參議會主持之座談會，廣泛交換各種意見，午後團員十人先搭中航機返滬，其他團員則在臺多作勾留，至二十二日返滬。

該團此行，對於臺省現況，已有更深的認識，許副部長於十八日晚觀臺北廣播電臺廣播參觀省觀感，對於臺胞刻苦耐勞的精神，與夫愛國精神及服務道德，備極贊揚，并發表其一般感想稱：一、臺灣接收工作做得很好，復舊工作可說略有規模；二、社會一般情形尚見安定；三、臺灣國民教育格外發達，但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多，是為大缺陷。許氏勉臺省當局及人民共同努力，改善生活，推進教育，實現民主主義的理想，并進而共同建設三民主義共和國，未并盼臺胞多多到國內去參觀。該團記者諸君亦在國內各大報紙上作正確詳盡之通訊報導，糾正過去國內人士對臺省情形的隔膜及誤解。故無論在溝通國內及臺灣之感情上言，或在促進雙方文化交流上言，京滬平昆記者團此行均獲有相當之成就。

## 慶祝光復週年

### 歡迎元首伉儷

十月裡最後使臺灣同胞感奮的事，是蔣主席和夫人蒞臺作光復後首次之巡視。如果沒有蔣主席繼承國父遺志，領導英勇抗戰，贏得勝利，臺灣也就不能從日本的五十年桎梏下獲得解放，無怪乎臺灣六百三十萬同胞，是那麼熱情的，真誠的，甚至於是虔敬的期待着元首夫婦的蒞臨。

二十一日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蔣主席偕夫人自京乘「美齡」號起飛，於下午二時四十二分安抵臺北松山機場，隨行人員有國府總務局長陳希曾，軍務局長俞濟時，國府秘書沈昌煥，曹聖芬等。主席及夫人下機後即與赴機場歡迎之陳長官握手，旋由青年團女團員王月霞（臺北女師學生），黃碧白（臺北女二中學生）代表全臺向元首伉儷獻花致敬，即乘車逕赴草山行轅休憩。

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卅五分，主席夫人輕車簡從，赴北勵志社巡視，并乘車遊覽文武町及太平町。下午三時十五分，元首伉儷由陳長官夫婦陪同，前往圓山臺北忠烈祠，向革命先烈及抗戰陣亡軍民暨明故延平王鄭成功獻花致敬。旋即轉赴淡水，於四時五分到達，主席即參觀砲臺遺址，并登臺向海外類作遠眺，巡視畢，曾與夫人在附近各種樟樹一株。五時五十分視察淡水中學，晚返行轅休憩。

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元首伉儷由陳長官陪同乘「美齡」號飛往臺中，在機場檢閱儀仗隊後，即驅車巡視市區，接受臺中十萬市民之熱烈歡迎，十二時十五分抵貴賓館休憩。下午一時四十分赴日月潭，四時二十分抵達，在涵碧樓小憩後，即乘山艇遊潭，并巡視水社及落水坑，晚宿涵碧樓。

二十四日清晨，元首伉儷漫步山徑遊覽，九時召見警備部柯參謀長遠芬及七十師師長陳顯鼎，十時卅分由陳長官陪往集集鎮，巡視第一發電廠，嘉勉該廠復工迅速，主席并親題「大觀」二字留念，夫人亦題「鉅工」二字。十二時二十五分返涵碧樓午餐，午後參看高山族女同胞表演歌舞，并賜贈臺幣一萬元，同時與高山同胞合影留念。下午一時五十分離日月潭，四時三十分慢車巡遊臺中市區後，即轉往飛

機場，臺中婦委會向蔣夫人獻旗，五時飛返臺北，當晚在草山行轅接見由京飛臺之宋院長子文，共進晚餐。

二十五日係臺灣省光復週年紀念日，臺省各界特籌備於是日上午十時於北中山堂舉行盛大之光復週年紀念歡迎主席暨夫人大會。元首伉儷偕同長官自行乘吉普車赴會，行抵劍橋潭時，即為兩旁歡迎群眾所阻，遂於人叢中慢車循中山路，中正路，重慶南路，衡陽街，以抵中山堂，沿途民衆高呼萬歲，主席立於吉普車上，向兩旁含笑舉手作答。十時二十二分抵達會場，元首伉儷步入會場時，各界代表三千餘人起立歡呼五分鐘，大會即由臺北市長游彌堅宣布開始，行禮如儀後，由省參議長黃朝琴代表六百三十萬臺灣同胞向主席恭讀致敬詞，旋由主席致訓詞（訓詞全文另載本刊一編者），由游市長逐段譯成臺灣語，繼由青年團書記王文輝，婦女會吳謙謙，分別代表全省民衆及婦女，向主席及夫人呈獻「功昭寰宇」及「德薄蓬萊」錦旗各一面，未歡呼口號禮成，會後元首伉儷復出現於中山堂平臺上，接受擁集廣場上之數萬民衆之歡呼致敬，并再度發表簡短尤訓詞，詞畢群眾高呼：「蔣主席萬歲！」主席亦舉手高呼：「臺灣同胞萬歲，萬歲，萬歲！」旋元首伉儷即乘車赴臺灣大學，出席全省首屆運動大會之開幕禮。下午四時在臺北賓館茶會招待在臺盟友及黨政軍團各級首長，席間觀看臺東高山同胞歌舞，并賜贈酒布。五時蔣夫人接見美領事布雷克及盟友暨本省婦女界代表。

二十六日上午居留草山行轅，下午四時十分，元首伉儷由臺北抵基隆，巡視要塞司令部，四時三十分巡視砲臺二處，五時三十分在市府平臺上接受市民之歡呼致敬，主席并作簡短之訓詞，五時四十五

分，乘花車返抵臺北。

二十七日日上午十時十分，元首伉儷乘車離行轅，赴長官公署一樓長官辦公室，主持記者招待會，到各報社通訊社記者十餘人，主席首詢記者有何問題，當由中央社葉明勳，新生報李萬居等先後提出詢問，主席即答覆各記者對巡視臺灣之感想。（談話全文另載本刊一編者）旋元首伉儷即轉赴機場，十一時十分于樂聲悠揚中登「美齡」號機，十一時十五分起飛，在市空環繞一週後，即向滬飛去。

元首伉儷此行計居臺五整天又十九時零二十三分，曾巡視臺省大半地區，原尚擬赴臺南，高雄，澎湖等地巡視，因時間迫促未果。

六百三十萬同胞對於主席收復臺灣之豐功偉績，及其關切臺灣之關懷，均極感奮，主席夫婦此行蒞臺，將更提高臺灣同胞對祖國之熱愛，及對元首擁戴之至誠。十月三十一日適逢元百六秩華誕，全臺民衆均自動捐獻壽星，以作永久紀念。

### 臺灣省首屆運動會 蔣主席檢閱健兒

臺灣省光復後首屆全省運動大會，於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在臺灣大學體育場隆重揭幕，蔣主席暨夫人於十一時五十分蒞臨會場，在歡呼聲及奏樂聲中典禮開始，首由蔣主席檢閱全體運動員二千五百人，繼由大會會長陳長官領進行禮，升旗，鳴炮，放鴿，旋蔣主席致訓詞，主席首稱全體運動員為「青年子弟們」，并謂：「中正此次到臺灣，就是要將今後建設臺灣的責任，建設國家的責任，交付我們同胞——尤其是我們臺灣的一般青年子弟。」末勉埋頭學習，鍛鍊體格，建設三民主義富強康樂的新國家。詞畢，由教育部代表郝更生致詞，希望臺灣有一完整之推

行體育方案，最後燃放勝利火，運動員宣誓，唱運動會歌，呼口號，典禮告成，主席夫婦於歡呼聲中離場。

運動會程序即於揭幕禮後開始，首先是團體操，接着是高山同胞的土風舞，臺北女師的「蝶之行方」舞，臺北一女中的「連漪的傍晚」，北師範的鍛鍊操等。

此次參加競賽的單位，計有各市，縣，機關，部隊，團體，學校等二十六個單位。各項競賽節目，應有盡有，并有新創的運動「掃鐵鏟」。各項比賽按照預定日程分日進行，一般說來，本省本屆運動會個人成績雖不甚佳，然其普及與深入之程度，却為本省運動界之一大特色，為國內其他各地之所不能及。

大會繼續八日，至十一月一日下午四時舉行閉幕典禮，由大會會長陳長官致閉幕詞，略謂：「全省運動會今日圓滿閉幕，實不負蔣主席之訓示。返去我國僅有「智仁」之教育，而缺乏「勇」，余在祝諸君成就之時，今後復必須獎勵體育活動，極力提高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次由教部代表郝更生，葛秘書長，柯參謀長相繼致詞，即發表優勝名單，臺北市榮獲總錦標第一名，在樂聲悠揚中，由陳長官將蔣主席所贈之銀質地球儀一座，授與臺北市長游彌堅，其餘各項團體個人錦標，亦經當場一一給獎，至五時許散會。

x  
x  
x  
x  
x

### 臺灣史料 鴨母皇帝 葆蔘

現在我們來談一隻臺灣的故事：

在前清時，有一個放鴨的，竟敢聚眾騷擾臺灣，並且殺死了許多貪官污吏，自己僭稱皇帝。這個消息傳出後，就驚動了當時的朝野，真是奇聞。

這位放鴨的，到底姓甚？名誰？

他姓朱，名叫一貴，以放鴨為業。當時，臺灣一般人都稱他為鴨母皇帝。

他雖出身微賤，卻很聰明能幹，也可以算是一個布衣英雄。他又在假託明朝的後裔和志在復明的美名下，集合了黃殿，李勇，吳外，王玉金等五十餘人，在臺灣起事。事前，他祈禱了上天，並說道：「如果大事能成，則我所飼的鴨群，一齊聽我指揮。」於是，以鞭左揮則左行，右揮則右行，號令前進，就一齊前進，屢試屢驗，以為事之必成，遂決心起義。我想：這不過是朱一貴藉此使一般民衆對他增加信仰的一種手段罷了。他起事的年月，是在前清康熙六十年四月間。當時，所向披靡，勢如破竹，鳳山，臺南，以及嘉義等地，相繼被他佔領。在這樣勝利的形勢下，他便自立為中興王，改年永和。

六十一年夏閏六月清政府就遣調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驤和南澳鎮總兵藍廷珍兩支大軍平定了這次事變。從此，鴨母皇帝的迷夢，也告一段落了。

## 臺灣統計資料之二

# 氣象篇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

本省適跨北回歸線，南部地近熱帶，北部略近溫帶。東南方洋面遼闊，氣候之海洋性特濃；西北則距大陸匪遙，季風影響亦鉅。本島多山，橫貫南北，主要峰巒拔海約在三千公尺以上，氣流運行受阻，氣候分佈隨趨複雜，總之，氣候溫和，雨量豐沛，是為本省氣候之特色。

全年平均氣溫，以南部之恆春最高，各年均在 24 度（攝氏）以上；北部之臺北，基隆，則恆在 22 度以下。各地之分月溫度，均以七月為最高，一月或二月為最低，平均最高月與最低月氣溫之較差：臺北 13.4 度，臺中 12.0 度，臺東 8.6 度，恆春 7.2。至氣溫之極端值：臺北最高 38.6 度，最低 -0.2 度；臺中最高 39.3 度，最低 -1.0 度；臺東最高 39.5 度，最低 7.2 度；恆春最高 37.1 度，最低 9.5 度。若以氣候決定四季，則本省春夏各半，冬季未顯。唯高山氣候，不在其列，如阿里山年平均氣溫 10.6 度，與北平相仿，新高山則無一月氣溫超過 10 度，終歲嚴寒。

各地之降雨量，除山地外，以基隆為最多，平均年達 2882.1 公釐，有雨港之稱，臺灣海峽中之澎湖羣島降雨最稀，年僅 1025.9 公釐，其他各地降雨量，均在 1600 至 2200 公釐間。年中四至十月，東南季風盛行，為本省多雨時期。炎夏之時，雷陣雨最常見，颱風尤多，在此期間侵襲本島，雨量亦最豐盛。自十一月至翌年三月雨量率皆稀少，惟基隆一地淫雨連綿，其量反見增加。全年降雨日數，大部均在 150 日至 220 日，唯澎湖島不及百日，最為乾燥。

濕度大，雲量多，亦為本島氣候之特色。各地平均相對濕度均在 78% 以上，以澎湖之 84% 為最濕潤。雲量以東北部較多，南部及西部較少，年中北部以夏季各月雲量較少，其他或以冬季諸月較為晴朗。快晴日數，（平均雲量在  $\frac{2}{10}$  以下）南部年可 60 日，西部約 50 日，東部及北部約 20 日至 30 日，就中花蓮港年僅 11 日為最少。曇天日數（平均雲量在  $\frac{8}{10}$  以上）則以南部為最少，年約 110 日，北部最多，達 200 日，而基隆，花蓮港二地均在 220 日以上，最屬陰沉。

本省孤懸海外，除島內部受山地屏障外，沿海及各附屬島嶼風力俱極勁強，如澎湖山島年平均風速達 7.4 m/s，澎湖達 6.5 m/s。臺中風力最弱，僅 1.8 m/s。冬季氣壓梯度較夏季陡削，故風力亦較大，唯極大風速均發現於八九月間，蓋斯時適颱風最盛行，風狂雨暴，輒成巨災，觀乎各地極端最大風速，均係強力颱風侵襲本島時所造成，即其明證。



表1 歷年分月平均氣溫 (°C)

	臺北	基隆	彭佳嶼	臺中	臺南	恆春	澎湖	臺東	花蓮
全年平均	21.7	21.8	21.1	22.3	23.2	24.4	22.7	23.5	22.5
一月	15.2	15.5	14.7	15.8	17.0	20.3	16.2	18.9	17.2
二月	14.8	15.2	14.7	15.7	17.1	20.5	15.8	19.0	17.4
三月	17.0	16.7	16.4	18.2	19.7	22.3	18.4	20.7	19.0
四月	20.7	20.2	19.5	22.0	23.4	24.6	22.1	23.1	21.6
五月	24.1	24.1	22.5	25.2	26.3	26.5	25.1	25.3	24.1
六月	26.6	26.5	25.5	26.9	27.4	27.4	26.9	27.0	26.3
七月	28.2	28.2	27.2	27.7	27.8	27.5	28.0	27.5	27.2
八月	27.9	28.0	27.1	27.5	27.5	27.2	27.8	27.3	27.1
九月	26.3	26.5	25.7	26.6	27.1	26.7	27.1	26.5	26.0
十月	23.1	23.4	22.7	23.8	24.8	25.3	24.7	24.5	23.6
十一月	20.0	20.3	19.8	20.6	21.8	23.4	21.7	22.2	21.2
十二月	16.8	17.3	16.7	17.3	18.5	21.3	18.3	20.0	18.7
極高	38.6	37.9	34.2	39.3	37.8	37.1	34.6	39.5	36.0
極高年月日	民國 10.7.31	民國 15.8.10	民國 25.7.6	民國 16.8.19	民國 31.6.1	民國 32.5.29	民國 30.8.9	民國 31.6.7	民國 26.8.1
極低	-0.2	5.0	2.4	-1.0	-2.4	9.5	7.3	7.2	4.4
極低年月日	民國 11.2.13	民國 24.2.13	民國 20.1.10	民國 11.2.13	民國 7.2.19	民國 14.12.21	民國 11.2.12	民國 20.1.11	民國 7.2.19

表2 歷年分月平均相對濕度 (%)

	臺北	基隆	彭佳嶼	臺中	臺南	恆春	澎湖	臺東	花蓮
全年平均	82	81	84	81	81	78	83	78	81
一月	84	84	82	81	79	73	82	74	78
二月	84	84	84	82	79	74	83	75	81
三月	84	84	84	82	79	74	84	77	81
四月	82	83	85	82	79	76	84	79	82
五月	82	83	88	82	81	79	85	82	85
六月	81	83	88	82	84	84	87	82	84
七月	78	78	86	81	83	85	85	81	81
八月	78	77	86	82	84	85	86	81	81
九月	79	79	83	80	82	81	83	80	81
十月	80	79	78	78	78	75	77	77	78
十一月	81	80	79	78	78	73	78	75	78
十二月	83	82	80	80	79	72	80	74	78
極端最小	24	32	36	20	26	32	33	25	32
極小年月日	民國 18.4.14	民國 6.1.25	民國 21.1.3	民國 28.2.5	民國 13.5.3	民國 14.4.1 民國 32.12.22	民國 14.12.22	民國 1.3.6 民國 31.3.2	民國 31.8.31

表3 歷年分月平均雲量 (0-10)

		臺北	基隆	彭佳嶼	臺中	臺南	恒春	澎湖	臺東	花蓮
全年平均		7.2	7.7	7.6	6.0	5.6	6.0	6.6	7.2	7.9
一 二 三 四	月	7.9	8.7	8.9	5.5	5.3	5.7	7.7	7.9	8.8
	月	8.2	8.8	8.9	6.3	5.5	5.5	7.7	8.0	8.7
	月	8.0	8.6	8.5	6.7	5.6	5.6	7.5	8.1	8.7
	月	7.7	8.1	7.9	6.7	5.5	5.6	6.8	7.7	8.4
五 六 七 八	月	7.6	7.8	7.9	6.7	5.9	6.3	6.5	7.6	8.3
	月	7.5	7.4	7.5	7.2	6.6	7.0	6.6	6.7	7.7
	月	6.1	5.8	5.8	6.6	6.4	6.6	5.8	6.0	6.3
	月	6.0	5.7	5.6	6.6	6.7	7.0	6.0	6.2	6.3
九 十 十 一 二	月	5.9	6.5	6.1	5.2	5.4	6.2	5.3	6.5	6.9
	月	6.8	7.9	6.9	4.2	4.4	5.6	5.5	6.8	7.8
	月	7.3	8.3	8.0	4.7	4.6	5.5	6.6	7.3	8.2
	月	7.7	8.7	8.6	5.0	5.0	5.7	7.4	7.8	8.7

表4 歷年分月平均降雨量 (mm)

		臺北	基隆	彭佳嶼	臺中	臺南	恒春	澎湖	臺東	花蓮
全年平均		2111.2	2882.1	1682.3	1782.9	1820.5	2280.8	1025.9	1793.0	1973.2
一 二 三 四	月	89.1	296.0	107.9	33.3	18.9	22.8	23.1	36.8	59.6
	月	139.7	285.9	140.6	68.0	35.5	30.3	38.4	44.4	89.7
	月	183.4	297.6	175.2	113.8	51.5	24.2	69.1	64.3	115.8
	月	163.9	208.5	146.0	130.1	67.7	43.0	82.7	71.4	113.9
五 六 七 八	月	226.7	271.6	200.1	277.9	175.5	177.5	110.2	169.6	208.0
	月	304.2	259.8	189.5	371.1	376.4	402.4	161.6	197.9	179.9
	月	227.9	131.3	127.6	295.2	423.1	547.6	187.3	348.9	289.6
	月	299.7	165.2	167.2	337.6	441.0	561.8	179.7	300.3	230.3
九 十 十 一 二	月	225.2	233.0	125.7	138.5	162.9	278.7	99.7	288.9	271.9
	月	113.1	216.4	95.3	21.6	34.9	138.9	29.3	173.1	234.6
	月	60.1	228.2	93.5	17.5	15.7	38.8	22.0	61.3	113.0
	月	73.0	288.6	113.7	28.3	17.4	15.3	22.8	36.2	67.1
一 日 內 最 多	358.9	330.6	310.1	411.6	397.8	484.8	343.8	467.5	465.8	
年 月 日	民國 19.7.28	民國 19.7.28	民國 29.8.31	民國 14.8.7	民國 28.7.31	民國 32.6.13	民國 7.9.14	民國 7.7.30	民國 6.7.20	

表5 歷年分月平均風速 (m/s)

		臺北	基隆	彭佳嶼	臺中	臺南	恆春	澎湖	臺東	花蓮
全年平均		3.2	3.0	7.4	1.8	3.0	4.1	6.5	3.0	2.6
一 二 三 四	月	3.4	3.7	8.4	2.2	3.9	5.3	8.7	3.6	3.1
	月	3.3	3.3	8.1	2.1	3.9	4.7	8.1	3.6	2.9
	月	3.5	2.9	7.6	1.9	3.5	4.5	6.9	3.3	2.8
	月	3.1	2.7	6.7	1.6	2.9	3.6	5.4	2.8	2.5
五 六 七 八	月	2.8	2.2	6.1	1.4	2.5	3.0	4.5	2.4	2.2
	月	2.2	2.1	6.1	1.5	2.6	2.7	4.2	2.3	2.2
	月	2.5	2.9	7.0	1.5	2.7	2.8	3.8	2.4	2.3
	月	2.8	2.8	6.9	1.5	2.6	2.8	4.0	2.3	2.2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	3.1	3.1	7.2	1.6	2.5	3.1	5.4	2.7	2.3
	月	3.6	3.6	7.8	1.8	2.7	4.8	8.4	3.4	2.7
	月	3.9	3.8	8.2	1.9	3.1	6.0	9.1	3.6	2.9
	月	3.7	3.7	8.7	2.0	3.6	6.1	9.3	3.7	3.1
極端最大	31.3	33.8	50.0	26.6	38.2	39.8	40.3	32.7	45.0	
年	民國前	民國	民國	民國	民國前	民國前	民國前	民國	民國	
月	13.8.5	13.9.6	29.8.31	1.9.16	1.8.27	2.8.29	29.9.30	23.9.6	33.8.13	
日										

表6 山地氣象擇要 (高度 2406.1 公尺)

A 阿 里 山

1934—1945

	年	壓 氣 mm	氣 溫 °C			相對 濕度 %	雲 量 0—10	降 雨 量 mm	降 雨 日 數	風 速 %
			平 均	極 端 最 高	極 端 最 低					
全	年	760.4	10.6	24.1	-7.6	86	6.9	4364.5	208.3	1.8
一 二 三 四	月	764.2	5.8	17.8	-7.1	80	6.1	67.2	10.4	1.8
	月	763.7	6.5	19.0	-7.6	82	6.6	156.2	11.0	2.1
	月	761.9	8.3	20.2	-4.4	84	7.1	248.5	16.3	2.1
	月	760.7	10.5	19.9	-5.5	85	7.0	263.4	15.7	1.9
五 六 七 八	月	758.8	12.5	21.3	0.8	88	8.0	549.4	22.8	1.8
	月	757.6	13.7	21.8	5.3	90	8.4	729.3	24.8	1.8
	月	756.0	14.1	24.1	5.7	90	7.9	794.8	26.8	1.8
	月	757.2	13.8	23.2	5.1	90	7.8	837.3	26.0	1.8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	757.7	13.3	22.5	-0.8	89	7.1	442.3	21.4	1.6
	月	760.9	11.4	21.5	-5.2	86	5.6	131.3	14.3	1.3
	月	762.9	9.7	21.3	-5.0	82	5.1	44.1	8.4	1.4
	月	763.6	7.6	19.4	-7.0	78	5.7	100.7	10.3	1.5

附註：氣壓數已經訂正至海平面。

B 新 高 山 (高度 3850.0 公尺)

1943—1945

	年	氣 壓 mm	氣 溫 °C			相 對 濕 度 %	雲 量 0—10	降 雨 量 mm	降 雨 日 數	風 速 %
			平 均	極 端 最 高	極 端 最 低					
全	年	482.2	4.0	18.9	-12.1	75	6.3	3433.0	178.5	6.0
一 二 三 四	月	481.2	0.8	16.7	-9.7	60	4.1	79.9	4.5	8.4
	月	480.1	-0.8	11.9	-10.3	83	6.9	48.3	9.5	9.4
	月	481.4	0.4	8.6	-12.1	74	5.7	516.2	17.0	7.0
	月	482.1	3.1	15.6	-2.4	82	7.0	315.7	15.0	6.9
五 六 七 八	月	481.9	4.5	16.0	-3.9	87	8.5	860.1	24.5	6.5
	月	482.2	6.7	17.2	1.1	84	8.9	568.6	24.0	4.2
	月	482.8	7.3	17.9	-3.2	75	7.3	133.8	20.5	4.7
	月	482.6	6.7	18.1	0.8	83	7.2	364.2	26.0	4.0
九 十 十 一	月	483.2	7.1	18.9	1.1	72	5.6	213.3	6.5	3.5
	月	483.7	6.4	18.4	-0.1	63	3.6	46.4	5.5	3.5
	月	482.7	4.0	17.8	-3.3	76	5.2	68.3	11.0	6.4
	月	482.2	2.2	15.1	-5.7	69	5.3	218.2	14.5	7.3

附註：氣壓數未經訂正至海平面。

是重要的研究資料！  
是雋美的遊覽手冊！

# 臺 灣 指 南

編 輯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宣 傳 委 員 會  
發 行 圖 書 發 行 所

本書內容包括歷史、地理、行政、產業、交通、風土、城市（名勝附）等八章，全書約十萬言，材料豐富，文字雋永，印刷精美，並附有統計表格及全省地圖暨寫真版名貴插圖三十餘幅，是研究臺灣的資料，也是來臺遊覽的旅行指南。洵宜人手一冊也！

定 價：法 幣 三 六 十 元

外埠郵費另加

本刊茲委託臺北市西門

### 徵稿簡約

- 一、本刊係綜合性質，舉凡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及有關臺灣之各種論文著述，均所歡迎。
- 二、來稿文體不拘，請以直行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自加新式標點，惟字數以三千字至五千字為原則，最多不得超過萬字，如係譯稿，須加註明原作者姓名及其出處。
- 三、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一經採用，除奉贈本刊一冊外，每千字致酬臺幣壹百元至貳百元或法幣四千元至八千元，如係特稿，稿酬從優。
- 四、稿末務請註明真實姓名並詳細通訊地址，加蓋私章，發表時筆名聽便。
- 五、來稿採用與否，概不退還，如需退回，請附足郵票。
- 六、來稿請寄臺灣省臺北市懷寧路臺灣月刊社編輯部收。

### 廣告刊例

封底面全面	台幣 二千元
普通全面	一千五百元
普通二分之一	八百元
普通四分之一	五百元

## 臺灣月刊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人：沈雲龍

發行人：張皋

印刷者：臺灣印刷紙業公司

發行所：臺北市懷寧路 臺灣月刊社

### 定價

本期零售	台幣 三十元
三個月	台幣 九十元
半年	台幣 一百八十元
全年	台幣 三百六十元
法幣	一萬四千四百元

◀加另費郵號掛及空航▶

本刊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已依法申請登記

描繪新臺灣  
 的建設動態

# 新臺灣報

活用生活動  
 的藝術手法

★★貴名片圖 ★★★富豐材取★★

六十開本寫真版上等紙精印

定價		
零售每冊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十元	五十元	一百元
外埠郵費另加		

### 第九期目錄

京滬記者團蒞臺	竹東鐵道開工
長官南巡	雙十節
中美農技考察團	臺北市國校聯合運動會
五十公里爬山比賽	建國中學游泳池開放
可怕的颱風	一月鱗爪
木刻	

出版者：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發行人：夏濤  
 編輯人：白克柳健行  
 發售處：東方出版社  
 (臺北市文武街)